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红旗漫卷 鱼子山

北京出版社



北京四史丛书(4) 紅旗漫卷魚子山

《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4 13/16·插页: 2·字数: 90,000

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統一书号: 10071·758

定价: 0.28元

前 言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编写出一大批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也从未屈服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这些史料，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道远。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经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才能不忘过去，永不忘本；才能热爱今天，创建将来。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继续艰苦奋斗，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编写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目 录

- 红旗漫卷鱼子山(1)
- “穷人会”(51)
——房山县官道人民公社张谢村村史片断
- 永做革命人(70)
——记怀柔县黄花城公社黄花城大队党总支副书记
白殿永革命斗争片断
- 奴才恨.....顺义县沙岭人民公社沙岭大队社员 刘杜氏(91)
- [附录]
- “佛”地魔天(107)
——潭柘寺反动地主罪恶纪实
- 印把·枪杆·一贯道.....(142)
——金盞村地主罪行一瞥

紅旗漫卷魚子山

魚子山村在北京市平谷县城东北二十里的地方。村北崇光門前，有一块山石，上面长滿黑色微粒，很像魚子，村因此得名。村庄座落在燕山山脉的一个曲折、狭长的山谷里，兩側山峰連綿，形成天然的屏障。北面的山上有万里长城。山口朝南，隔着一片寬敞的平地与盘山相望。谷底是一道旱河套，遍布碎石。全村长达七里，共有三百五十三戶，一千七百零三口人，房屋沿着河套兩岸，建筑在山脚下或低坡上；一簇簇的瓦房，从南口断断續續延至北坡。谷内山梁道道，沟壑交錯。山坡上层层梯田，适宜种高粱、玉米、大豆和谷子。滿山的果树成林，盛产杏、桃、梨、柿子、核桃和栗子。魚子山的人民，一代又一代，用辛勤的劳动，把荒山野岭开发成一个花果、米粮之乡。旧社会給魚子山留下的貧穷和落后，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山村已經飞快地成长起来。

打开魚子山的历史，那里面飽含着穷苦农民的悲慘血泪，也閃耀着革命人民斗争的灿烂光輝。树有根，水有源，魚子山人民清楚地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們决心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永远革命，把紅色的历史一章

一章地写下去。

一、南王北尉罪大恶极 穷苦农民仇深似海

旧社会的魚子山，是財主的天堂，穷人的地獄。魚子山上，一草一木，都是財主罪惡的見證；龙潭水里，滴滴山泉，都傾注着穷人的深仇大恨！

魚子山的財主共有二十三戶。其中，地主十戶，富农十三戶。他們戶數不到全村（三百五十三戶）的百分之七，却拥有土地二千六百六十亩，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外，他們还占有全村百分之七十的果树，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房屋。在市鎮上，他們开了各种店鋪；在外村，他們也强买霸占了大量的土地和房产。

魚子山二十多戶地主、富农中，財势最大的，要数王、尉两姓。从前，魚子山村村北头有个用围墙围住的庄园。庄园的南边住着王家地主、富农；庄园的北边住着尉家地主、富农，因此村里人們把这两姓財主叫做“南王北尉”。

多少年来，魚子山的財主們一直宣揚他們是“积善人家，必有餘庆”。这是彻头彻尾的騙人鬼話！揭开“积善人家”这张画皮，就是一部財主們剝削和压迫的罪恶历史，一部穷苦农民受剝削和被压迫的血泪历史！

巧取豪夺 万贯家财千人血
敲骨吸髓 两姓财主一样心

抗日战争以前，放高利贷，是鱼子山财主们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之一。财主放债，年利有二分五的，有三分的，还有高到五分的。除了利息高，往外放时，财主们还有几招毒手。比方说，穷人名义上借十吊钱，财主只给九吊，还债时本钱却算十一吊，这叫做“出九入十一”；零头该还五升米的，财主们定的规章是还一斗，这叫做“四不舍五必入”；要是到期利钱还不清，原来的本钱和下欠的利钱就加在一起，变成新的本钱，这叫做“利变本”；要是过期不还，一过五天，利钱就按一个月算，这叫做“月不过五”。

就是这样，财主们还不满足，他们放债时，一定要穷人拿房地红契作押，到期还不起债，就把作押房地“圈”归己有。贫农尹速贵的父亲，本来是个中等户。一九二八年，地里收成不好，按三分利向地主王忠寿借了三百三十元钱。王忠寿要尹速贵父亲当场立下字据，拿五亩山地作押，限期三年贖回。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年景总不见好转。眼看贖地的期限快到了，尹速贵的父亲还是凑不齐这笔款子。就这样，到一九三一年秋后，五亩山地连同附近山沟里的果树，这些当时价值一千元以上的家产，全被地主王忠寿夺走了。尹速贵的父亲又气又恨，得下了半身不遂的病，不治身死。

地主用这种办法，圈走了穷人不少田地，光地主尉迺襄一家就占了一百多亩。

魚子山的財主們還自立規矩，不管誰開墾出來的地，他們想霸占就霸占。

貧農張順恒一家，四處逃荒，沿路行乞。他們打一九二七年起，從順義縣張各莊逃到了魚子山，又從魚子山逃到北平。到一九三四年，他們不得不含着眼淚，再度逃回魚子山。日子越來越捱不下去了，他們只好掄起鎬頭，去刨那鐵板似的山坡。刨一點種一點，掙扎着干了好多年，好容易才刨出了六畝坡地，总算能對付着喝碗稀粥了。哪知道，尉迺襄聽說張順恒家開出的地打了糧食，早已垂涎三尺，立刻找上門來，劈頭就說地是他的。張順恒一家老小有理沒處講，只好要求財主行行好。尉迺襄到地里轉了一圈，見是些破地，估量它也長不出好苗來，便賊心一動，又改變了主意，皮笑肉不笑地說：“那好吧，看你們也不容易。地，我不要了，算四百二十塊錢賣給你們得了！”賣？四百二十塊錢！張順恒一家听了都惊呆了。可是，尉迺襄的主意是拿定了的。他威脅張順恒的爸爸說：“你們不買，我把山下的路給你們斷了，叫你們連山都上不去！”張順恒的爸爸哪里拗得過地主，只好忍氣吞聲，東拼西湊，用四百二十塊錢把自己多年來風里雨里開出來的地“買”了下來。

魚子山的窮人，絕大多數不是給地主扛長活，就是打短工。地主對雇工的剝削，更是殘酷。一個長工，種田、栽培果樹，一年能生產五十石糧。可是，長工最多只拿到六石，其餘的四十四石，全肥了地主。長工們在地主家里，過的是什麼日子呢？有一首歌謠說：

王启元，心不善，
高粱米，垫猪圈；
掺着砂子做水饭，
哪个不吃就滚蛋；
一给伙计豆干饭，
就把大师傅往外赶。

地主王启元对待长工就是这样刻薄：宁可让高粱米放在囤里发霉，拿米垫猪圈，也不给伙计做一顿像样的饭吃。

地主王忠寿更是心毒手辣。有一个小名叫老驹仁的老雇农，给王忠寿扛了几十年活，背都压驼了。后来上了年纪，实在下不了地，就给王忠寿放牛。王忠寿嫌老驹仁老了不中用，吃饭时总是夺他的碗，不许他吃饱。有一次，王忠寿自己懒得动手，就唆使他的儿子往老驹仁的碗里撒土。老驹仁不得已，用筷子把弄脏了的饭挑掉一点。王忠寿一见，就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净糟踏老子的粮食！”一脚把老驹仁踢倒在地。老驹仁没吃饱，就拿了根咸菜啃，王忠寿见了，竟撬开老驹仁的嘴，硬把咸菜掏了出来。

王、尉两姓财主一方面雇工剥削；另一方面又大量出租土地。地租有“死租”和“活租”的分别。收“死租”不管年景好坏，租金是定死的，而且多半是把租粮（或折成现款）先拿到手。有一年，一连三辈没有一分土地的王景三从尉家地主手里租了五亩破山地，每亩预交租粮十五吊（合粮五斗），共计预交租粮两石五斗。地好不容易种上了，不料到吐穗扬

花时节，鬧了虫灾，叶子全被吃光。一年的劳动，只换回七八斗糶谷；而地主呢，却早已从这五亩地上刮走了租粮两石五斗！

“活租”的租金不固定。年成好，租金就得上涨。“活租”一般是对半分，也有倒四六的，地主要六成，佃戶只得四成。財主們估計年成好，多打粮，就收“活租”；估計年成不好，就收“死租”。

此外，王、尉两姓地主还在市鎮上开了許多店鋪，賤买貴卖，剝削农民。

南王北尉两姓財主就是用这种种灭絕天良的残酷手段发家致富的。

残害人命 土豪紳为非作歹

啼飢号寒 穷苦人度日如年

“南王北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地主王仰三、王忠寿、王启元和尉自珍、尉迺襄等都是国民党党员。尉自珍还做过密云县参議会会长，就是县长也怕他三分。他父亲死时，县长还亲自到他家給“点主”^①。南王北尉两姓財主，倚仗这种政治势力，在魚子山逞凶作恶，欺压穷苦百姓。

一九二二年阴历腊月，正是“腊七腊八，冻死鸡鴨”的时候，貧农王世成全家八口人，只有一条破夹被，夜里冻得睡

^① 人死后立“神主牌”，上面“主”字，原写作“王”字，然后請一个有点“名气”的人用朱笔加上一点，这就叫“点主”，是一种迷信祭祀仪式。

不着，只得蹲在地上烤火。一天，眼看沒有一根柴草了，王世成把打更时拣的半筐干树枝背回家里。地主尉自珍知道以后，硬說王世成砍了他的果树，把王世成吊打了一頓后，又送进了县衙門关押了几天。王世成剛到家，尉自珍又传出风声說，还得把王世成送进监牢里去。王世成一家被逼得实在沒有別的路可走，就在腊月十六日夜里，收拾起破碗破罐，措了个篮子，拉扯着全家大小，逃奔兴隆山，住进山洞。

一九二七年，有一天，地主王忠寿正在耍錢，外边不知是誰放起了“二踢脚”（鞭炮）。王忠寿說惊吓了他老婆，还一口咬定是长工刘四干的。刘四受了冤屈，申辯了几句。这一来，王忠寿火了，拿起手枪狠命地朝刘四的脑門上磕，左一下，右一下，活活地把刘四磕死了！

南王北尉的財主們，个个“橫草不拿，豎草不握”，但他們却靠压榨穷人的血汗过着无耻的豪华生活。他們“出山坐轎車，吃飯燒小鍋”，整天讲究吃、喝、玩、乐。地主王君仲的二儿媳妇，专门雇了个厨师侍候自己的飲食，用飯要讲“鮮細名堂”，吃餃子还得去掉边角。从前，魚子山这个地方吃水十分困难，挑一担水往往要走二三里，甚至六七里路。厨师爬坡过岭，好容易挑来一担水，少奶奶却故意挑剔，說后边那桶水让厨师的屁給熏臭了，不干净，硬逼着厨师泼掉。

地主平时的生活就这样恣意享受，一有婚丧嫁娶，那就更加大事鋪张了。一九一三年，地主王君敬死的时候，出丧时，他家杀了二百多口猪，一百多只羊；用一百多个工做了一口柏木条对牙子、刻有“五福捧寿”、“八仙人”的棺材；請

了十多个裱糊匠糊紮了各种紙仗，什么“噴錢兽”啦，“打路鬼”啦，“哼哈二将”啦，“金庫”、“銀庫”啦……摆出去足有五六里长。請来念經的和尚、道士有四五十人，雇来的吹鼓手、唱坐腔戏的和“劳忙”的也有一百五十多人。出这个丧，前后花錢达两万多吊。用这些錢在那时可以买一千五百多石小米，足够当时七百多个长工吃一年的。

財主們的生活这样豪华、奢侈，可是魚子山的穷苦农民过的是什麼日子呢？

論吃的，魚子山劳苦群众还不如地主家的牲口。他們辛勤劳苦了一年，却沒粮食吃，一年中有九个月要靠野菜、树叶填肚子。

那年头，餓死穷人是常事。有一年阴历四月，貧农陈贵的父亲，二十多天沒見一粒粮食。他餓得实在受不住了，就拖着虚弱的身子，到外边找点野菜来，想切切煮了吃。沒想到，鍋里的水刚冒气，野菜还没切完，这个尝尽了旧社会苦难的老人，就握着菜刀餓死在灶前了。

穷人連飯都吃不上，穿的就更不用提了。他們衣不蔽体，拖一片挂一片的，一件棉衣常常穿一二十年。許多人家不管有多少人口，往往只有一条被子，有的根本沒有。貧农李俊林，十一岁給地主扛活时，沒有被子盖，就拣了条破麻袋。他在这条破麻袋里一直睡了五年。

地主家住的是大瓦房，穷人却只能搭一間又小又破的窝棚栖身，有的連个窝棚也搭不起。貧农尉自春，从十四岁起就住在一个名叫“前寺”的破庙里，一直住了三十多年。

还有的人家連破庙也找不到，实在无处安身，只好住在黑黝黝的山洞里。貧农李云結婚时，就是在“老虎洞”里拜的天地。

多少年来，地主階級对人民敲骨吸髓，橫加剝削。他們搜刮来了錢財，就肆意揮霍。劳动人民用血汗养肥了地主，自己却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当年的魚子山，就是一幅旧社会不平图景的縮影。

倚財仗勢 吸血鬼作惡多端
走投无路 穷苦人反抗斗争

穷人，人穷志不短，財主逼得急了，魚子山的穷苦农民也要起来和他們斗一斗。

貧农王福順，身强力壮，生性剛强，人虽穷，却从不向地主低头。一九三六年，他給地主王忠寿当长工。有一回，他和几个伙計到西沟去割谷子。不一会儿，烏云压頂，涼风吹来，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下来。王福順心想，总不能頂着雨割谷子。一看这儿离家近，就招呼伙計們到他家避雨去。王忠寿怕伙計們下雨不干活，打着伞来监工。他看地里沒人，猜想伙計們一定在王福順家避雨，就站在地头朝着王福順家大罵起来，“你他媽的不好好給二爷干活，淨跑到家里看老婆。”王福順听王忠寿罵得不干不淨，火气直往上冒。他拔腿跑出門来，理直气壮地向王忠寿說，“你怕挨浇，穷人就不怕挨浇？你身子貴重，头上打着伞，就不許穷人回家避避雨？告訴你，我掙做活的錢，沒掙挨罵的錢，这个年

头，說話得留点后路！”王忠寿見王福順来势不小，心里先害了怕，可是嘴巴还是不軟：“我就罵你了，你敢把二爷咋着？”王福順是个紅臉汉子，这下子可啥也不顾了，“把你咋着？今天我穷爷爷就要揍你这鬼崽子，老子算是豁出去了！”說着，就三步两步冲到王忠寿跟前，伙計們在后头給他助威。王忠寿一看势头不妙，吓得倒退几步，扭头就往回跑。

貧农王作成怒打尉自珍，也給穷人出了一口气。地主尉自珍是个有名的吝嗇鬼。有一次，他等着厨师烧水喝，却又不让劈整柴。厨师見火苗不旺，就偷偷地让长工王作成去劈点整柴来。还没劈上几根，被地主看見了。这老狗走上前去就打了王作成两記耳光。王作成哪里吃这个？他平时憋在肚里的气，再也憋不住了，順手抄起一根木柴，三下五下，打得这个老狗趴在地上嗷嗷乱叫。

这样的事，在抗日战争前几年間，經常发生，鬧得地主平日不得不收敛一下囂张的气焰。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地主王启元从峨嵋山雇了五六个短工跟长工一起鋤晚苗。大师傅巨有打算做点綠豆干飯，让干活的換換口味。豆子剛下鍋，就被王启元的老婆看見了，这个刁婆子赶紧告訴了王启元。王启元二话沒說，把豆子捞了出来，又把巨有臭罵一頓，叫他馬上卷起鋪盖滾蛋。这件事很快传到二十多个伙計的耳朵里，他們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站在地头商量了一陣，决定散伙不干。这一下，王启元急得像热鍋上的蚂蚁，連忙請人說和。央求了半天，长工們才放出口信：“要我們回来可以，得先把大师傅請回来。大师傅干，咱就干！大师

傅不干，咱就拉倒。”王启元夫妻怕把事情鬧大了，就誤活計，只好去請巨有。巨有向地主提出增加工錢的条件，王启元夫妻沒法，只好答应了。

这一时期，魚子山人民的反抗斗争虽然还是自发的，但它灭了财主的威风，长了穷人的志气，在魚子山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反抗斗争的火种。

二、古长城边抗日烽火 魚子山上儿女英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寇策动汉奸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大汉奸殷汝耕引狼入室，勾結日寇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魚子山人民的头上，除了“南王北尉”的封建剝削和官府衙門的黑暗統治外，又伸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爪。

坚强的冀东人民决不願做亡国奴，魚子山上的英雄儿女不容許日本帝国主义鉄蹄的蹂躪。他們英勇奋斗，頑强不屈，在古长城边点燃了抗日烽火。

长城脚下 挺进英雄八路军 魚子山里 开辟抗日根据地

根据党中央洛川會議的决定和北方局的指示，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八路军四纵队奉命开辟敌后根据地，从平西向冀东挺进。东进部队，一路直取兴隆、雾灵山，一路沿潮白河进驻靠山集、將軍关一带。

六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时分，两百多战士进了魚子山。他們穿戴和貧苦农民一样，扛了长短不同的枪支。看上去，队伍不怎么整齐，可紀律却特別严明。进村后，不找吃，不找喝，只在坡根、埧阶旁边露宿。他們为老乡們挑水扫地，訪貧問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受尽了財主們的剝削和压迫的魚子山人民，像在黑夜里見到了太阳，苦难中迎来了救星。老乡們烧水做飯，热情招待子弟兵。口口声声，夸奖这支队伍是“仁义大軍”。

八路军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号召“有錢的出錢，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团結一致抗日救国”，很快就把群众发动了起来。地主、富农懾于人民威力，也交出了“伙会”的四十八支大枪和几支手枪。貧雇农青年踊跃报了名，編成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游击队，随八路军出了山。村里又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大地主王松寿、富农王文海，假装积极，騙取了主席、副主席的职务。地主王忠寿、富农王德刚、上中农王世进几个人也当了委員。救国会刚一成立，倒也显得熱鬧，給出山的游击队員家里，一户送了五斗小米、五块钱“安家費”。

王松寿、王忠寿、王文海、王德刚、王世进，都是国民党党员，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的頑固派。他們抗日是假，反共是真。一有风吹草动，馬上就現出了原形。

不久，为配合八路军东进而发动的冀东大暴动，遭到了挫折，暴动队伍随八路军主力撤退，回平西整訓。四纵队仅

留下三个支队坚持斗争。当时，一来我们的队伍人少，二来地方上局面还没打开，形势对我们不太有利。鱼子山的财主们，见时机已到，以为八路军大势已去，往后的天下就是日本的了。于是，他们又重新纠合“伙会”武装，准备发动叛乱。

他们的头一着棋，就是阴谋夺取游击队的枪。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在兴隆县狗背岭遭到鬼子和伪军的袭击以后，为了保存力量，暂时叫游击队员各回各村，坚持斗争。鱼子山的队员一回村，当天就住在救国会主席王松寿家。第二天天一亮，游击队发现丢了一支枪。一追查，原来是国民党党员王世进家的人偷走了。并且还了解到游击队出村以后，王松寿这些人再也没有给队员家里支应过钱粮。队员们心里更是火上加油，他们围了王世进的房子，一个个枪膛顶子弹，一定要他交出枪来。第二天，王世进的儿子王希孟带着一帮狐群狗党，借口游击队员持枪行凶，假传县政府的命令，收缴了游击队员的枪械。

第二着棋，是造谣惑众，煽动群众反对八路军。早在七月间，八路军主力攻下平谷城，组织第一届民主政府时，鱼子山的地主、国民党党员王文清、尉迺襄就乘机钻进了县政府，执掌了财政、钱粮大权。主力西撤时，给三支队留下几万斤粮食和一笔款子，清单和帐本都在王文清这些人手里。第三支队收编暴动队伍、扩大兵员以后，找王文清提取这些钱粮。王文清私吞了这些公款公粮，交不出来，就兴风作浪，造谣惑众，在老乡面前污蔑“八路军不抗日了！”“八路军

是土匪，找魚子山敲詐錢糧！”等等，鬧得人心惶惶。

第三着棋，是勾結日寇和外村的地主武裝。他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暗中勾結了平谷城的日本鬼子，串通了峨嵋山、山東庄、土門一帶的地主反動武裝，妄想一舉消滅八路軍、游擊隊，不讓共產黨在魚子山站住腳。

三着棋一得手，十一月初，他們以為萬事俱備，就準備動手，發動叛亂。於是來了個“吃會興師”。這天上午，他們宰了十四口肥豬，“南王北尉”的大財主們作台柱，國民黨黨員李俊生出面，在飯桌上叫囂了一陣打八路軍的漢奸道理。訟棍王子加當了“軍師”，王希孟領了“帥印”。吃完會，南門樓上升起了一面大旗，紅邊白地，寫着“守望相助”四個黑字。祭完旗，匪首即帶隊上了山。

當天，叛匪抓了八路軍派進游擊隊的工作幹部，毒打一頓後，用鐵絲反綁起來，送進平谷縣城，去向日寇領賞。隨後，王希孟帶人奔庄北東長峪襲擊我三支隊的衛生處，搶了三頭大驢子和一批槍支、醫藥。

魚子山的地主叛亂以後，耀武揚威，在東西梁上布滿了武裝叛匪的崗哨。群眾抗日活動不能展開，形勢相當嚴重。遵照上級黨的指示，三支隊決定平叛。支隊政委率領部隊，晝夜兼程，趕回魚子山。

隊伍順南水峪上山，翻到離村十多里的井兒台。井兒台拔海六百四十二米，古長城由南而北從東邊蜿蜒而過。長城外面的山崖險峻陡峭；長城以內的梁蓋是一片緩坡，順坡而下，往西翻過十來個小山頭，就是魚子山。隊伍上山稍

事休息后，刚要整队下山，突然对面山上噼哩啪啦打来几枪。林子里人头晃动，几十个人猫着腰正往上爬。后面还有一个压阵的，挎着一把盒子枪，骑一头大黑驴，带着两个跟班。原来，三支队刚上井儿台，“伙会”的岗哨就得了消息。信号往村里一发，匪首就带了喽囉爬上了山。叛匪们有个如意算盘，他们妄想从缓坡正面打上梁盖，南北两侧一包抄，叫八路军背抵悬崖，后退无路，企图就地解决。

枪一响，我三支队政委一声令下，战士们早已卧倒。一个个顶上子弹，瞄准了叛匪。匪徒们爬近了，政委一声喊“打”，一百多支枪一齐开了火。这一阵扫射，吓得王希孟掉头就往回跑。压阵的是大地主王忠寿，八路军战士们一打响，吓得他从驴背上滚下来，不分东西南北就往下跑。三支队的战士们顺手抱起身边长城的坝石就往下砸。紧跟着又是一阵冲锋，乘胜猛追，一直打进村里。他们一到南門楼，就砍了反动叛匪的大旗，绑了匪首之一的国民党党员王世进，夺回了卫生处的骡子、枪械和医药。“伙会”的五十多支长短枪，又回到了人民武装的手里。

这次前后达一个多月的叛乱，就这样平定了。

平定叛乱以后，党加强了鱼子山根据地的建设。

一九三九年一月，蕪(县)平(谷)密(云)联合县委在鱼子山开展了建党工作。三月下旬，联合县委书记来到鱼子山，发展了王启、于锡元等五名党员。六月间，成立了平谷县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从此，鱼子山人民的斗争有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建党的同时，也成立了魚子山的民主村政府。平谷县境内开始有了坚决抗日的村政权。

七八月間，为了团结抗日群众，党支部建立了秘密外围組織——“青年报国会”。“青年报国会”吸取了“抗日救国会”的教訓，注意了組織上的纯洁性，坚决以貧雇农为骨干。“青年报国会”的行動綱領是：不当亡国奴，反对日伪“新民会”搞的青年訓練，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学习抗日政策，实行互助。

“青年报国会”有會員一百多人。無論是站崗、送信、鋤奸，还是轉运物資，或是帮助抗属搞生产，會員們都吃苦在先，拣重担子挑。“青年报国会”的會員們，是魚子山根据地初期的抗日中坚分子，党領導下的抗日骨干力量。

**根据地里 建立軍需供給处
運輸綫上 支援人民子弟兵**

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八路軍和民兵对枪支弹药的需要日益迫切。一九三九年，八路軍在魚子山建立了修配所，以后扩大为兵工厂。随后，又設立了卫生所和供給处。游击区地方党政机关也常来这里駐扎。

一九三九年，修配所刚刚建立的时候，只有六七个雇农出身的工人，分住在村里老百姓家里，配合当地鉄匠、木匠做活。主要任务是修配枪支。一九四〇年春，鬼子把魚子山划为“无人区”，群众轉移了，民兵和修配所却依然頑强地和敌人周旋。他們白天隱入山林，夜間出来活动，修配所的

工作一天也沒有中斷過。這年冬天，為了保衛供給處，支撥八路軍，民兵把疏散到各庄的老百姓找了回來，兵工廠也就在村里行狼崖正式成立了。後來又搬到東窩子、大西峪。當時，兵工廠包括製造連和炸彈連兩部分。炸彈連下分鑄組、旋組、雷管組、木炭組、火藥組、安裝組，以製造手榴彈、炮彈、地雷為主。各組的成員，除少數從外地調來的技工以外，大部分是本村民工。他們是兵工廠的主力軍。

不論原料、機器設備，還是生產技術，兵工廠都是白手起家的。靠了本村人民的積極參加和支持，克服了重重困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拿原料來說，鑄彈頭、彈殼要用鐵，每天平均生產上千顆手榴彈、炮彈，要用幾千斤鐵。沒有煉鐵廠，這些鐵就全靠魚子山人民收集。他們先從本村開始，破鐵鍋、破犁鏵，廟上的鐵鐘、鐵磬……不論多少，也不論好壞，是生鐵就要。本村沒有了，又到外村去收集。有一次，他們還半夜到順義去偷拆敵人的洋橋，弄回了不少生鐵。就這樣，處處找門路，用鐵的問題解決了。

但是，化鐵還要用大量的燃料。起初，兵工廠組織民工從唐山連夜偷運焦炭。後來，鬼子切斷了魚子山的對外交通，燃料供應不上了。但是，困難吓不倒堅強的魚子山人民。敵人不讓運炭，他們就自己燒炭。青壯年組成了一支伐樹燒炭大軍，山上嶺下，伐樹燒窯，晝夜不停。

造炮彈要用火藥，起初，兵工廠不會製造，就拆卸日本飛機扔下來的啞吧炸彈，取出藥來用。這樣做，危險性大，

也供不上需要。后来村里組織了一批人，化装成小商販，到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去买黄药。买药还是供不应求。炸弹連的技术工人經過精心研究，反复試驗，終于学会了制造火药的方法，彻底解决了兵工厂的原料供应問題。

兵工厂一天天扩大，生产的武器弹药种类也在一天天增加。开始只造手榴弹，后来又造炮弹。随着民兵斗争的需要，地雷也大批生产了。再往后，甚至还研究制成了擲弹筒，在打鬼子的炮楼时发挥了不小的威力。兵工厂在魚子山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迅速发展壮大。前方需要什么，兵工厂就制造什么；前方需要多少，兵工厂就制造多少。到最后阶段，兵工厂的規模已經相当大，每天可以制造一千多顆手榴弹和炮弹。

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手榴弹和炮弹，要运到前綫去。魚子山人民又毅然承担了這個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时，村里每天要出二百多个民工，現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人，那时候差不多都干过。白天，鬼子巡查严密，晚上他們縮在烏龟壳里不敢出来，我們的运输大队就在民兵掩护下行动起来。驴驮人背，爬山涉水，风里来，雨里往，在崎岖的山道上洒下了辛勞的汗水，把炮弹連同胜利的希望送上前綫。魚子山运输出来的枪支弹药，不仅送遍了平谷县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而且送遍了当时包括平谷、薊县、密云等十四分区的各县。

抗战时期的魚子山，还是八路军非常重要的轉运站。一方面，魚子山人民积极筹备軍粮，做軍鞋、軍衣；另一方面，

附近各地的軍糧、其他物資也都先集中到这里，然后分送給部队或轉运到安全地方貯藏备用。忠心耿耿为革命的魚子山人民，还义不容辞地負起了掩藏和轉运軍用物資的責任。当时，全村的貧雇农和一些中农，家家都在山沟里給八路軍藏軍糧、軍衣、軍鞋。“人不死，东西在！人死，东西不丢！”这是英雄前輩的豪言壯語。有时，敌情紧张，他們一通宵就运出去一万多斤粮食。有一次，从十五分区的南山村一带轉来了大批軍糧、子弹。二百多个群众轉运了两天，刚集中到燕門关东崖棚下面，还没有掩蔽好，鬼子突然把村子围住了，抓住了王德林和王自正，逼問他們八路軍的东西放在哪里。貧农王德林咬紧牙关，誓死不說。敌人用扁担打他，扁担打裂了，胯骨打脫节了，他还是不說。敌人又把他吊在树上用火燒，头发烧着了，他仍旧不說。这时，富农王自正却无耻地求饒，把掩藏地点告訴了敌人。敌人到了东崖棚，却什么也沒有找到。鬼子一怒之下，杀了王自正。鬼子和王自正哪里又知道，始終保持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民兵已經把东西全部轉移了。敌人兴师动众，結果扑了个空。有了王德林这样的群众，魚子山的鋼鐵运输綫是摧毀不了的。

泪溢河套 未尽农民階級苦
血染山林 又添中华民族恨

魚子山开辟为根据地，像是在敌人的心窝里插上了一把尖刀。看着魚子山，鬼子急得紅了眼，气得发了疯。他們决心对魚子山人民进行血腥屠杀，妄想討平魚子山，摧毀抗

日根据地，扑灭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但是，鱼子山的人民，就像高山顶上的巨石，是炸不烂、杀不绝的。

一九四〇年正月十五，四十多个鬼子和伪军进山“扫荡”。鬼子兵抓了三十多个年青妇女，关进一个地主的后院，肆意侮辱。接着，这一群野兽又杀猪宰羊，大吃大喝，一个个吃得醉醺醺的，摇摇摆摆地往回走。刚到庄北的山口，东西两边山梁上埋伏的游击队，枪弹就像雨点般地打了下来。鬼子兵和伪军，吃这一阵打，简直没法还手。酒刚吓醒，山沟里躺下了三个鬼子的死尸，丢下了三支枪和许多手榴弹、子弹。其余的，一个个都抱头鼠窜而去。

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从三河、平谷调来大批援军，“围剿”鱼子山。结果，不等进到庄里就遭到八路军伏击，又吃了个大败仗。这次，扔下的死尸更多，给八路军“运输”过来的枪支弹药也更丰富。

鱼子山的两次伏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敌人气急败坏，对鱼子山人民采用了最残酷的摧残手段。敌人把鱼子山划为“无人区”，从胡庄、南独乐河到峨帽山、山东庄，从将军关到镇罗营，南北两线上，鬼子的炮楼据点，一个连一个。鬼子又强迫百姓挖“治安壕”。“治安壕”宽五米、深三米，鬼子妄想用它来切断进出鱼子山的通路。封锁北山的“治安壕”有两条。顺北山根的那一条，从靠山集过来，正好从鱼子山南口外通过。在“无人区”里，日寇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三天两头进山“扫荡”、“清乡”。鱼子山人民永远忘不了日寇那两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一九四〇年旧历二月初二，鬼子和伪军进山“扫荡”。山上放哨民兵，早已发出信号，村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埋粮食，藏衣服，坚壁清野，最后，人和牲口都撤上了山。敌人进村扑了个空，气得发了疯，放火点着了一大片房子。无情的大火延烧了一天一夜，几百间房屋变成了一片瓦砾。就是这些瓦砾，也叫鬼子拉到山外去修了炮楼。

一九四一年阴历十月初四深夜，峨嵋山、胡庄据点的二百多鬼子，由汉奸翻译领路，又偷偷地向鱼子山扑来。天麻麻亮，敌人进了村，乡亲们还在睡觉。天黑，加上敌人绕道过来的，山上的岗哨没发现他们。鬼子枪响了，老乡们才慌忙往山上跑。不料，狡猾狠毒的敌人，早就在山上架好了机枪。大伙刚跑到坡根，机枪就朝慌乱的人群横扫起来，一下就倒下了六十多人。没有倒下的，有的冒着枪林弹雨冲了出去，有的退回村里，又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一九四一年腊月二十八日下午，三十多个鬼子步兵和五个骑兵从土门来到了北山口。村里人得了消息，全都跑进了山林。敌人扑了个空，到处搜查。巨友和王振鐸在西山沟里没有藏好，被几个鬼子发现，抓了起来。鬼子把他俩带到河滩上，脚踢、皮带打，妄想叫他们说出八路军和老乡的去向。鬼子用刺刀对着逼问巨友，巨友坚定地回答说：“不知道。”这群野兽对着巨友当头就是一刀，刺死了他。鬼子又逼问王振鐸，王振鐸照样拒不回答。鬼子强迫他跪下。他两眼瞪着这群狗强盗，恨不得把他们一口吞下去，哪里肯跪！鬼子举刀就向他脖子上砍去。王振鐸立刻倒在地上，鬼子

以为他死了，这才走开。鬼子走后，乡亲们含着仇恨的眼泪，把奄奄一息的王振铎抬回家来。

腊月二十九除夕晚上，鱼子山还没烧光的房子里，临时搭的窝棚里，慢慢聚拢来一家家的男女老少。乡亲们心想，头一天鬼子刚来骚扰过，这除夕晚上，他们准要缩在乌龟壳里吃喝胡闹一阵。哪知道，鬼子又摸进了山。

初一早上，天刚亮，冷不防五六百个鬼子“讨伐队”围了村。三十多名老小来不及跑出去，都落到敌人手里。鬼子兵妄想杀光鱼子山的人民，却只抓到这三十几名老小，气得他们野兽一样地狂蹦乱叫。狗强盗们把郭福珍的大伯、母亲，尹朝元老伴、尉春元老伴等七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推进菜窖里，往里头塞了一大堆干柴禾，点火烧了起来，几个老人活活地被烧死。剩下的大人小孩，鬼子统统弄到坝沿上，刀砍、刺刀挑，一个也没有逃脱敌人的毒手。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烧了鱼子山两千多间房，杀死了鱼子山一百八十多口人，七十二个年青妇女成了寡妇，十户被杀绝。鱼子山的人民，世世代代，永远忘不了这一笔血债！

神出鬼没 健儿威震警备队
临危不惧 勇士自有英雄胆

屠杀磨灭不了鱼子山人民的革命斗志，却更加激起了鱼子山人民的民族仇恨。敌人对根据地的破坏越疯狂，鱼子山人民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就越顽强，鱼子山根据地也就

越巩固。

在保卫根据地的第一线上，鱼子山的民兵配合八路军，牵制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得敌伪军晕头转向，保证了供给处和后方机关的安全活动。

开始，民兵对付敌人“扫荡”、“清乡”的办法，主要是站岗放哨。每天，民兵和村里组织起来的民工一起，出动五六十人上山。东西两边山梁上，从山口到庄里，共设了十一道岗哨。一班接一班，白天黑夜不停。鬼子来了，岗哨就用口令传讯，一个一个地往下传。人们把这叫做“活电话”。村里的群众、兵工厂、卫生所和后方机关，听到报讯后就迅速隐蔽起来。

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民兵除了加强“活电话”以外，主要任务是到山外去箝制敌人，筑下一道防线，不放敌寇进山，保证供给处、卫生所和后方机关的正常活动。扛起枪来，打出山去！鱼子山的民兵进入了一个新的斗争阶段。

有一天，山外传来情报，说是伪平谷县电机长带着两个警备队员，到了离鱼子山十里路外的山东庄，住在大地主“大白薯”张著臣家。民兵队决定去整治他们一下。

民兵李俊杰、王作成几个，抓起枪，顶上子弹，一阵风似地就到了山东庄。这时，正是掌灯时分。几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围了“大白薯”家大院。王作成和一个民兵脱了鞋蹣着脚进去了，王作成大喝一声：“别动，举起手来！”炕上四个人，一个个都吓得战战兢兢，浑身像筛糠似的。民兵们一搜查，没有枪。再一问，原来是山东庄炮楼上的警备队。两个

民兵狠狠地教訓了他們一頓。末了，還警告他們說：“我們是八路軍，你們可得乖着點，留點後路！山東莊的炮樓下邊要出了事，八路軍的槍可不留情！”

這一趟，武裝民兵一出馬，就煞住了警備隊往日那股威風。山東莊炮樓是個小據點，只住着十幾個警備隊員，讓魚子山的武裝民兵幾番教訓，吓破了膽，以後再也不敢輕易出“烏龜壳”了。大白天，民兵從炮樓下來來往往，都可以倒揹着槍，大搖大擺地過去。

當時，在敵後游擊地區，民兵還有一個重要的戰鬥任務，就是分割敵人，破壞敵人的交通，切斷敵人的聯絡，使根據地的安全保衛工作更有保障。巨福、王時忠等十幾個民兵，經常出沒在敵人的炮樓附近，破壞鬼子的交通綫。敵人白天修的橋，晚上就被拆掉燒毀；白天修的公路，晚上就被挖得坑坑洼洼，亂七八糟；白天架的電綫，晚上就被割斷馱走。

有一次，上級來了信，叫魚子山的民兵去拉電綫。十多人當晚就出發了。到了胡莊，又發動了一批群眾，斧砍鋸拉，大幹了起來。電綫杆一斷，往電綫上咔嚓咔嚓就是幾刀，直割得電綫嗡嗡亂響。炮樓里的偽軍，明知道外面有事，也不敢出來。這一次，從胡莊一直拉到平谷城邊，割的電綫上千斤，整整用了六個小毛驢才馱了回來。

民兵們一方面破壞敵人的交通；一方面又填平壕溝开辟自己的通路。鬼子挖“治安壕”，為的是封鎖“無人區”，切斷根據地和外面的聯絡。敵人白天挖，民兵就發動群眾晚

上平。那边挖，这边填，针锋相对，绝不相让。平壕沟的时候，附近炮楼都由民兵盯着，牵制鬼子和伪军，堵着门，不准出来。这样，敌人企图封锁“无人区”的阴谋就被粉碎了。

民兵的活动，神出鬼没，吓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有时候，鬼子靠了汉奸带路，调集大量兵力，闯进鱼子山来。碰上这种情况，民兵们总是沉着应付，表现临危不惧。

有一天，巨福、王时忠、李俊元、巨中山几个人正在树岭放哨，这时太阳已出山好高了。突然，五六百个“讨伐队”沿着山东庄后的壕沟悄悄地摸了进来，巨福等立即向村里发了警报。王时忠叫大家按住性子，沉住气。不一会儿，敌人到了树岭坡根，眉眼都瞅得清了。巨福一看见这帮家伙，就想起牺牲的战友，想起惨死的父老乡亲，他再也忍不住了，居高临下，啪啪就是两枪，他感到还不过瘾，就又补了一枪。这下子，就像捅了马蜂窝，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扫来，只见沙石纷飞，丛树起火。敌人像一群羊似的哇啦哇啦地涌了上来，把巨福等四人包围得铁桶一般。情况十分危急，能冲出去就是胜利。四个人分了一下，王时忠向南边，巨中山、李俊元向东边，巨福向北边。巨福往北一瞅，敌人正漫山遍野地压下来。看看自己枪里已没了子弹，他也不管山有多高，沟有多险，就势一滚，连人带石，一齐到了沟底，顺沟冲了出去。王时忠这边也冲不出去，回头一看李俊元他们，他俩也正吃紧。王时忠叫他俩不应，就速吹了几声哨子。敌人不知怎么回事，都愣住了。趁这个空隙，王时忠跟他俩使了个眼色，三个人各个把枪一抱，不管三七二十

一，骨碌碌全滚了下去。在小麻子岭沟底，三个人碰在一起，又一鼓作气冲过一个山梁，才到了村里。

这一阵狙击，牵住了敌人，村里老小全跑光了，东西都藏尽了，八路军伤病员也安置妥了。鬼子进村，啥也没捞着，倒伤了两个人。

第二天夜里，大队敌人来报复了。

那天夜里是王时忠、李俊元和两个没枪的民工站岗。王时忠发现敌人后，在嘱咐李俊元等人怎么应付敌人时，嗓门粗了点，被敌人听见了。敌人架起机枪，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步步进逼，越逼越近。王时忠扔了一颗手榴弹，只听见“哎哟”一声。又扔出一颗，一滑火，自己给暴露了。枪弹雨点般地朝王时忠这边飞来。忽然，王时忠腿一麻，受了伤。四个人，两支枪，已完全被敌人包围了，硬拼是不行了。王时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对其他三个说：“这一阵天正黑，敌人那边光顾着打我们，他们自己的阵脚也乱了。听他们哇哇乱叫的声音里，还夹着汉奸便衣特务。我走头，俊元在后，一丈五一个，趁黑装成便衣特务混过去。”又叮嘱两个没枪的大胆点。于是，四个人打点了一下，一个个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从一排排机枪跟前走出来了。愚蠢的敌人满以为民兵只能在包围圈里挨打，料他们也无法从密集的火力的突围出来，更不敢从自己身边走过，见王时忠他们这模样，还真以为是自己带来的便衣特务，也就没怎么注意。时间一久，空打了一阵，这才发觉包围圈里已经没人了。这时，王时忠、李俊元几个已到靠村的一个岗哨上。这时王时

忠腿上受的伤肉花花的，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敌人又跟着追来了。在那儿放哨的民兵尉银一熊这情况，连忙牵来一头毛驴，让王时忠骑上往村里跑去。一到南門楼口，巨福他们已在那里等着，很快把他送到安全地点。敌人又一次失败了。

失魂落魄 賊寇葬身地雷陣
机智勇敢 英雄巧打麻雀战

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民兵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許多对付敌人的巧妙战术。“地雷陣”就是其中的一种。

地雷陣里用的地雷，全是本村兵工厂制造的。地雷陣从西山到东山，围了个半圆，长达十多里。山口，路上，地雷埋得特別密。地雷陣的布置，千变万化，神鬼莫测。一进地雷陣，遍地插着“小心地雷”的旗子或木牌，其实有真有假。鬼子拔了第一个旗子或木牌沒有事，再拔第二个，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这种迷魂陣，往往弄得敌人有进无出。地雷都是四角安放的，只要敌人进了陣，枪一响，往哪边臥倒哪边就有地雷等着他。一个人踩响，别人就别想进去抬尸，进去准踩上。硫酸雷就更妙。这种雷，明摆在路旁的石头上或屋里的桌子上，敌人来了，一摸就响。

在保卫魚子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地雷陣起了很大作用。敌人烧房子的时候，一个鬼子軍官領着一个鬼子兵去点燃村东北的三間房子。刚到門口，地雷“說話”了，两人一齐見

了“閻王”。由于有地雷保护，这三間房子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所房子，正好就是兵工厂的一部分。往后，埋的地雷越来越多，地雷的陣势越来越巧妙。鬼子进来一次，就要踩响几个，丢下几具尸体，狼狽地逃回去。从此，敌人对地雷陣望而生畏，明知道这儿有八路軍的供給处，也只是“狗咬刺猬，无法下嘴”，只能干着急，再也不敢輕易进魚子山了。

魚子山的民兵一天天发展壮大，由八支枪打出了五十多支枪；由八个人发展到七十多人。越打越順手，越打越頑强。后来，巨福当了中队长，王时忠当了指导员。除了站崗放哨，破坏交通，埋地雷，有机会还配合主力部队打几仗，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外轉悠，消耗敌人，不准他們往山里窜。

一九四五年春天，二区队从各村調出民兵，到外面袭击敌人。魚子山去了十二个，王时忠当班长。有一天，民兵駐在张辛庄，发现不少敌人在北辛庄、北寺、东瀝津一带搶东西。大伙連忙准备好。敌人刚过河沟，十二杆枪瞄准就打。伪軍那边，仗着人多势众，又有一挺輕机枪，三十多个不要命的伪軍都冲了上来。民兵們馬上撤到一堆坟地后边。这时，伪軍后边，南山沟的民兵兜着敌人屁股打响了。一下子把火力吸引了过去。眼看南山沟的民兵也頂不住了，这边魚子山的民兵砰砰地打响了儿枪，又把敌人的火力引了过来。王时忠看中了这挺輕机枪，趴在坟后，用刺刀尖挑起一頂帽子，晃了几晃，机枪果然朝他这边横扫过来。王时忠閃到另一个坟堆后边，又照老样挑起帽子，机枪馬上又跟着扫了过去。打久了，也打疲了，敌人就乱嚷嚷地叫起陣来。打打歇

歇，歇歇打打，敌人越激越恼，眼一红，机枪都露了个儿。王时忠瞄得准，“啪”地一枪就撂倒了射手。敌人补上一个，又是一枪解决问题。第三个上来，又照原样领赏。机枪一成哑吧，敌人见势不好，拔腿就逃。民兵们胆壮劲足，跃起直追。一步紧一步，一枪紧一枪，一口气追到桥头营，冲垮了敌人。

在这同时，民兵还配合主力部队，准备一个一个地把炮楼包围起来，困住敌伪军，逼走鬼子兵。

西上营炮楼的伪军为非作歹，鱼子山的民兵第一个就拿它开刀。围住炮楼的第一天，民兵第一枪就打灭了岗楼里面的灯。灯一灭，里面就破口大骂起来，挖苦民兵“大掌鞋，没能耐，白天不敢来”。民兵们哪里受得了这份气。第二天天一亮，就冲上去点着了院墙外边的小岗楼，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往后，晚上去，白天也去，哪一回去也打它几枪。炮楼里警备队长刘万铜又嚷着要民兵有本事就拿出机枪来。正好，十三团一连的队伍过来了，带着挺机枪。两下一合计，机枪就冲着炮楼扫了起来。这样闹腾了几夜，鬼子和警备队再也呆不下去，不得不夹着尾巴溜了。炮楼一空，民兵们一把火把它烧了个精光。

就这样，他们配合八路军主力，把韩庄、山东庄、峨嵋山、祖务、胡庄等据点，一个一个地消灭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十月间，日军撤出了平谷县城。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鱼子山。鱼子山里，锣鼓喧天，人们

兴高采烈，成群結队去参加全区的庆祝大会。魚子山上，鞭炮齐鳴，人們欣喜若狂，男女老少同声祝賀民族的解放。

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考驗了英雄的魚子山，鍛炼了坚强的魚子山人民。他們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又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战斗。在反击頑軍进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斗争中，魚子山的人民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暴风驟雨斗倒地主 組織起来共同富裕

日寇投降以后，阶级矛盾一天天地尖锐起来，广大貧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益迫切。一九四六年魚子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场暴风驟雨的斗争中，魚子山人民打倒了地主阶级，挖掉了封建主义的老根。但是小农经济并不能根絕剝削，也不能使广大农民摆脱貧困。魚子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革命，又奔向社会主义的光輝前程。

說理斗争 历数財主剝削罪
没收土地 洗雪穷人血泪仇

一九四六年六月，村党支部领导全村人民积极开展大规模、全面深入的清算斗争。早在一九四四年九月，魚子山人民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增資减租运动，向地主、富农作了斗争。在这次斗争中，魚子山人民成立了工会、农会。现在，又进一步展开了清算斗争，由支部书记李俊元任总指挥，农会主任王进忠任指导员，工会主任王作成为总領队。

于是，千百年来积压在穷苦人心头的深仇大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清算斗争地主的革命风暴又一次掀起了。

地主、富农对贫雇农的剥削，汉奸、土豪劣绅和伪保甲长在抗战中发的国难财，是这次清算的主要内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王希望、王进忠等几个人组成了算帐小组。他们在前寺大庙里先算了贫雇农受剥削的帐。这一算帐，把财主剥削穷人的本质，揭露得一清二楚，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接着又算了地主、富农的剥削帐。每一户地主、富农祖孙三代剥削穷人的帐，全都抖了出来。群众拿着算好的帐，拥进了王、尉两姓财主的大门。

清算队伍到了地主王启元家。狡猾的王启元妄想蒙混过关。他装出一副“开明”的样子，对工会、农会的会员说：“清算个啥呢？我把地拿出来分了得啦！”觉悟起来的贫雇农，谁也不上他的当，哪会让他滑过去！大伙翻开帐本，把一笔笔的剥削帐算得一清二楚。

王启元占有的土地，本村外村加在一起，有帐可查的就有四百五十亩，没有上帐的黑地，还不在少数。这四百五十亩中，自己雇工耕种二百八十亩，每年可收二百八十石；租佃出去一百七十亩，共收租八十五石。土地、猪羊、果树总计，王启元家每年的总收入共折粮一千四百一十六石。其中八十五石从佃户那里剥削得来，一千三百三十一石全是从雇工身上榨取的。二十三个长工耕种二百八十亩地，管理全部果树和放牧猪羊，创造财富达一千三百三十石粮食，而雇工们得到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石）。

在一笔笔剝削帳前面，王启元再也无法狡辯，只好低头认罪，交出了錢糧和財物。

“南王北尉”两姓財主們，这一次一个也沒有逃脫穷苦农民的清算。过去他們是債主，現在穷苦农民翻了身，財主們世世代代剝削压迫穷人所欠下的血泪債，永远也偿还不清！

財主們眼看着自己被清算，哪里甘心得了。富农王德謙，打清算开始，就暗写他的变天日記，記下村里的干部和貧雇农的名单，妄想变天报仇。可是，財主們的变天梦很快就破灭了。不久，一个更加彻底、更加猛烈的土改运动的风暴席卷了魚子山。

一九四七年春，魚子山又开展了土地复查运动，对一九四六年清算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問題进行了认真的解决。

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再次向地主、富农算剝削帳，沒收他們的財物。“南王北尉”几家財主全被斗倒，地主、富农們隱瞞的土地被查了出来，埋藏的財物被找出来了，青砖瓦房也回到了貧苦农民的手里。

复查运动胜利結束以后，魚子山掀起了參軍热潮。人們怀着胜利的喜悅，积极投入了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上級党又派了土改工作组进村，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綱》的精神彻底进行了土地改革。

魚子山貧雇农在土改工作组的帮助下，整頓了組織，在工会、农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貧雇农自己的核心組織——貧农团，組織了包括一部分中农在內的新农会。老雇农王福順当了农会主席。在貧农团的率領下，群众斗争很快就取



得胜利。二月以后，着手进行胜利果实的分配工作。

开始，先分浮财。把以前没有分的和新查出来的东西一起分下去。场院里，摆满了衣服、被褥、桌椅、农具、钟表……。这些沾满了劳动人民血汗的东西，过去，穷苦农民连摸也摸不着，现在，终于回到自己的手里，人们个个乐得眉开眼笑。五十多岁的贫农王希志，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裳，这回分了地主的皮大衣，乐呵呵地说：“想不到我穷老汉也有这么一天！”

分完浮财，跟着就分地，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土地还家，贫雇农打心眼里乐开了花。他们感动地说：“父母最亲，可是过去连自己的儿女也养不活，共产党、毛主席才是真正的救命恩人！”贫农王福成分到了土地，喜得几夜没睡好觉。他天不亮就起来刨地，干到天黑还不觉累。农民有了自己的地，生产劲头可大啦！

这时，解放战争进入紧张阶段，国民党匪军竭尽全力作垂死挣扎。五月间，一小股顽军企图窜犯鱼子山，鱼子山的民兵又摆下地雷阵。蒋匪军不敢进山送死，只在树岭打了几炮，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翻了身的鱼子山人民，没有忘记国民党统治区阶级兄弟的苦难。一九四九年阴历正月初三，村里派出了支援辽沈战役的担架队。队员有九个人，由尹连祥、王进忠带领，编入冀东担架队，开赴沈阳。

这一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驱南下，推翻了蒋家王朝。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到鱼

子山，許多人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一九五〇年，人民政府正式頒发了土地証，农民在經濟上有了更可靠的保証。此后，魚子山人民又在党的指引下，大步走上集体富裕的光明大道。

**組織起来 互助組旗开得胜
齐心协力 合作社稳步前进**

土地改革以后，魚子山的农民虽然每人都有了二亩多地，但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經濟，不久就出現了两极分化的現象。一些农民因为家底薄，农具少，劳力不足，經不住天灾病孽的摧残，重新失掉了分到的胜利果实。

貧农张永才，过去給地主扛了半輩子活，土改时分得了十亩地，一家人指望着生活会好起来。但是，全家只有他一个劳动力，两个儿子又都双目失明，啥也干不了。家里生活十分艰难，弄得他还得給人帮短工。后来，张永才不幸又得了严重的鼓脹病。眼看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得不狠了狠心，卖了几亩地。张永才病死以后，他妻子为了还帐，又把剩下的地全卖了，一家大小离开了魚子山。像张永才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据統計，土改后的几年間，全村就有二十八戶卖地，共卖地六十多亩。

有穷的，就有富的，有卖地的，就有买地的。老富裕中农王化荣，培养着上好的果木园，一年能摘五六千斤梨。有了錢，便一心一意想买房置地，发家致富。他买了王希勇的二亩地，又买了別人的一亩多地。还有的人靠自己优裕

的家产，雇工进行剝削。

階級在重新分化着，这样下去，岂不是要回到发一家而穷万户的老路嗎？正在这时，党給农民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出了“互助合作”的号召，組織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魚子山的老共产党员王进忠，听了党的指示之后，心想：“党說得对，我是共产党员，一定听党的話，帶領大伙走互助合作的康庄大道。”他跟党支部書記王希望和其他几个党员，动员、串連了九戶貧下中农，于一九五一年成立了魚子山第一个生产互助組。当时有人說：“人多心不齐。一家子亲哥們还鬧分家呢，你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党支部却說：“互助組是集体經济的幼芽，一定能成长壮大！”国家也給了互助組很大的支持，互助組刚成立，就得到政府一笔貸款，买了四十多只羊。后来，又陸續添置了其他公共财产。他們还分出人力搞副业，开了豆腐房、磨房，增加了收入。組員們都說：“有了公共财产，咱們更能抱成一团了。”

九戶人家擰成一股绳，在組长王进忠帶領下，下地一块去，干活一起干。組內几个党员都是先人后己，总是推让着先干別人的活。党员們还带头采用新技术，比如用噴霧器給树除虫等。組內制定了合理的制度，地多的戶用“齐工找价”的办法，使多出劳动力的戶得到补偿。集体劳动不仅解决了組員生产上的困难，并且提高了生产率。互助組成立两年以来，庄稼一直长得很好，比单干时增产了一二成。組

員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變化，集體主義思想有了增長。

王進忠互助組給魚子山廣大農民樹立了榜樣，他們在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互助組辦了兩年，可是許多問題還解決不了，土地、牲畜、農具全由個人支配，總有些你碍着我，我碍着你。就拿雨後薺苗這類急活來說吧，經常為時間先後鬧糾紛。正在這時，一九五三年中央發布了建立農業合作社的指示。互助組長王進忠一想，這回要辦合作社可就好了，土地、果木入股，按“勞五五、地四五”、“勞二五、樹七五”分紅，這樣就可以統一經營。牲畜、農具投資作價，也便於調撥使用。社里有公積金，買大物件也不用愁了。他把辦合作社的事和組員們一說，大伙都挺樂意。軍屬王世林，果木多，就是沒有勞動力，這回也堅決要求入社。這樣，九戶的互助組變成了十戶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都住在村南頭，因此，又叫做南社。

村北頭同時也產生了個北社。因為辦這個社的全是青年人，所以又叫“青年社”。

這時候，社外有些人說開風涼話了：“雞多不下蛋，人多瞎搗亂！”“一幫毛孩子也要辦社，這不是胡鬧？”富裕中農王德欽，譏笑帶頭入社的李永富說：“這小子剛有碗涼粥喝，就撐得難受了。受窮不等天亮，又該挨餓了。”李永富堅決回答他說：“人多力量大，入社就是好！”

轉年春天，單干戶中農王振有等還暗地和社里比賽，他們說：“看看誰把庄稼侍弄得好，到底是誰打糧多。”社員們

也都憋着一股劲：“秋后見！”

两个社的社員都是天不亮就下地，天全黑了，还不願收工。晚上还經常开会討論增产措施。这年夏天，一連下了几天雨，棉花地里长了草。这时就有人乘机編順口溜譏諷道：“要割草，社里找；社里不够，互助組里湊。”这下可把社里的年輕人气坏了。他們把牙一咬，干！于是，十六七个壯劳动力一起出动，一上午就耨了十六亩地，还剩八亩。大家还不願歇晌，又接着耨，一鼓作气，把八亩地都耨完了。

这年秋后打下粮食，两个社亩产都比单干戶多二三十斤。单干戶比輸了。王振有說：“唉，原想赶上你們的，到底沒赶上，明年我入社！”

增产的事实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社外群众对合作社开始有了正确的認識。一九五四年冬天，两个社都扩大了。南社由十戶发展到三十七戶，北社由十三戶发展到四十三戶。原来的单干戶中农王振有找王进忠表示决心，下中农尉文元找了党支部書記三次，坚决要求入社。

扩社以后，社的力量更大了。两个社都盖了新房，每个社买了两匹驢子，南社还买了胶輪大車。人們都說：“合作化是大伙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加入合作社，才能有好生活。”

一九五五年年底，魚子山人民和全国农民一样，积极准备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級合作社。

魚子山南北两个初級社的兴旺，把社外群众吸引住了。他們紛紛和社干部打招呼：“明年扩社得算我一份！”“我也

算上一个！”許多老社員也对初級社不滿足了，他們早就有这种反映：初級社按土地分紅，不大合理，土地多、土地好的戶分得多，劳动力多的戶吃亏。这回要建高級社，土地入社，多劳多得，合情合理，許多人都拍手贊成。于是，魚子山的高級社便誕生了。

高級社在生产上显示了更大的优越性。一切工作，社里都有統一安排，合理分工。第一年，社里就做了許多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就拿打埧墙來說吧，埧墙东一处、西一处，过去打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这回社里作了統一計劃，四个队分片包干，使劳动力得到合理使用，工作进度很快。这一年，一共打了一万多道埧墙。再如蔓根草是地里长得最多的一种草，过去一直沒有除淨过，遍地都是，严重地妨碍庄稼生长。这次社里也发动广大社員来了一次大清除。

高級社的成立，促进了生产发展。魚子山村一九五四年的粮食总产量是二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三斤，平均亩产量一百零五斤多。但到一九五五年，总产量就达三十九万二千四百四十斤，平均亩产一百五十四斤多。一九五六年，总产量更达到五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八斤，平均亩产二百二十三斤多。粮食产量之多和增长速度之快，都是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党的领导下，魚子山社进行了整頓。这次整社，巩固了集体經濟，同时也提高了社員的社会主义觉悟。社員們办社信心更加坚定了，生产劲头也更加高涨。这一年，社里进行了大規模的植树造林，扩大林业資

源。农业上推广了合理种植。还施用了尿素一万多斤。这一年，庄稼长得特别好，大棒子有一尺多长，谷穗沉甸甸的，白薯长得鼓裂了地壟。水果挂得也格外好，密密麻麻隆弯了枝梢。

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年阴历七月十六日，盖天来了一场冰雹。雹子有鸡蛋大小，山外平地的庄稼砸坏了七八百亩，树上的果子也都砸光了。社员和社干部见到这般情景，止不住心疼，有的人急得直哭。社长王进忠说：“这会儿不是单干了，有社，怕啥？老天爷抢走了咱们的东西，咱们要跟它夺回来！”社里马上安排了抢灾、救灾工作。首先，组织人力把打乱的白薯秧理好，把露出的白薯埋上，基本上把白薯保住了。然后又大搞副业，上山打柴禾、刨药材。共打柴两三万斤，刨药一千多斤，得了一笔收入。国家又及时调来了大米、白面和六千元贷款。群众感激得流下泪来，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共产党，忘不了社。要在过去，又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去逃荒要饭了！”

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党的领导下，鱼子山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生产热情普遍高涨。社会主义道路前途似锦，转过年秋天，鱼子山人民又欢呼人民公社的成立，大步迈上了新的里程。

四、人民公社旭日东升

山村景象日新月异

鱼子山人民，经过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劳

动热情空前高涨。他们迅速投入了生产大跃进。

生产迅速发展,引起了一些新的矛盾,急待解决。例如鱼子山的田地和山东庄、峨嵋山等村的土地,相互交叉,分布零碎,有时要跑一二十里路去耕地,这样,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也不能使用拖拉机。鱼子山、山东庄、峨嵋山等村的社员早就在想:假如几个村的土地合成一片,那该多好啊!又如;鱼子山是花果山,果木遍地,可是山村无公路,只好眼看大批果子烂掉运不出去;鱼子山人早想修条公路,可是一来心有余力不足;二来牵涉到几个村,无法由鱼子山自己决定。他们想,假如几个村合在一起,统一领导,那就好办了!又如,鱼子山缺水,灌溉困难,大家也早盼望修个水库,可是,哪个村也没有这力量。

这些矛盾怎么解决?有些社员说:“人多力量大,把社办大些吧!”鱼子山附近北寺、大坎等六个村,就办成了一个公社。毛主席早就看出了社员们的心思,给全国农民指出:“还是人民公社好!”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像及时雨一样来到了鱼子山。社员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十月一日,鱼子山社参加了人民公社,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有了公社,鱼子山人民如鱼得水,干劲倍增。从此,他们开始向着新的胜利继续迈进!

挖渠修路 人民公社創奇迹

向阳花开 生产建設大发展

靠了人民公社的威力，魚子山村迅速在改变着面貌，出現了一片嶄新气象。魚子山人民得到了說不尽的好处。

魚子山一向有两难：一是吃水难，一是走路难。这是远近聞名的。

魚子山人，吃水像吃油，一点都不假。从村南到村北去馱水，来回六七里路。住在大麻子峪的人，馱一趟水来回就有十里。一家要是有十几口人，再养几口猪，一天就得馱三四趟水，一头小毛驴就不用干别的了。沒有驴的，只有挑水、背水吃。早晨鸡不叫就得起来弄水，回来再出工；干一天活，身子已够累的了，晚飯后还得去馱水，回来就小半夜了。真是取水是一滴水一滴汗，用水是一滴水一滴油。一家不論多少人，都用一盆水洗脸，洗完了也舍不得把它倒掉，还留做泔水餵猪。妇女洗衣服就更难，攢了一两个月去洗一回，带上干粮，一洗就是一天。生活用水这样困难，生产上就可想而知了。在山口外栽白薯，要到峨嵋山和山东庄去馱水点种，費工多，栽得少；栽上的也不能全活，有时甚至要死掉三分之一。放牛羊的在山南头放牧，还得到北头的龙潭去飲水，来回不下二十里。至于用水浇地种菜，人們更是連想也不敢想。

为了解决用水的困难，魚子山人民也曾經作过頑强斗争。一九四六年，不少人在小麻子峪打井，挖了四丈深，連

个水影也沒見着。打不出水来，人們不甘心。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时，又在山口外打井，花了四百多个工，挖了十一丈深，还是沒有水。有的人也大胆地設想过，能不能把龙潭水引下山来呢？可是引水下山工程太大，社里力量不足，这种办法一直沒敢尝试。一九五七年秋天，生产大跃进的高潮日益形成。魚子山人民劲头十足，他們决心把龙潭水引下山来。用水最困难的一队、二队，首先提出了建議。党支部开会研究，坚决支持这一要求。不久，召开了社員大会，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向自然开战，引水下山。县领导大力支持，調来了农田水利局测量队，帮助勘测。这年冬天，魚子山水渠正式动工了。不久，人民公社成立了，这就使水渠的修建有了更可靠的保障。

可是，多少年来用水都是驴馱，几次打井又沒弄出个結果，現在要把龙潭水引下来，老年人就更不相信。有的人說：“哼，我看胡子綠了也引不下来。”双目失明的王景海大爷听說要修渠，便叨咕說：“这才胡鬧呢！多少輩子也沒干过这事，水要是能下来，我喝了它。”

几瓢冷水泼不灭人們心中战胜自然的烈火，这些声音早就被修渠的鎬鍬声盖过去了。各队分段包干，趁冬闲大干起来。一队由貧农王品先帶領。王品先六十多岁了，却和年輕人一样，起早貪黑，掄鎬搬石，不知疲劳。他以前曾想过用竹管引水，为了水，他不知动了多少脑筋，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气。解放前，有一次黑夜馱水，他赶驴从自己地里走过。不留意，驴蹬下了几块坍塌的石头，掉在下面地

主王仁寿的地里，被狗腿子碰上了，上去就把水倒翻在地上。王品先知道和这些走狗是說不通道理的，只好繞道走了。想想过去为了吃水受苦，看看現在就要把水引到家門口来，他怎么能不卖劲干呢！

修渠大軍經過四個月的奋战，一条六里长的明渠修成了。龙潭水下了山，这可是魚子山的一件大喜事。人們紛紛跑出来，順着水渠站了一长溜，个个乐得合不攏嘴。不少老年人激动地說：“毛主席领导得好，让水咋流就咋流！”貧农王景海听說水下来了，連忙叫人扶着他，来到水渠边上，用手一摸，可不真是水下来了！他捧起一捧水，高兴地說：“新社会，真是咋鬧咋行啊！”

但是，流水还不到两个月，五月二十八日一場山洪就把明渠給冲垮了。

山洪可以把渠沟冲垮，但冲不垮魚子山人民引水下山的决心。特別是有人民公社作后盾，魚子山人民更是信心百倍。一九六一年秋后，水渠的重修又开始了。这次，根据一九五八年的經驗，决定把明沟改成暗渠。国家更是大力支持，調来了大量鋼管、水泥管和水泥。实物加現款，政府共支援魚子山两万多元。挖暗渠困难更多。但是困难再多，也沒有英雄人民的办法多。六里长的战綫上，到处炸药轰响，号子声整天不断。一九六二年四月，暗渠終于胜利地修成了。修这条渠，用工将近一万个，由于工程安排在农闲时间，生产一点也沒耽誤。暗渠修通，解除了魚子山人民世代代用水的忧愁。

魚子山过去除了用水难，还有走路难。山里走不得大車，运东西全靠驴馱。有些陡坡，小毛驴也爬不上去，就得人推着走。魚子山每年要产几十万斤水果，这些水果，从前全靠小毛驴一馱一馱地往外运。庄稼人起早摸黑，一天也只能跑上两趟平谷。水果也跟人为难，像杏和桃，說熟一齐熟，三四天内都得下树。摘下来运不出去就得烂掉。光杏子哪年都要烂掉一大半，杏子烂得像粪堆似的，只好拣杏核卖了。合作社成立以后，置了胶皮大車，还是运不出去，一九五八年，村里有了四辆大車，整天馬不停蹄地跑，忙死忙活，最后光梨就烂了两万斤。眼看着好好的水果成堆地烂掉，誰見了都心疼。人們苦心經營一年，都盼望增产，可是越丰产，越发愁，收得越多，烂得越多。日子久了，見得多了，人們有时不得不狠心地說：“还不如少挂点貨好，省得看着心疼。”

为了少烂些水果，社員們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往外运，可是魚子山的路实在太难走了，坑坑洼洼，找不到一段平道。一到向外运水果的时节，塔沟一段路活像酱缸，簡直走不了。驴翻馱子馬翻車的事年年都有。

早些年，魚子山也修过一条路，那年头到处都是財主的地，不让人踩，不准車軋。解放后，随着合作化的发展，公路也修了一点，原来的那条路改直不再繞河滩了，但能跑汽車的路还是修不起，再說从山东庄往外都是別社的地，外社不修，汽車也不能从平谷飞过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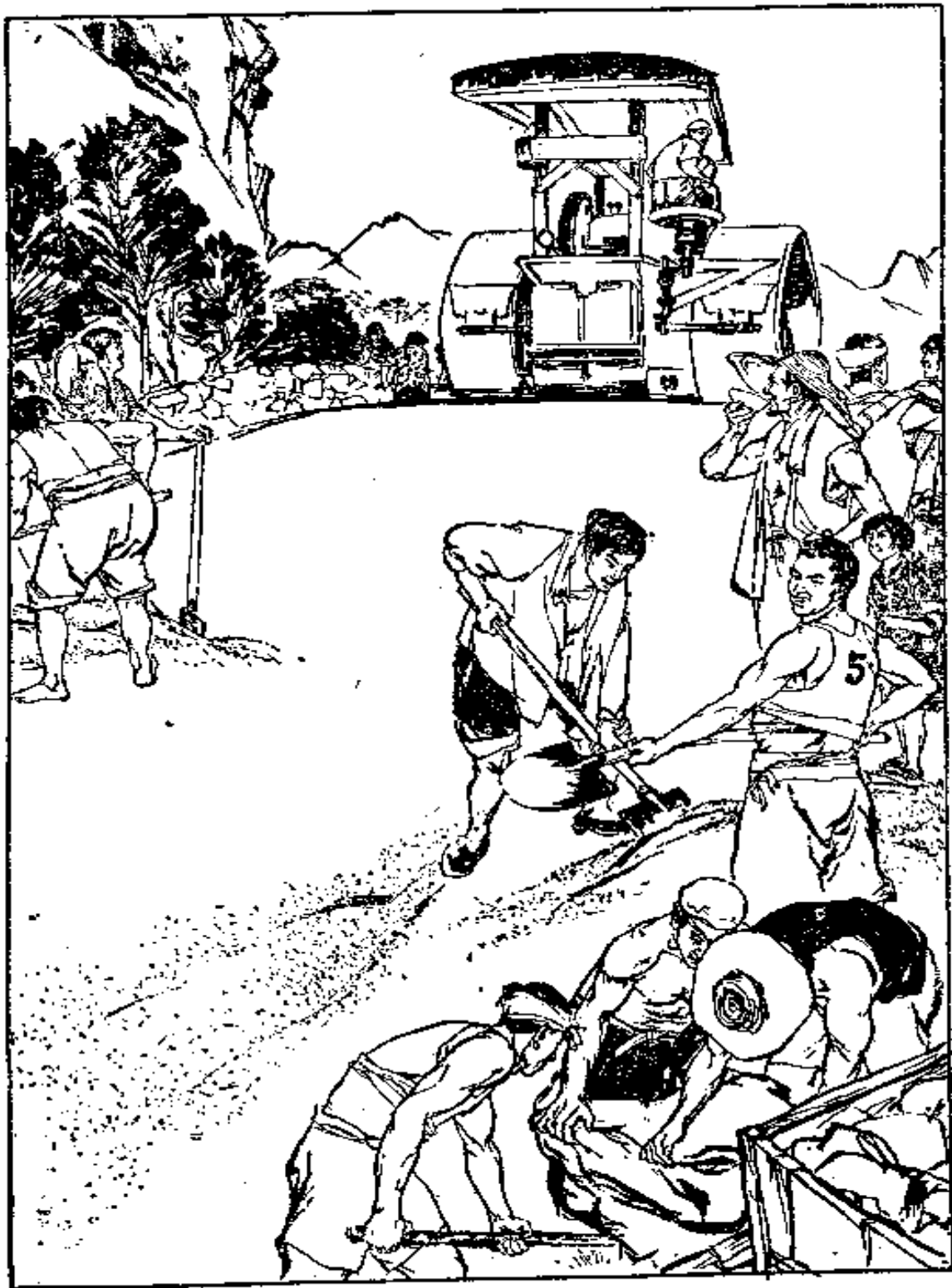
公社成立后，随着京谷公路的建成和魚子山水果的逐

年增产，修路这个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九六二年，魚子山水果眼看又是大丰收，这么多的水果再也不能眼看它烂掉。社員們要求修公路的願望更加迫切了。大队反映到公社，公社上报到县。县里非常支持，决定加宽路面，从魚子山到平谷，路在哪个社范围内，就归哪个社負責修。县公路局也帮助安装了涵管，調来了軌路机。魚子山大队来了个全村总动員，按公路局要求，鋪砂垒石。不到三个月，一条平坦的公路就修成了。綠色的解放牌大卡車第一次开进魚子山那天，轰动了全村老少。人們成群結队，像赶庙会似的来到公路旁。社員們都說：“公路通了，以后放开量增产也不愁运不出去了。”这一年，总共产了一百零一万多斤水果，全都运了出去。社員的总收入比一九六一年猛增一倍半。現在，魚子山和北京汽車运输公司、果品公司直接挂上了鉤；产多少，运多少；运多少，收多少。如果把水渠叫做幸福泉，那末，这条路就是使人民生活逐渐提高的幸福路了。

逐年增产 人民公社好处多
奋发图强 魚子山上紅旗飘

社員的干劲化为物质力量，使魚子山的生产迅速发展。一九五八年生产大跃进，粮食总产量达到六十一万六千斤，平均亩产二百七十八斤。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虽遭受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灾害，产量低于一九五八年，但仍高于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开始恢复，粮食产量达到五十五万八



千斤，平均亩产二百五十九斤多，而到一九六三年，粮食产量又迅速发展六十四万多斤，平均亩产二百九十九斤，水果产量，在一九五八年是五十万零六千六百多斤，一九六三年就达到一百二十万斤。

一九六三年比一九六一年总收入增加将近两倍，水果产量增加一倍，粮食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收入增多了，社员支援国家建设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一九六三年超额完成了交售棉花的任务，向国家交售的猪数更是年年超额。

集体发展了，社员的生活水平也跟着迅速提高。全村三年内共盖了二百多间房。一九五八年，全村只有十几辆自行车，现在猛增到二百一十六辆。过去山里哪里看见过收音机，现在不同了，全村已有三极管、半导体收音机八十八台。

贫农于进海，解放前，六口人住一间草棚，只有一条破被。一斗棒子，全家要吃好几十天。现在全家十口人有十床被，盖了八间大瓦房，买了收音机、座钟、两辆自行车。一九六三年分到粮食二千九百斤，现款八百元。和过去比，真是天上地下。

贫农王富友过去被地主逼得去住“老虎洞”。当时的全部家产就是一口小水缸，一个瓦盆，一个背筐。靠吃野菜、野果，在“老虎洞”住了五六年。现在不同了，合作化以后盖了五间瓦房，吃穿不愁；公社化以后生活上升得更加显著，两三年中添置了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一九六三年还花了六十元买了一个崭新的红漆大衣柜。

魚子山人民的政治、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全大队已有五十二名党员（其中有十二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党组织团结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占魚子山百分之六十八的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进行了斗争。积极领导群众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有六十二个青年参加了共青团，成为党的得力助手。自公社化以后，妇女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各种社会斗争。像中农楊桂青，原是小脚妇女，四十多岁了，还带头参加劳动，送粪、刨地、锄地、栽树，什么都干，一九六三年，她就劳动了一千多工分；家里的针线活，利用农闲季节做，做到了生产生活两不误。

封建迷信也在逐渐破除。看风水的旧习消失了。巫婆尹淑香，本来也是穷人，在魚子山装神弄鬼给人治病。一九五八年冬，县里对巫婆进行了教育，恰好她也生了病，自己当然治不了，医院大夫给她看好了。她很受感动，决心洗手再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就去学了接生。从此，她逢人就宣传：“我早先那些请神治病的事，全是一套骗人的鬼把戏！生病还得请大夫。”

魚子山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发展起来了。解放前，这穷山村里根本看不到电影，现在每年至少要放二十多场电影。《槐树庄》、《李双双》、《夺印》、《地雷战》等，都是魚子山人最爱看的影片。公社化后，魚子山自己还成立了业余剧团，团支部也办了小型图书馆。上学受教育的人，也大大增加了。解放前，魚子山只有四十七个小学生，三个中

学生，而現在，上小學的就有三百八十八人，上初中的有六十四人，上高中的有二十四人。

旧社会，无儿无女的人，晚年不是冻死，就是餓死，沒有人管。現在，鰥寡孤独都得到照顧。王井武夫妇两人，都已七十多岁，无儿无女，队里把他們生活全包了下来。那些享受“五保”的老人們深深感激，他們說：“要是沒有党、毛主席，沒有公社，我們早就餓死，冻死，哪会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

人民公社成立到現在才六年，但它已經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魚子山社員群众从几年来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看到了公社給自己带来的許多好处，但他們并不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他們还要扎沟垫地，植树造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加强果树技术管理，扩大幼林面积，使水果稳产高产；扩大平原水浇地，整好梯田，爭取粮食自給有余。在党的领导下，魚子山人民将以更坚定的步伐，高举三面紅旗，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奋勇前进。

（北京大学中文系《魚子山村史》編写小組整理。张培力 图）

“穷 人 会”

——房山县官道人民公社张谢村村史片断

伪村长横行霸道

“八大家”狼狽为奸

三十年前的张谢村，是个有名的穷村子。人们一提起张谢，总要带上一个“穷”字。那时候，全村九十多户人家，住的多半是低矮阴暗潮湿的小土房。平常年景，勉强还能混个半饱；要是碰上灾年，那就只好外出讨饭，流落他乡。很多人娶不上媳妇，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过一辈子。说张谢穷，可为什么穷的呢？那就因为这里住着钱保忠、赵海、王维田、袁良、钱奎、李六、赵田、张殿和等八家地主。这“八大家”占了全村土地的一大半。他们把地租给农民“伙种”，坐着吃租。农民租一亩地，得先交一老斗（合二十斤）粮当押租。量地时他们还把八分当作一亩，说什么租不租由你。没地的农民，为了生活，明知吃亏，也只好忍受剥削。那阵子，赶上好年头，一亩地也只不过收一百三四十斤粮食，可地租得交六老斗。农民一年忙到头，拼死拼活地下，也不过混个秋饱，赚把柴禾。秋天，“八大家”还要来看地，瞅见地种好了，就

要漲租，要不就把地抽走。另外，他們還私自組織了一個“地亩會”，名義上是管理村上的官地、學田，實質上是霸占着村里的十四亩官地和四十多亩學田，以便收租自肥。張謝村的農民就是在這樣的剝削下，年年受苦受窮。

“八大家”不僅在經濟上剝削張謝村的窮苦農民，而且還把持着村里的政治大權，村長的職位一直被他們占據着。那時候，差糧兵款繁多，“八大家”占地多，却出款少。他們互相之間串通一氣，任意向窮人攤派糧款。各種各樣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窮人們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敢怒而不敢言。那時候，天下是他們少數有錢人的啊！

一九三四年，張謝村選舉村長的時候，地主趙海一方面借自己在“八大家”中年歲最大，資格最老；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族關係，籠絡欺騙姓趙的窮人，便把村長的職位奪到手中。

趙海一當上村長，便立刻暴露了他的地主階級的本性。從他上任以來，就是“三天一斂錢，兩天一派款”。二指寬的條子送到誰家，誰家就得出錢，誰要敢說一個“不”字，就扣上個“抗款不交”的帽子，拉到局子裏去。他還假借村公所的名義，勾通區裏和“保衛團”，隨意打人抓人，胡作非為。有一回，村公所要在錢保源的地邊栽一行樹，這樹要是長起來，遮着地，庄稼可就沒法長了。錢保源剛要攔擋，趙海便叫人把他捆起來。栽上個“霸占官產”的罪名，立刻送到警察局，關押起來。

還有一回，村里有個開小鋪的張進才，老兩口沒有兒

子，想給閨女招个女婿，好养老送終。那陣儿，恰好有个名叫张貫的錦州人，流落到这里，人們管他叫“小侬子”。經人介紹，老两口看这小伙子老实厚道，滿心欢喜，閨女也挺滿意。說好了既是招門納婿，又算是过继儿子。可是就連穷人家的这样一件喜事，赵海也看不順眼，非让张家把閨女改聘給別人不可。张进才一家不肯答应，赵海便惱羞成怒，派人把“小侬子”捆了送到务滋伪区公所，扣上了“土匪”的罪名。

那时候村子里有个“桌子会”^①，管着张謝村大庙中的几张供桌。村里誰家有个紅白喜事，要使桌子，可以向“桌子会”借。“桌子会”有个香头是个罗鍋老头，名叫辛振深。他为人忠厚老实，管桌子也挺細心負責。可是，自从赵海当了村长之后，在大庙里設了个村公所，还搬来了区公所；他們不把穷人的东西放在眼里，唏哩嘩啦地把那些桌子弄得乱七八糟。辛振深老头儿看着心疼，便說了句：“你們可別把桌子弄坏了。”这一下可触犯了赵海，他一声令下，便把辛振深吊了起来。可怜这辛振深老汉，被吊在大庙里的柏树上，連褂子都給吊破了。“桌子会”的另一个香头錢保志，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問了句：“我們犯了什么罪过，你們这样吊人？”赵海正在南屋坐着，听到这话，哪里受得。他吹胡子瞪眼，一个“揍”字出口，錢保志也被吊了起来，打得他順嘴流血。

① “桌子会”，是农民宗教性的組織，在村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每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都要祭神一次，“桌子会”的人們除了主持祭神以外，平时就負責看管庙宇和庙內的一切用品。

赵海等“八大家”骑在穷人头上，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他们却悠閒自在，一到正月，便請戏班子搭台唱戏。戏台前正中，摆几张八仙桌子，几家地主和所謂的村公所“官人”坐在那里，有果子有茶，既看了戏也抖了威风。而穷人們得离戏台老远老远，看又看不清，听又听不見，完了一算帐，还要摊在穷人們的名下。因此，穷人們反对唱戏，商量着要鬧“高跷会”。因为鬧“高跷”是大伙跳，大伙看，既省錢，又熱鬧。“八大家”听說穷人要起“高跷会”，一来害怕穷人从此結成团体，对他們不利，二来是“穷小子們”开心，他們岂能容得？于是从区公所請来了保卫团，把“高跷会”的十三个会头，叫到一起，罵道：“你們搽着一臉怪粉，男不男，女不女的，半夜三更吵得人睡不着觉。誰要再鬧，就把誰押起来！”

赵海不仅把持村政，在村里飞揚跋扈，敲詐勒索，而且还借着“办公事”的名义，三天两头上良乡县城，大吃大喝。什么“油炸鸡心”、“溜苹果”、“鱿鱼海参”、“溜肝尖”……，一頓飯就吃上好几块大洋，回来全給派在穷人头上。穷人們看到这种情况，恨得編了几句“順口溜”来出气：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当村长的把污貪。
敲詐勒索还不算，
有点公事县里窜。
先进飯鋪叫堂倌，

大吃大喝乱花钱。
油炸鸡心、溜肝尖，
鱿鱼、海参、烩三鲜。
吃完就把帐来算，
共计大洋三块三。
回村要把帐来报，
穷苦农民开了言：
一顿饭大洋三块三，
这饭钱大家不能摊。
村长一听心好烦，
叫来区里保卫团。
进村就把人来捆，
皮带抽来绳子拴。
罪名是“抗款不交”四个字，
你看穷人冤不冤！”

这几句“顺口溜”说出了穷人的心里话，一时传得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夜算帐赵志主公道
要改选穷人起串连**

赵海当村长也罢，“八大家”之中其他地主当村长也罢，他们都是剥削阶级的代表，是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的。反动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罪恶统治，一方面要给这些地主们

撑腰，支持他們当村长；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反抗，于是就玩弄“民主选举”的花招，来欺騙人民。这样，张謝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所謂“民主选举”。可是选来选去，当村长的总出不了“八大家”的圈圈。穷人們当时还不懂得自己身上压着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只是親身的經驗使他們感觉到有許多事情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他們以为自己受苦受穷，是因为当“村长”的不好，幻想着选一个好村长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人們聚在一块商量着：“往后再选村长，得选咱們自己的人！”穷人們商量的結果，决定改选的时候，去掉赵海，选出自己人赵志当村长。

赵志是村里的文书兼管帳先生。这人气魄大，为人耿直，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他父亲在世时，村西清禅寺里住着三个和尚，說是唸佛行善，其实他們和地主恶霸是一杆子。那时庙前有棵合抱的大槐树，是全村人的财产，可那三个和尚想霸占这份公产。那赵志的父亲得知后，順手抄起一把劍刀，就往寺里跑去，到那里就看見和尚支使着几个人正要砍树，就一个箭步搶上去，大喝一声：“这是全村的公产，我看誰敢动！”他手举劍刀威风凜凜地站在大树前，吓得和尚乖乖地縮回了老窝。可是沒过多久，三个和尚又在一下晚偷偷地砍倒了大树。他知道以后，心里怒火直窜，便帶領全村穷人来到寺里，逼着大和尚交出四十亩地作賠償。三个和尚見事情鬧大了，只好交出了四十亩地。这四十亩地原是三个和尚从农民手里剝削去的，这回夺了回来，經他手，把它作为全村的学田，在村上办起了一所学校。

这次“大鬧清禪寺”的事傳出之後，趙志的父亲在这一方人口里資望就大啦。他死後以後，“八大家”有心霸占这四十亩学田，才把他的儿子趙志推做村里的文书，企图籠絡趙志。誰知这趙志，是个說直理的人，尽管一家七口种着三十亩薄田，却从来不往“高埂填土”。心眼儿处处向着穷哥儿們，所以和他父亲一样，也一直深受大伙的信任和推崇。

趙志在村公所管帳时，看見县里派来的款，“八大家”不按亩数分摊，却把应出的款分派到全村的穷人名下，非常气愤。他觉得这事不公，就把帳拿回家，按地亩多少，写好派款条子，让儿子冒雨連夜送出，非得让“八大家”也按地亩数出款不可。这事穷人們高兴，而“八大家”却对趙志怀恨在心。趙志看見趙海这伙人，进县城一吃飯就是好几块大洋，便說：“这样大吃大喝，穷哥儿們可受不了，今后凡因公在外吃飯，不能超过八毛錢，超出的不給記帳。”趙志自己有时也因事进县，但他只在小飯摊上买两块烙餅，吃一碗杂烩面，一頓飯不过四毛来錢。那个时候，哪个村不是有錢人当权，一到县城里，少不了都要进“魁元飯館”大吃一頓。那些财主見趙志只吃杂烩面，反倒觉得稀奇好笑，因此送了他个外号“趙杂烩”。这个外号原本含有譏笑的意思，可是張謝村的穷人却从这里看出趙志果然和穷人一条心。这回选期快到了，穷人当中趙秀、錢保祥、錢保明、郁明等人便积极串連，商量着这次一定要选趙志当村长。

这事让“八大家”知道了，他們說什么也不願让穷人們

把“村长”的大权夺了去。于是赶紧糾集在一块，商量对策。地主錢保忠見赵海在村里民憤較大，心想，这次赵海下去，村长就是他錢保忠的了。便借宗族关系，用金錢收买了二十七戶姓錢的和几戶外姓人家，准备在投票时，压倒赵志；但他們哪里知道穷人这边早已联络好了六七十家，只等改选时間一到，便选出自己的人。

众怒难犯，投票清禅寺 理直气壮，告状上天津

一九三五年春天，一年一度改选村长的日子来到了。选举在村西边的大庙里进行。这座大庙就是当年赵志的父亲“大鬧清禅寺”那座老庙宇。坐西朝东，大殿前那“清禅寺”三个大字依然历历在目。这时全村人都集合在大庙里，各人捏着一张用白紙裁成的选票，穷人們三个一堆，五个一伙，一边商量，一边找可靠的人写票。“八大家”本想爭个多数，一看这种情形，便要起手腕来。选票本該是一人一张，可地主錢保忠从中捣鬼，一人竟投十多票，結果他們的选票占了多数。光天化日之下，“八大家”这种花招哪能瞞过穷人的眼睛。末了，全村穷人坚决不认可，不得不重新投票。这次当然是穷人占多数，选举結果，赵志当选村长。

赵志当选，“八大家”岂肯罢休！他們赶忙串通县里，因此县里下委任状时竟然委任了“八大家”的首戶地主——錢保忠。而且还批了个：“赵志办事无能，人望不孚，县府有择委之权，择委錢保忠为村长。”穷人知道后，可不管什么“择

委权”不“择委权”，坚决不认可，便写了呈子向县里告状。县里没料到穷人这样坚决，便要花招说：“那么重投一次吧！”

第二次投票是在四月间。事前，“八大家”费尽心机，把区里的巡官、外号叫“小钢炮”的张炳利和保卫团的教练、外号叫“老狗熊”的刘明远叫来弹压会场。选举一开始，他们就大声喊着：“今天投票不许投赵志！”大伙儿便问：“干吗不许投赵志？”他们说：“赵志地少人穷，不够格。”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可激怒了众穷人。有一个穷人叫钱彬的，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今天就要瞧瞧怎么个不行，我投赵志头一票！”接着钱保祥、钱保明、赵秀等人也都喊道：“我投第二票！”“我投第三票！”……。在场的穷哥们儿也都一起喊叫：“对！就投赵志，看怎么不行！”说话之间，大家就都把写着“赵志”的选票投进票箱。“八大家”和给他们保镖的“老狗熊”、“小钢炮”，一瞅这般阵势，知道众怒难犯，只好呆呆地在旁瞅着。投票结果，赵志得了八十多票，钱保忠只有二十几票。穷人又得到了胜利。

虽然赵志又一次得到了多数票，但是几天过后，下来的委任状上，写的还是钱保忠的名字。八十多票的不给下委任状，二十几票的竟下了委任状，这算什么道理！这时，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希望，想寻找个地方说理去。可是到哪儿去呢？区里县里都使了“八大家”的钱，告也没用。大伙儿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主意：给天津写信上告！那时候，张谢村属良乡县管，良乡县属河北省管，省政府在天津。大家联名写信告到了省民政厅。那些

上层的反动统治者见这张状纸来头不小，害怕这点星星之火，会引起燎原之势，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治安”，就批下来“重选”两个字。重选就重选，什么时候穷人都是多数。纵然重选一百次，“八大家”还是少数。这一点，“八大家”心里也明白，于是他们又赶忙商量对策，企图继续把持村政权。

张谢村郁明反“合投”

县政府穷人闹大堂

“八大家”眼看自己的主子现在都害怕百姓的人多势众，又听说其他地方也有穷人闹事的事件发生，这才真正感觉到，目下的“国势”确实“不如从前了”。可下一步到底该怎么玩法呢？最后，还是那个像狐狸一般狡猾的钱保忠想出了一条“妙计”——拉下禅坊村的人来合投！这样，一来表面上仍旧打着“民主选举”的幌子；二来又可以拐到多数选票。他们想，这样一来，纵使你穷小子们有口也难言了。

为什么“八大家”竟敢拉下禅坊的人来合投呢？其间是有他的一点根由的。

原来下禅坊是张谢村北边的一个小村子，和张谢村同属一个行政村。虽说是同属一个行政村，然而在实际上，一切事务从来都是各归各，因此村长、副村长从来也都是自己单独选举的，只是下禅坊还没选过村长罢了。于是“八大家”就想利用这点关系来欺骗大家。

下禅坊的副村长王达九也是个地主，和张谢村“八大家”之一的王维田还是儿女亲家。投票那天，王达九事先作

好安排，要下禪坊的人一律投錢保忠的票。這王達九原是下禪坊的地頭蛇，他說了的話，人們不敢不聽。再說有些人也不明白事情的緣由，這樣一欺一壓，他們都跟着來到了張謝村。“八大家”不但把下禪坊的人叫來合投，同時還在大廟門口設了崗哨，不准本村窮人進去投票。全村窮人此時正聚集在廟門口，爭爭吵吵，鬧個不停。忽然一個叫郁明、人稱“郁長腿”的窮兄弟來了。這人因為身材高大，兩腿特長，大伙便送了他這個外號。郁明對有錢有勢的人向來不放在眼里，敢說敢干，專好打抱不平。他對選舉趙志特別關心，一見站崗的不讓窮人進去，便說：“選舉不讓大伙進去，讓誰選？往里沖！”他一帶頭，大伙一擁就都進去了。後來的人又被擋在門外。不一會兒，趙志來了一看，便問：“誰說不讓進去，跟我走。”趙志也是村公所的人，站崗的不敢攔他，這樣又帶進去一幫。大廟里，“八大家”的人在廂房里坐着抽煙、喝茶；窮人們只在院子的三棵大柏樹下面蹲着等候，他們三五成群議論紛紛。大伙心里想，走遍天下數窮人多，你“八大家”說什麼今天也還是少數。正在這時，忽然看見王達九帶着一伙子人進來了。一打听，大家才知道是要合投。這一下子窮人們又氣又急。郁明站起來質問道：“咱們張謝村的村長從來都是自己選，今天干嗎要下禪坊的人參加？這是什麼道理！”大伙兒也跟着嚷嚷起來，堅決反對合投。這一天“八大家”也早有準備，從區里請來了保衛團，彈壓會場。一看這種情況，“老狗熊”便將大肚子一挺，指着郁明說：“攪亂會場，押起來！”話音沒落，里边跳出四



五个保卫团的人，七手八脚便把郁明捆绑起来，吊在大殿房檐前的横梁上，拳打鞭抽。赵志马上站起来阻止：“大家选村长，选的是我，你们要捆捆我！”保卫团这天没来几个人，怕捆了赵志触动了六七十个穷人，便佯装不睬，只是一个劲地抽打郁明。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郁明不但不告饶，反而大声叫道：“你们打吧！反正今天选举是张谢的能投票，不是张谢的谁也不能投！”不一会儿，郁明被打掉了四颗牙齿，鲜血顺着嘴角直往下淌，可他始终没有屈服。大伙一见他们无理伤人，心中更是怒气难忍，纷纷撕掉选票，朝着王达九大骂。这时，穷人这边的钱保清、刘荣大喊：“不是张谢的人，不许投票！”下禅坊的多数人，看到这种情形，知道自己上了当，便三三两两地回去了。王达九一见事情不妙，又怕大伙揍他，也只好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大伙这时一声吼道：“这还投什么票，咱们不选了！走，上良乡，闾大堂喊冤去！”说着，众穷人出了大庙，六七十人呼啦啦向良乡县城涌去。

良乡在张谢北边，两地相距十五里，大伙这时也顾不得道路远近，就连六七十岁的老汉也都跟着去了。

穷人一走，“八大家”一边把郁明送到警察局里，灌煤油和辣椒水；一边自己投票选自己。他们选出了钱保忠，可是这个“村长”穷人压根儿就不承认。

穷人到了良乡，闾进县政府的大院，在大堂前面站了一大片。县政府的人看见众穷人来势猛烈，便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说：“有理不在人多，打官司这么多人也没法打，你们

先回去吧，赶明儿派个代表来再说不迟。”庄稼人向来就是老实，见人家说得“挺好”，也就相信了。太阳压山时，他们离开良乡，回到村里，已经黑天了。

联名作保群起救赵志 不屈不挠穷人斗志高

县里用甜言蜜语把大伙哄了回去，其实私下里早给赵志记下一个“发起暴动”的罪名。第二天，赵志代表全村穷人去县里打官司，一进县政府，就被押了起来。他们以为扣了赵志，张谢村的穷人就会害怕，不敢再闹了。可哪里知道，赵志被扣的消息，一传到村里，穷人们立即奔走相告，设法营救。大伙说：“赵志是咱们大家推选出的代表，理当大家联名去保。”于是，七八十人都在保状上签了名，盖上指印，并推出二三十个精悍的人，拿着保状前去良乡。县政府看见又是这般阵势，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对他们不利，只好将赵志交保放回。

人是放回来了，可官司不能不打，村长的委任状说什么也不能是钱保忠的。虽说那年月打官司少不了花钱，写状子要“格式纸钱”、“代笔钱”，递张呈子传句话，也得要“手续费”、“鞋袜费”等等，但是穷哥们儿人穷志不穷，这口气得争，官司非要打赢不可。

在旧社会，哪个“衙门口”不是朝着有钱人开的！打官司，“八大家”一点儿也不怕。他们说：“豁出个地横头，就能打穷小子们个要饭吃。”他们在区里、县里大把大把地花钱，

果然官司就拖了下来。

“八大家”是不怕拖的。他们坐着吃地租，家里有的是长工、短工、车把式，成天净打官司也可以。穷人可就赔不起那份工夫，没人干活，地就得撂荒，穷人种的又是地主的地，到头来还得交租子。县政府知道穷人耗不起，就故意把案子拖着，也不说谁输谁赢，反正村长已经由钱保忠当上了。他们想，拖不过两个月，穷人也就没劲了，可是他们计算错了。张谢村的穷人，这一回是下了“不得胜利，死不甘休”的决心的。大伙儿晚上常到北街赵志家开会商量，想办法要打赢这场官司。有不少穷人把多年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一点钱拿了出来，有些妇女连世代相传的结婚时用的镯子、首饰也拿了出来。大伙还以为只要有了钱，便可以打赢官司，可是，那时穷人能有多少钱呢？再说，即便有了钱，反动统治者的衙门怎么能替穷人伸冤呢？果然，县里一泡再泡，穷人仅有的几个钱花销得快完了，案子还是没有结果。

穷人当中有个赵从本，他有个表姐夫名叫孙国正，过去曾在吴佩孚的军队里当过营长。因为贫富悬殊，这门亲戚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孙国正和官场里的人比较熟悉，大家一合计，兴许他可以帮点忙，于是就派赵志亲自去找他。孙国正哪里肯帮咱穷人呢？他对赵志说：“算了吧！庄稼人还打什么官司？”赵志说：“气不能不争，张谢村的穷人们非斗到底不可！”孙国正看到这种架势，觉得事情弄大了不好收拾，便把情况反映到良乡。良乡县的伪政府看到张谢村

穷人坚持斗争，毫无妥协之意，也感到事情真的闹大了，弄到“逼上梁山”的地步，对他们确实不利。于是就使了个“缓兵计”，派人将委任状送到赵志手里。

委任状到了张谢村以后，穷人们个个兴高采烈，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敌人的圈套。正当穷人高兴的时候，“八大家”却在阴谋陷害赵志了。

坚持斗争，两次同吃“和气面”

长期反抗，一心一意抱团结

赵志当了村长以后，头一件事就是撤了村小学校长地主王维田的职务，小学校由村公所兼管，这样地主们就不能再从四十亩学田中取利了。

另外，在摊派款项方面，坚决按照地亩多少派款。这样一来，村子里的各种花销，比如两个保卫团的月薪、服装等等，也要往“八大家”身上摊派了。这时，“八大家”对赵志更是恨之入骨。于是便聚在钱保忠家里，商量对策。赵海说：“不行啊！他赵志净砍楔儿，想拴着咱们，咱们得想个办法。”一向被称为刀笔的钱保忠说：“咱们告他，告他个帐目不清！”赵海补充说：“要告，那就不能咱们单告。最好让王达九也告，让李六也告，两个副村长一起告他，他还敢言语！”

王达九一听就满口答应，随即给县里递上了呈子。李六是本村的副村长，也是他们一伙的，跟着也告了一状。这两张呈子告的都是赵志“帐目不清”。

其实，赵志的帐目一点儿也不含糊，不仅清澈如水，而

且还按时写成告白清单，贴在墙上向全村群众公布。但“八大家”就是要“鸡蛋里挑骨头”，穷人们质问地主：“赵志哪点帐目不清？”地主找不出确实的根据，便说：“赵志穷，不能当村长。”

穷人在那时候是没有资格当村长的。按照有钱人的说法，穷人因为穷，当了村长就一定要贪污。这个稀奇古怪的理由，别看一点也讲不通，可在旧社会里，却挺管用。再说县里委任赵志，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现在有人告他，便立即把赵志给抹了下来。这件事，前后还不到三个月。为了迷惑大家，他们改头换面，不推选钱保忠了，让“八大家”中的钱奎当了村长。

这回穷人跟“八大家”这场官司，打了将近一年，结果官司打输了不说，大伙儿更加穷困啦！过去有点家产的，都卖了；有点土地的，也都当光了。赵志自己祖传的三十多亩地，临了一亩不剩。

穷哥们儿虽然失败了，更加贫困了，可是他们却越来越团结了。大家聚在赵志家里，看着赵志的家小，都觉得对不起赵志，有人歉然地说：“唉，赵大哥，瞅你，快要抱沙锅拄枣木棍儿讨饭啦！”赵志叹了口气回答说：“这怪不着大家！如今这个世道是人家有钱人的，咱豁出命去多挣几张选票没用。那选举不过是个幌子，咱光把那幌子扯下来不顶啥用。”接着又对他的孩子说：“从今以后，子子孙孙也不要像我们这样打官司了，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打官司还不是一面理！要斗垮他们有钱人，得另想法子，夺过刀把子来！”穷哥

儿們都贊成地說：“赵大哥說得对，現在的世道是官官相护，衙門口也是他們自个儿的，咱們要斗得另找条路子。”赵志說：“对！村长咱們沒有爭到，可咱穷人的志气不能不长！他們富人有党有会，咱們也来組織个‘穷人会’，往后好让子孙万代接着斗下去！”

于是，穷人們集合在赵秀家吃第一次“和气面”，組織起“穷人会”。第二次在赵全家吃“和气面”，定下千古盟約：“地主有錢，我們有人；他們是‘八大家’，咱們是‘穷人会’。穷人們不能去侍候他們，从今以后，誰也不去給‘八大家’帮工。有违犯者，‘家出大事，众人不管；家着大火，自找富人’。”

张謝村的穷人从此团結一心，与“八大家”誓不两立，分得清清楚楚。赵志和赵海原是叔伯兄弟，又是近邻；赵秀和錢奎也是很近的表亲，从此他們之間互不往来，一直到死。穷人当中，錢保清、錢彬、王魁等，就是餓死也不肯給“八大家”干活。有一次，地主錢保忠找錢保清給他打几天短工，錢保清說：“沒工夫！”說完掉头就走了。不久，“八大家”之一的袁良死了，以后錢保忠的爷爷死了，全村穷人沒有一个去帮他們打墓抬棺。“八大家”沒有办法，只得花錢从外村雇人，才算了結了一場丧事。

“穷人会”就这样跟“八大家”一直暗斗着。但是在那时候他們好比一只孤舟，漂泊在茫茫的大海里，周围見不到一点点灯火，只是盲目地跟大浪搏斗着，艰难地在黑暗里摸索着、寻找着出路。

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在一天遇到一座灯塔——中国共产党。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的一天，张谢村来了八路军的地下工作队。工作队一来，便领导穷人组织“抗联会”，给穷人讲革命道理。张谢村的穷人这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真正的为穷人谋利益的党，而且还有军队，在为穷人打天下。人们兴奋得了不得，他们说：“唉，要是早知道有共产党、八路军，那咱们……，嗨！”

紧跟着是一九四八年平地一声雷响，张谢村彻底解放了！当年“穷人会”的领导者之一赵秀，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上了村主任，真正成了穷哥儿们的管家人。

一九五〇年，张谢村同全中国各地一样，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此，这才从根本上拔掉了张谢村的穷根子，斗倒了地主“八大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胡连璞、侯秦生、

沙云、唐弘整理。 毓继明 图）

永做革命人

——記怀柔县黄花城公社黄花城大队党总支
副書記白殿永革命斗争片断

怀柔县黄花鎮，是北京郊区一个偏僻的山村，也是个老革命根据地。在这个美丽富饒的村庄里，現在不仅花果滿山，粮食滿仓，而且由于經過长期斗争生活的鍛炼，已培养出大批坚强的革命干部。白殿永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老游击队员、老八路军、老党员，过去，在激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曾出生入死地和阶级敌人进行过浴血的斗争；現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蓬勃展开的新时代里，他又自觉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事事走在前头。一九六二年，他下放回乡奔赴农业第一綫后，便兢兢业业地投入了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了突出的成績，因此，一九六三年，他光荣地出席了怀柔县的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和北京市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旧恨新仇

白殿永出生在黄花镇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从小少吃沒穿。母亲为了让他混口飯吃，两岁就把他过继給姨母家，直到八岁姨母死了，白殿永才又回到爹媽的身边。为了不給爹媽增加負担，白殿永就攬些牲口喂，挣几个錢帮补家里。

一次，白殿永听奶奶說自己本不姓白，而是姓郑。爷爷郑二是个好扛活的，后来因家乡遭了天灾，被地主赶出門，再也找不到活做。一家人便以討飯为生，从密云老家流落到怀柔。一天，爷爷到九渡河一家地主門前討飯，一只恶狗扑来，爷爷随手挡了一下，一个胖地主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出来，气势汹汹地嚷叫着：“好啊，打狗如欺主。穷骨头、死叫花子，今天不給你点厉害，你也不知老子是誰！”說着放开了另外用鉄鏈子拴着的两只大黄狗。三只狗一齐向爷爷扑来，把爷爷的两条腿咬得鮮血淋漓，当即晕倒在地上。地主見自己的威风得逞了，便哈哈大笑，并唆使狗腿子把爷爷扔到街上。爷爷苏醒之后掙扎着爬回家，不久就怀恨死去了。爷爷死后，奶奶拖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实在沒法过下去，才改嫁給黄花镇的另一个受苦人——扛长活的白珍。打这以后，一家人才改姓白。白殿永听了奶奶的这番話，把仇恨記在心里，他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长志气，处治这帮狗东西，給爷爷报仇。

以后，他又亲眼看到自己家里遭受的另一場橫祸。地

主白鶴年，外号“白眼狼”的，看中了白珍家的八亩好地，便慫恿另一地主刘云廷，借口白家浇田引水要从刘家地里的壟沟流过，要白珍家每年向刘家交一石五斗租子。白珍心疼庄稼，便强忍着认下了。誰想第二年秋天，刘云廷又要涨租子，这明明是要坑穷人。白珍不答应，刘云廷就把壟沟堵死了。旧社会，穷人势单力薄，没法跟他们斗。白珍便带着儿子和孙子們繞道荒地另辟了一条壟沟。刘云廷知道后，又蛮横地要去堵水，硬說荒地也是他刘家的。白殿永的哥哥白殿荣看見，立即上前阻止。沒想地主竟逞凶打人，白殿荣气憤不过，狠狠地还了他几下，并找村上乡亲们評理。地主刘云廷恼羞成怒，一张状子竟把白殿永的父亲告到县衙里。赃官收了賄，不問青紅皂白就把白殿永的父亲抓去，毒打了一頓便下了大獄。白珍为了救出儿子，含着泪把那八亩好地卖給了“白眼狼”。

白殿永把这些事看在眼里，記在心上。他漸漸地懂得了，天下的地主老財都是一样凶狠，穷人就是迁居改姓，也逃不脫他們的剝削压迫，他們是穷苦人的死对头。

旧恨未了又添新仇。一九四一年初，日本鬼子的魔爪伸进了黄花鎮，和当地的封建势力勾結在一起，欺压群众，强迫老乡給他們修炮楼、挖治安沟。一九四一年二月，白殿永也被伪保长赵俊丰派到昌平挖治安沟。在那儿，每天都有日伪軍監視着，民工們累死累活，还經常挨打。白殿永想，这样下去，累不死也得餓死，不如趁早逃走，或許还能留条活命，不久，他就带着滿腔憤怒，逃了回来。

回到家乡，伪保长赵俊丰又逼他到伪大乡干活，在伪大乡他作了跑牌(打杂的)，成天给他们跑腿，受尽了敌人的侮辱。幸而不几天，八路军的工作人员秦诚同志来到了黄花镇，领导群众打日本保家乡。秦诚同志想在本村的基本群众中找一个可靠的人，打入敌人据点——黄花城去，以便摸清敌人情况和行动规律，于是就找到了白殿永。开初，白殿永不知道八路军的来意，有些害怕，待秦诚同志说明了缘由后，他又担心完不成任务。经过秦诚同志的启发教育，特别是当他回想起自己一家几辈人所经受过的惨痛遭遇，和当前乡亲们身受的种种苦难时，心里亮堂了，他想，这正是报仇的好机会，于是，下定决心向秦诚同志说：“干！为了给乡亲们报仇，豁出我白殿永一条命也要干！”秦诚同志说：“好！是条硬汉子。”并进一步开导他道：“个人的仇是要报的，但不能光为了这个，我们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求解放……。现在，你的这份工作就叫做‘吃王莽，保刘秀，瞞着鬼子帮八路’，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好好干去吧！”从此白殿永就利用伪大乡跑牌的职务作掩护，干起了抗日的内线工作。

智擒閻文瑞

为了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纷纷参加了游击队。当时在长城沿线活动着的长城游击队，和经常出没于丛山峻岭中的老焦游击队，是当地两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但是就在长城游击队里，出了个叛徒阎文瑞。那家伙

投靠了黄花城的宪兵队后，便带着鬼子和伪军跟踪追击，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很大牵制。同时他还到处搜查八路军的工作人员，使抗日群众受到严重威胁。在村子里閻文瑞更是无法无天，到处敲詐錢財，像游魂似地东走西串，見人就問：“看見八路沒有？”这时就得赶快塞錢給他，要不就說你私通八路，捉走下大獄或拉你当劳工。乡亲们提起他来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根据这种情况，上級领导决定要在最短時間內除掉这个地头蛇，并把这个任务交給了白殿永。

閻文瑞这只狡猾的狐狸做尽了坏事，他料到游击队不会放过他，因此行动非常謹慎，很少单独出城，就是在城里逛也要带上两颗手榴弹。他的枪法不好，因此出門不带枪，遇到情况扔出一顆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烟尘，便逃跑了。

白殿永为了工作方便，在黄花城很快就和閻文瑞混熟了，两人常在一起閑逛。有一次，白殿永把閻文瑞騙出了城，来到黄花鎮一个小酒店里喝酒，想趁这个机会找游击队来收拾他。白殿永便向閻文瑞說：“老兄，你在这儿先喝着，我到保长家去，探探消息，回头带你到他家去抽两口过过瘾。”閻文瑞一听要带他去过过瘾，一个劲儿点头叫白殿永快去。

白殿永出了小酒館就径直去找游击队。正好在路上碰上了秦誠同志的通訊員秦有廷。秦有廷听白殿永一說便高兴地說道：“秦誠同志正要逮他。”

閻文瑞一个人在酒館喝得醉醺醺的，待了一会，还不見

白殿永回来，就有些不耐烦了。正好烟癮又犯了，就踉踉跄跄地走出酒館来，想找个地方去抽两口。这时秦誠和秦有廷早在附近的胡同口上埋伏好了，秦誠瞅見那家伙出来，捺不住內心的火气，“啪”的就是一枪，閻文瑞像个惊弓之鳥，听見枪声撒腿就跑。小秦手疾眼快，連忙补上一枪，正好打着叛徒的耳朵，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慌忙中扔顆手榴弹就逃跑了。白殿永为了不暴露身份，早躲到一边。听見枪声，白殿永就向这边跑来，剛跑到西街正好和閻文瑞碰了头。只听閻文瑞嚷道：“快跑，老白，有情况！”白殿永見他耳朵上鮮血直流，心里早明白了，却故意惊讶道：“怎么？耳朵桂花啦？哪来的八路，我正在到处偵察呢。”又叹口气說：“唉！也是，誰叫你一个人出来撞啊？我不是这就来接你了。”这样一来，閻文瑞虽然埋怨了他几句，却絲毫沒对他产生怀疑。

自此以后，这个叛徒更是小心翼翼。一直在黄花城里呆了半个多月沒敢出来。

白殿永深切感到閻文瑞这一大害不除，始終是个祸根，便极力想法慫恿他出窝来。有一次，白殿永又約閻文瑞出外溜躑。閻文瑞說：“溜躑么？周围有这个。”他用手比了个“八”字。白殿永若无其事地說：“瞧你說的，周围十里八里管保八路軍不敢来，你何必給他們长威风呢……也罢，咱們就到城里那个小酒館喝两杯去，我請客。”一听喝酒，閻文瑞这个酒鬼便动了心，就跟他来到小酒館。白殿永掏錢买酒、买菜、买烟泡。等他喝得正高兴的时候，白殿永故意地說：“你这个人呀，什么都不賴，就是胆子小。你既干了这一行，

还怕什么呢？只要出去多抓到几个‘区狗子’、‘馬猴子’，誰还能不怕着你点。”閻文瑞經白殿永这一激便气憤地嚷道：“他媽的，現在是老子的天下，你說我怕誰？”白殿永乘勢就又激他：“本來么，你只要出去嘴角一動，別人就得張羅着給你送錢來，可你老呆在城里，能撈到什麼呀！”閻文瑞想，這話對，要撈錢還是得到外面去才行。高興得把腿一拍，叫道：“咱們明天就出去。”白殿永進一步給出主意說：“不過，你出去最好在晚上，因為你當特務，比不得他們那些正牌，要和他們沖突了，該你吃虧。”這正說到閻文瑞的心病上，他一聽就生氣道：“什麼正牌副牌的，那些東西，不是老子我給他們幫忙，全叫他們喝西北風去。”白殿永馬上做個手勢“噓”了一聲并進言道：“小心些，不要高聲大叫，叫別人聽見……”就這樣，兩人談了一陣，便決定第二天傍晚結伴到黃花鎮去。

臨行時，白殿永又說：“咱們別走大道，繞小道走安全。”閻文瑞聽了很滿意。來到黃花鎮，白殿永先在村邊找了個烟館叫閻文瑞去過癮。閻文瑞在那里又吃又喝又抽，美得不想動彈。白殿永就出去叫了個唱大鼓的來給他助興，并借機找聯絡員去給游擊隊送信。閻文瑞躺在那里，一邊抽大烟，一邊聽大鼓，好不自在。白殿永見他興致正高便試探着說：“天快黑了，該走了吧！”閻文瑞正在興頭上哪肯走，便說：“今晚不回去了，就在這兒住下了。”白殿永見已穩住了他，好不喜歡。可他身邊還有兩顆手榴彈，便又想了一想，對閻文瑞說：“你在這兒放心大胆地聽大鼓吧！我到外面去看動靜，發現情況，馬上通知你。”說到這里，他故意遲疑了一下

接着說：“唉，我要有兩顆手榴彈就好了，有了情況我就扔手榴彈，你聽到爆炸聲，馬上就跑，萬無一失。”閻文瑞為白殿永的話說動了，還很感激地說：“想得真周到，够朋友！我這兒有兩顆，你拿去吧！”白殿永拿到手榴彈心中暗自喜歡，并暗暗罵道：“叛徒！誰跟你做朋友，一會就要你的狗命！”

天黑了，長城游擊隊的周德全隊長接到消息，馬上帶了三個班的戰士趕來。遠遠就聽見大煙館里的大鼓唱得正歡，便人不知鬼不覺地把房子團團圍住了。周隊長和另一個戰士一個箭步竄進去，指着正在抽大煙的叛徒大聲喝道：“不准動！”閻文瑞習慣地在身上一摸，手榴彈已沒有了，知道中了計。立即從炕上躡起就向周隊長猛撲過來，企圖奪槍而逃。這時白殿永正跨進屋門，見事不妙，照閻文瑞鼻梁就是一拳，打得他倒在地上，隨後戰士們七手八腳地把他捆了起來。這時閻文瑞冲着白殿永惡狠狠地罵道：“白殿永！這回可認識你了，咱們下世見！”白殿永堅決地說：“下世你當叛徒，咱就再來整你！”

逮住了閻文瑞這條狐狸，全村人無不高興。白殿永心想，任務已完成，就告別游擊隊回家去了。

游擊隊帶着閻文瑞，向吉寺那邊開去。到了吉寺北溝，已是深夜時分，隊長覺得帶着他也是累贅，不如就地處死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這時二班長“獻策”說：“槍斃他會暴露游擊隊的轉移目標，不如用石板砸死。”并且自告“奮勇”地說：“我來執行！”說着把閻文瑞拉到一邊叮叮噹噹地砸起來。過了一會，跑回來嚷道：“閻文瑞那小子歸天了，我用大

石头把他压在山沟里，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当人们正在庆幸汉奸閻文瑞被擒伏法的时候，閻文瑞却满身血污地向黄花城跑去。拂晓时分，一个下地的老乡发现了他，急忙跑回村告诉了白殿永。白殿永先还有些怀疑，随即从炕上跳下来，顺手拿起一把镰刀就去追赶閻文瑞。心想这下可糟了，自己的身份被暴露还不要紧，留下那条祸根一定会兴风作浪，疯狂地进行报复。自己反正是豁出去了，一定要干掉这家伙。他便朝黄花城追去，追呀追呀，可是閻文瑞这个叛徒不知从哪儿抢了一头驴骑着，早跑进城了，白殿永快到黄花城时，忽然听见城内敌人集合的哨声，情知不妙，又连忙折回家，带着妻儿向吉寺那边跑去。在吉寺把家人安排好，便径自投奔老焦游击队去了。

原来执行任务的那个二班长，正是閻文瑞的小舅子，他虚张声势地砸了一阵，便趁天黑将閻文瑞放跑了。叛徒閻文瑞狼狽不堪地逃回黄花城，立刻报告了宪兵队，紧跟着就到处搜查游击队，并扬言要活捉白殿永。

誓死不屈

白殿永在游击队里作战非常英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被分配到八路军师团的某侦察连里。

当年阴历年底，白殿永因事回家，在吉寺村头上偶然碰到了曾给赵俊丰看过青的温月棠，白殿永和他随便拉了几句，谁知那家伙早已成为閻文瑞手下的爪牙，因此白殿永回吉寺的消息，很快传到叛徒閻文瑞那儿去了。

正月初三的早晨，天才蒙蒙亮，西北风刮得正紧，天空飞着小雪，閻文瑞就带着日伪軍把吉寺村团团围住。閻文瑞和鬼子小队长中菊豪，直奔白殿永家来，誰知他們扑了个空。原来白殿永听到村头狗叫便从側門逃出，越过牆头，穿过胡同，逃到后山坡了。埋伏在后山高处的敌人，发现有人逃跑，便用机枪扫射，白殿永聞声佯装击中，順着山坡一滚，就向北山那边跑去。但由于白殿永得信太迟，敌人早已布下了层层包围圈，終于不幸被捕。

敌人把白殿永外面的衣服剥去，五花大綁起来，然后便是一頓皮鞭抽，枪托打。白殿永心想：“既然落到你們手里，要命有一条，要想从我口中得到点什么东西，万万办不到。”經過百般折磨审訊后，敌人就把白殿永押到一家地主家里，然后又用皮鞭和刺刀将全村群众赶来。叛徒閻文瑞狗仗人势地走过来，朝着白殿永狡猾地說：“姓白的，这回你該老实了吧！”白殿永冲着他狠狠地罵道：“叛徒，狗汉奸！”鬼子小队长走到白殿永面前，先用战刀向群众一指，然后獠笑着对白殿永說：“馬猴子的，你的都認識嗎？”白殿永沉着地回答：“不知道。”小队长又繼續問：“游击队活动在哪里？你們村长的、妇女队长的、自卫队长的、粮秣主任的都是誰？馬猴子的你說！好处大大的有，特务队长的給你，两百元金票的統統地給你。”白殿永用眼一扫，看見村里的干部都沒走成，全被赶来了，村里的父老們用信賴、鼓励和希望的目光瞧着他，白殿永这时感到渾身都是力量，便圓瞪着憤怒的眼睛盯着敌人，厉声回絕道：“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鬼子小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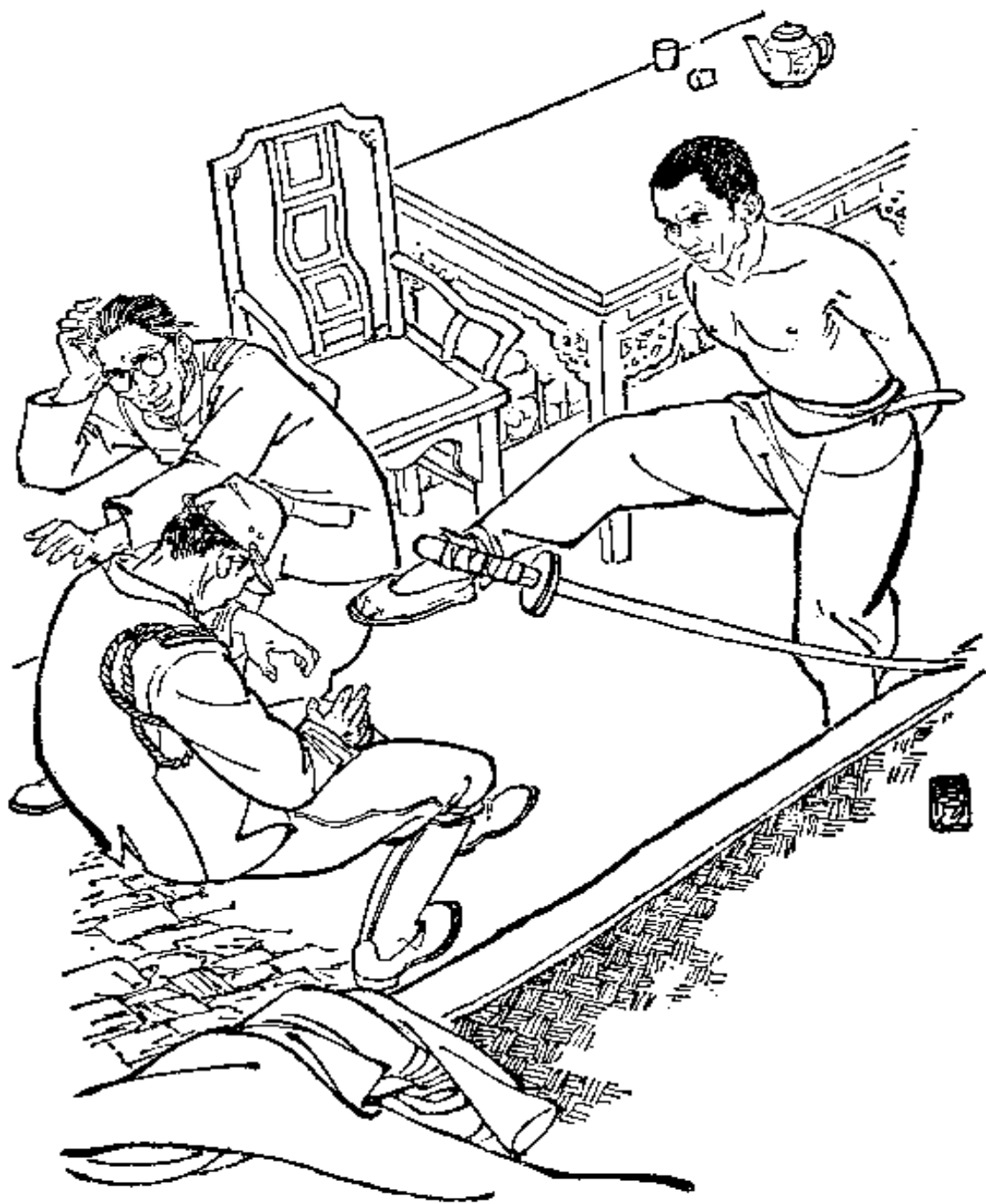
长见白殿永不肯驯服，就像饿狼般地嚎叫一声，两边的鬼子一齐拥上前来不住地用皮鞭抽打他。白殿永咬住牙关忍着剧烈的疼痛，在敌人面前一声不哼。残酷的鬼子小队长见白殿永这样强硬，便声嘶力竭地嚎叫起来，接着上来几个鬼子将白殿永放倒，捆在一条板凳上，灌洋油、辣椒水。白殿永狠命挣扎着咬紧牙关不张嘴，弄得洋油、辣椒水泼了满身满地全是。敌人又失败了，可他们仍不甘心，把白殿永解下来后，故意把枪栓弄得咔嚓咔嚓响，问他要死要活。这时白殿永已看出了敌人的诡计，他想他们当着群众的面这么折腾我，无非是杀鸡给猴子看，想借此暴露出一些抗日干部来。狗东西，甭妄想！

乡亲们看到白殿永这么受折磨，心像刀绞一样，接着便有些人小声地说起话来。鬼子马上问道：“哪个的在说话？”声音马上没有了。白殿永想：自己虽然下定决心，承受考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可是全村的干部和群众都在这儿，老呆下去，万一有谁沉不住气，被敌人发现了，可是危险。这时白殿永心里有些乱，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他想：不能让群众为我受牵连。便装做十分恼怒的样子，对着群众破口大骂：“他妈的，你们吉寺的老百姓，个个都是坏蛋，是铁杆汉奸，亡国奴。要不是你们给敌人报了信，我白殿永怎么也不会被逮住。我姓白的要是不死，有朝一日非把你们全村杀个鸡犬不留。”鬼子小队长听了这番斥骂以后，反背着两手在当院来回地走了几次，又哼了几声，接着哇的一声站在院中，对着群众说：“百姓的，大大的好，开路开路

的。”

老乡走后，鬼子又把白殿永带到一个大房子里去。不一会，翻译官和几个鬼子进屋来了，那个奸猾的翻译官，呲开大黄牙，狞笑着对白殿永说：“老兄，你年纪轻轻的，跟着马猴子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前途？你好好想想，给皇君办事该有多阔多棒，你看我！……”白殿永没等他说完，早已火冒三丈，便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无耻的汉奸，没有心肝的卖国贼，我才不看你呢，我看不起你。看你还不如看条狗，狗还会看家，你却连国都要卖。中国人都像你，中国早就完蛋了。”翻译官一听脸都气青了，便向旁边一个鬼子咕嚕了两声，那鬼子抽出大战刀，嗖的一声，就向白殿永头上砍去，白殿永急忙把头一斜，闪了过去，趁势飞起一脚，朝鬼子小肚上踢去，只听那家伙唉呀一声便昏倒在地。别的鬼子看见了，哇哇地叫着围上来，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昏倒的鬼子醒过来后，对着白殿永吼叫道：“要希的，马猴子，枪毙你的，大大的有。”

随后鬼子便给白殿永上重刑。几个鬼子张牙舞爪地上来把他的四肢绑着吊在屋梁上，背上横插一根杠子，一边一个鬼子拿住杠头使劲压。不到半个钟头，整得白殿永汗如雨下。敌人以为重刑可以使他屈服，就一个劲地逼问八路军、游击队在哪里。事实恰恰相反，敌人越凶残越增强了白殿永斗争的意志，他想：“头可断，血可流，就是不能向鬼子泄露消息。”鬼子实在没了办法，估量从白殿永嘴里掏不出什么东西，就决定把他拉到村外枪毙。敌军大队人马全部



出动，后面好几十个鬼子端着刺刀跟着走，到了河套边一个黄土坡上，鬼子小队长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句，閻文瑞便像看家狗得了主人吩咐似地跑过来逼白殿永跪下，白殿永把这群恶狼扫了一眼，然后对着叛徒閻文瑞怒不可遏地说：“老子偏要站着死，誰像你那样跪着生，我姓白的死也要死个光明磊落！”说完，一转头、一斜身，一颗子弹从背后穿了过来，白殿永眼一黑，便倒在血泊中。

革命情誼骨肉亲

敌人走了不知多久，白殿永又渐渐苏醒了。他欠起身子，环顾一下四野，空荡荡地沒一点声息。脑子里还不断嗡嗡发响，心里倒也明白，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慢慢支撑着能坐起来了，低头一看，发现敌人的枪打斜了，左胸上的枪眼还在向外冒血，伸手向后背一摸，背上的伤口也是血流不止，白殿永抓了把黄土把伤口堵住。他很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实在沒力气了，很快又昏了过去。待他第二次醒来的时候，两个乡亲正在身边守着他。他們見白殿永活过来了，都喜出望外地爭着要把他抬到自己家去，可是白殿永惟恐敌人发现后会連累他們，坚持不肯，于是商量着把他抬到村西头一間空草棚里，老乡們聞訊都跑来探望，这个送来鸡蛋，那个送来挂面，真比亲人还亲。

第二天，方政委、秦誠同志也都先后赶来探望。他們一見面就招呼卫生員給白殿永擦伤口、消毒，一面鼓励他說：

“殿永！好样的，不愧是咱八路军的好干部！”并祝贺他终于逃出虎口。秦诚同志还代表组织发给他拾元钱的补助费和伍拾斤补助粮，叫他安心休养。方政委又抚慰白殿永媳妇说：“你不要太难过，老白骨头硬，经得起考验。你看，这不是活得好好的，你是革命家属，要挺住劲，好好照顾老白。你有什么困难，随时找组织。”白殿永媳妇很感动。白殿永在一旁听了这番话，心里尤其感到慰贴，觉得党对自己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真比母亲还温暖。他对秦诚同志说：“老秦！我决心养好伤，永远跟着党革命到底。”

没隔两天，鬼子又出来扫荡。乡亲们就把白殿永抬到小北坡后面一个窑洞里藏起来，一直藏了十多天。白殿永媳妇怕暴露目标，不敢常来，这十多天全是乡亲们，这个送汤，那个送饭，这个洗伤，那个换药地日夜轮流照顾他。白殿永回想起那十几天来总是感慨万端地说：“要不是有党的领导、支持和群众的掩护、帮助，我白殿永是熬不出来的。阶级弟兄的深情厚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白殿永伤好以后，很快找到了部队。在部队里，白殿永比以前更坚强更勇敢了，他和战友们一道代表人民处死了两个叛徒，出生入死地转战沙场，经受了种种严酷的考验和锻炼，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他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白殿永因伤害寒病，回家乡休养。当时黄花镇的土地改革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群众推举他做了贫农团团长。

这年秋天，土改还没结束，国民党的五十三军由本村地主白凤起作向导要来村扫荡。村的党组织了解了这个情况，研究决定，由贫农团负责组织群众转移，白殿永便当了总指挥。他想：八年抗战，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今天国民党又来祸害人民，绝不能让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于是他一面组织村中的青壮年农民，把全村的二十多万斤公粮和群众的口粮，全都运送出去坚壁在山沟里；一面领着老弱妇女由民兵掩护着往北山上撤。

当时情况十分紧急，那些老弱妇女却还背着包袱、抱着孩子，吃力地向前缓慢地走着。白殿永便一边指挥队伍，一边帮群众抱孩子、背东西。这时候他媳妇也抱着孩子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想让白殿永帮着抱抱自己的孩子。当时，白殿永看她抱着个孩子，又是小脚，走起山路来确实很艰难，但一想到自己是总指挥，领导和帮助一千多个群众安全地转移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不能只顾自己的妻儿。何况自己的媳妇还年轻，她只要努把力，还能跟上队伍。于是就耐心地向妻子解释道：“你知道，一千多人的性命更要紧，何况，我照顾了大家，就等于照顾了孩子，如果没把大家照顾好，这孩子也不保险。你说，这在理不？”当时群众看到白殿永这种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精神，都深受感动。

等群众都集中到一块儿了，他又安排全村老幼分头隐蔽在山洞里。自己却带着民兵在山野里站岗放哨，观察敌人的动向。由于组织严密，粮食、牲口等转移得又迅速又彻底，“中央军”进村来扑了个空。

后来上级调他去作第七区区委书记兼武装队长。临行时，群众直送到村外，真是难舍难分。

奔向第一线

白殿永自从一九四八年参加地方工作，到一九六〇年，十二年间曾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农业局副局长、县畜牧局局长……作到了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一九六〇年党提出支援农业、加强基层组织的号召，他积极响应，主动争取下放到公社。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干部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第一线的热潮，他又决心“支援农业，立志耕耘”，连续向县委递交了两次申请书。当时有些好心的同志知道他是残废军人，怕他回乡生产有困难，劝他留下来。但他却认为既然现在农业第一线最需要人，自己就应该奔赴这条战线。他想：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生活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还能吓倒人，共产党员的骨头不应该那么娇嫩。领导看他决心这么大，终于同意了。白殿永就在这年的七月二十七日背着行李，兴致勃勃地回到了黄花镇。

回乡的当天下午，白殿永便扛起了农具和社员一道出工了。站在生产队的土地上劳动，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禁不住的思潮涌向心头，他想：为了保卫这块土地和争取土地还家，先烈们曾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流了多少血汗，才赶走了日本鬼子，挖掉了封建老根，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就更不应该吝惜自己的

力量。他决心首先在自己家乡做出成绩，和广大农民一起在祖国广阔的农村描绘出一幅最新最美的画图来。

白殿永回乡后担任了大队党总支副书记，他工作虽忙，但始终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从不缺勤，也从不依靠生产队的照顾。有一次，他到公社一连开了十多天会，家里的柴禾成了问题，队里知道后要补助他，他坚决拒绝并抓紧早晚的时间，带着十多岁的儿子一同到山上砍柴，自己解决了困难。这件事教育了好多干部，使大家明白了干部应当如何对待集体事业。

白殿永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很注意观察社员们的生产情况，倾听他们关于改进生产的意见，有时趁休息机会，就组织大家开地头会，研究解决生产上的问题，像怎样耨地、薅草，每一种庄稼什么时候播种适宜，该施什么肥，施多少肥……，这些问题，他都虚心地和社员们一起研究解决，力图通过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推动生产的发展。有一次，他和社员们谈起了解决村里缺粮的问题，有人提出可以扩大耕地面积，除了在山上开荒外，还可把河套沙地改为水稻田。他觉得这个意见挺好，就反映给党总支和大队，并得到了党总支和队部的支持。于是，趁冬闲的时候，他便领导社员大干起来，到现在已改治出了一百多亩水稻田，使黄花镇的农民吃上了白花花的稻米。在工作中他还深深感觉到必须不断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水平，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党支部。”必须使党支部在村里起到核心作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领导生产。于

是在总支会上他提出了建立定期党課制度的問題，他說：“只有这样，才能經常向黨員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認識水平。”在党总支的积极支持和贊助下，白殿永抓起了这项工作。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到現在，不管多忙多累，他始終坚持党課制度，从不間断，遇到农忙时节或是下雨天，为了方便同志們，他就分別到各个支部去上課。由于他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了解社員情况，因此讲課时同志們都反映，“白書記讲党課，好懂，又解决思想問題。”

一場新的战斗

黄花鎮这个群山环繞的山村，果林很多，这是全村群众生活的主要来源，但耕地面窄，粮食不能自給，成了問題。白殿永思謀道：“咱生长在农村，还要国家供应粮食，这不是正常現象。要改变山村的穷白面貌，就得从增产粮食这一点做起。”于是他反复思考钻研农业科学技术，和老农座談、調查土质。經過一番努力，他提出了在村里搞小麦、谷子两茬試种的办法。当时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有些怀疑甚至反对，他們說：“山区不比平原，水源不够，太阳不足，不能种两茬。”而且說密植是瞎胡鬧。說什么“稀植一棵頂两棵，壟大苗壮，粮食不少打”。但是，不管怎样，白殿永要搞好試驗田的决心始終沒有动摇。在党总支的支持下，第六生产队划給他一亩八分地。从此他便精心地守着这块地，从平整土地开始就环环抓紧，一絲不苟。为了保証两茬都增产，消除一些社

員的顧慮，他夜以繼日地侍弄，反復體會農業生產八字憲法，而且還不斷地虛心向老農求教。經過幾個月辛勤勞動，小麥豐收了，平均畝產四百二十二斤。一般的地卻只打二百多斤，平均每畝增產二百斤。社員們都異口同聲地說：“老白真有两下子！”

新事物的成長總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試驗田接着種谷子的时候，有的群眾又說了：“白露不低頭，割草喂老牛。”意思是說種兩茬太晚了，不會有好收成。白殿永聽了這些話不但沒掃興，反而得到了啟發，于是他抓緊時間，施足底肥，及時播種并挑水潤土，後來谷子長得風快，三四天就露了苗。谷子長了半寸高又開始薅地，俗話說：“小苗早薅一寸，頂上一茬糞。”這些都是必要的增產措施。在谷子生長的整個過程中，白殿永仔細觀察、精心培植。根據情況，採取措施，後來谷子長得又粗又壯，在白露前就黃熟了，畝產高達六百二十一斤。加上小麥的產量，兩茬畝產一千零四十三斤。

白殿永領導搞的小麥、谷子兩茬豐收增產的消息，在黃花鎮迅速傳開了，人們把它當做一個奇跡來稱贊、傳頌。過去那些抱懷疑甚至反對態度的幹部和群眾，在事實面前點了頭。現在，黃花鎮十二個生產隊都普遍開始了種兩茬樣板田，在生產上已掀起了一个比學趕幫的熱潮。白殿永試驗田所收的小麥、谷子，都被各隊分去當了種子。

種試驗田是白殿永回鄉生產後在科學實驗方面取得的第一个勝利，如他自己所說：“這場新的戰鬥剛剛開始，今後

还有許多更紧张、更激烈的战斗要进行。向地球开战，向大地索宝，需要拿出对敌斗争的顽强精神和毅力，才能获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现在，白殿永和全村的社员群众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正意气风发地为把黄花镇改变成“花果山，米粮川”的社会主义富饶的新农村而不懈地努力着。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三史”编写组整理，
执笔人林文碧。孟庆江图）

坟 奴 恨

順义县沙岭人民公社沙岭大队社員 刘杜氏

被騙当坟奴

我娘家，一家八口，只有三亩薄地，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十四岁那年，爹病死了。这一来，家里像房子抽去了大梁，日子过不下去了。一天，娘两眼噙着泪花，撫摸着我的头說：“妮呀，到你婆家去吧。不是娘心里容不下你这么一個閨女，一家人死守在一块，大家都活不成啊！”

过了几天，婆家就把我接走了。我的婆家祖輩都給“怡山堂”的地主郝成之看坟，我来到婆家就和公婆、丈夫一起給郝家看坟，整整看了五十个年头。后来听婆婆說，她的婆婆就是在坟地里迎的，到我这輩，这块坟地已迎了我們刘家三輩媳妇了。

“怡山堂”郝家这块坟地方圓五十亩，堆着二十几个坟头。四周是一色的青楊树趟子，又高又密。坟圈子里，淨是些又粗又壮的馬尾巴松、平頂松、黑槐、垂柳……。白天，这儿輕易碰不見一个人；晚上，遇上个晴天，才能透过密密麻麻的枝叶，望見几个稀稀愣愣的星星。一陣凉风吹来，树叶子嘩啦啦响得吓人。

婆婆告訴我，我家原是沙岭南边七里的山村人。曾祖父那輩，家里有三間土房和五亩祖业地。那年头，“地亩稅”、“保甲稅”……多得像牛毛，逼得人喘不过气来，一年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稅的。曾祖父走投无路，只好卖了房，一家人流落到半荒野地。不久，村里来了一个受郝家支使的人，看見曾祖父一家，就說：“咳！到沙岭給‘怡山堂’的郝家看坟去吧，住大瓦房，大人小孩管吃管喝还管穿戴。活也不多，除了看坟，别的啥事也沒有。”曾祖父搖了搖頭：“給財主干活，哪有那么好的事！”“怎么，你不信？我們老爷是千里馳名的郝善人，你会不知道！”曾祖父还是不相信。第二天，那人竟駕着两匹高头大馬拉着轎車子来“接”曾祖父一家了。曾祖父对老伴說：“郝善人敢情是跟别的財主不一样啊，我們就去吧！”一家人就这样来到了沙岭。

到了郝家坟地，那管事的指着西南角那两間矮巴巴的小房說：“这是你們的住处。”曾祖父一看，那两間小房还不抵眼前那些坟头高，才知道是受了騙。

当上了坟奴，我們全家人，一年四季，风风雨雨，除了給他們看坟、添坟之外，年輕力壮的还得到南街郝家門里受支使，男的当长工，女的当老媽子。辛辛苦苦换来的只有秋天坟圈里的一层落叶，再就是那数不清的打和罵。郝家沒給过我們一文工錢，一件破衣。全家人只得依靠老的、小的經种着五亩祖业地，勉强混碗飯吃。郝家人的心比蛇毒，比狼狠，他几十亩大的一个坟圈子，不仅不許穷人打草放牲口，就連冬天风刮下来的枯枝子，也不准动一根。一定要我們

綁好、捆結實，一點不差地送到他家去。有年冬天，實在冷得過不去，我家燒了點枯枝。郝家人看送去的柴禾少了，當時就扒下曾祖父的衣服，用鞭子抽，邊打還邊罵：“‘臭坟奴’，我供你住，供你燒，你還要偷，我要打爛你的賊骨頭！……”一頓鞭子，打得曾祖父半个月起不了炕。

在那舊社會，到哪也逃不出這幫豺狼的手。為了住他這兩間矮房，我家只好在油鍋里熬煎着。曾祖父臨死時，指着給郝家添坟用的木鍬對祖父說：“孩子，爹不好，把全家拉進了郝家的坟坑，一輩子沒能跳出去，你不要學爹，你可要把這木鍬甩掉，甩……”曾祖父話沒說完，就合上了眼睛。

祖父拿起了木鍬，折騰了一輩子，也還是沒能甩掉它，臨死時他又對我公爹說了同樣的話。

公爹領着一家人仍是沒黑沒白地拼着命干，到頭來家里越過越窮，連那五畝祖業地也抵給人家種了。

如今，我過門到了劉家，也拿起了這把木鍬，我已經是郝家的第四輩坟奴了。

過門那陣，我家除了公婆外，還有個叔公，加上我們兩口子共五口人，叔公白天黑夜給郝家支使着，挑水、掃院子、打場、喂豬，什麼活都做。公公和我丈夫是三鄉五里出名的忠厚人，胆子又小，怕侍候不好人家，不敢進郝家門，只是黑夜給他們看坟，白天出外扛個活，打個短，混碗飯吃。婆婆年輕時就雙目失明了，啥也瞅不見，里里外外要人扶着。家里的一切活都落到了我的肩上。

一天，我對婆婆說：“咱家就是餓斷了腸子，也得把那五

亩祖业地贖回来,要不一家子吃什么!”一年以后,我們全家人从牙縫里节省下了几个錢,我又把从娘家带来的一点东西典典卖卖,湊足了四块現洋,贖回了地。这以后,我除了黑天白日地看坟,还得趁清早的空儿耕种这五亩地。

我总是天刚发灰就下地,太阳出来了,才回家。到了家里,衣服都湿透了,全身上下汗水像下雨似的流个沒完……。

郝家的木鍬,像块千斤石,压得我們刘家人腰弯骨折,郝家的木鍬,像条鉄鎖鏈,鎖住我們刘家几代人。

坟奴苦恨多

給郝家看坟,最忙的时候是清明、阴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和阴历年。最累的要数清明,前半个月,我們全家就得开始給他們添坟土。他家的坟头有两丈多高,像座小山头。添坟土时先得用几挑子水把坟头浇湿,然后撒上一层土,用木鍬拍打。拍结实一层,再浇上水,撒上土拍打。就这样,一个坟头要用二十多挑水,十多堆土。直到把坟拍打得平整整一片,近看連个小印子都沒有才行。拍好后,还得用鉄鍬把坟基子切得溜圓才算完。坟地里沒有井,得到半里地以外去挑水,一趟一趟,全家人从太阳一冒头,馬不停蹄地直忙活到天黑,才能添完一个大坟头。

到清明那天,我們全家起五更就得繞着坟圈子里轉,拾掇残枝落叶。刚拾掇干淨,一陣风吹来,还得重扫。上坟时,要是叫郝家看見坟头上有一星半点的树枝落叶,就說

是压了他們的祖宗，就要扒光我們的衣服用鞭子抽打！等到太阳升起有两竿子高了，我家男人就得去郝家挑供品。大碟小碗的蒸饅头、煮餃子、精肉片、肥肉片、鮮果子、各种菜蔬……摆滿了坟头前的石头供桌。好容易挨到了晌午，“臭六儿”（“怡山堂”当家的郝成之的小名儿）全家，女的繡裙，男的长袍馬褂，坐着轎車，丫头、老媽子前呼后拥地来上坟了。他們磕头拜祖宗，我家男人还得在旁边侍候着。郝家上完坟祭完祖，給我們留下的有时是二十五个像紅枣一样大的蒸饅头，有时是五茶碗比餛飩还小的煮餃子。这就是全家人，一年四季流血流汗换来的全部东西。可“臭六儿”还站在高台阶上，眯缝着两只賊眼，呲着一嘴让大烟熏黑了的长牙，扯着嗓門叫道：“今年六爷給你們全家老小吃了煮餃子，往后手脚可得勤快着点！穷鬼們再来坟地偷柴禾，就給我拿棍子打出去！偷了的，捆来見我！”說完，他們登上轎車就走了。我們还得收拾好供品，照原样担回郝家大院。

郝家有錢有势，活着荣华富貴，死了也要用金銀財宝裹着。因此給郝家看坟，最怕有偷坟盗墓的，有一年冬天，我們这方圆几十里，扒坟的鬧得凶着呢，“怡山堂”坟地东边的那个郝家坟也給扒了。“臭六儿”怕把他們棺材里的金銀財宝給盜去，竟不顾我們的死活，讓我們全家夜里也到坟头去看守。半夜，起了“刀子风”，刮得人透心寒，一家人怀里抱着把秫秸，脑浆子都好像冻成了冰块。

一天半夜，真来了盗墓的，手上戴着四五寸长的大白銅指甲套，就跟爪子勾一样。他們用明晃晃的尖刀頂着我們

全家老小的心窝子，扒了郝家的两个老祖坟。盗坟的走后，我和孩子爹赶快跑到郝家报信。好容易捶开了大门，我们站在当院向“臭六儿”说完话，窗户里传来迷迷糊糊的一声，“明几个我去瞅瞅。”

天亮了，“臭六儿”来到坟地，看见他的两个老祖坟都被挖了斗大的黑洞，气得他眼珠一下发了红，狼一样闯进我们家门。又是拍桌子，又是踢板凳，雷闪火闪的，离坟圈子老远就听得到他扯着嗓子嚷：“你们他妈的为什么不给我抱着那俩坟头！”孩子爹吓得直哆嗦，我可不怕，郝家三尺长的鞭子，抽不皱我二寸的眉毛。我气不过，冲口对他嚷了起来：“我们全家一共才几条命，能抱得住你们二十几个坟头？那真刀实枪地顶着我们的心窝子，为你那死人，咱活人就不要命啦？”几句话，把“臭六儿”顶得哽住了，好半天才大声吼道：“好哇！臭娘们，你还敢还嘴？”说着抽起板凳就要砸我，我火上心来，什么也不怕了，一把夺过了板凳。“臭六儿”更气了，像条疯狗似地抓住我的头发，狠狠地把我摔倒了，当时我就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他们早走了，婆婆哭着说：“孩子！别忘了咱这坟奴的苦啊！”

到我十七岁上，照例被叫到郝家门里，侍候郝家那帮活阎王。

见天，太阳一露脸，我和叔公就得去郝家。到了那儿，他家老少睡得还像群死猪。我们就得把尿盆子倒了，里里外外归置好了，做好饭，烧好洗脸水，再到街上买来烧饼、果子，这才侍候着他们起来洗脸、吃饭。等他们填饱了肚子。

男男女女，耍錢的要錢，玩牌的玩牌，抽大烟的抽大烟。我又得忙着烧好开水，沏好茶，立在門边一动不能动，只要里边一声叫喚，湯湯水水立刻就得递到手。中午，他們吃飽了，玩膩了，又像猪一样“呼嚕，呼嚕”地去歇晌，我还得頂着六月的毒日头，給他們推碾子推磨，一侍候就是一整天。晚上月亮不出来不許回家。

冬天他家男女坐在屋里暖炕上花天酒地，刺人地笑着，叫着，我却得双腿跪在房跟底下的暖洞旁边給他們烧炕。熏人的浓烟刺得我嗓子发辣，双眼紅肿。一双手被冷风吹得沒有一点好地方，大口子，小口子皴得不像样，做飯洗衣时經冷水一漬，疼得钻心。

人說“黃連苦連心苦”，我說苦不过咱坟奴苦中苦。我和叔公爷儿两个先后在郝家辛辛苦苦整整干了一百年，沒整整齐齐吃过他們一个黄面饅饅，吃的都是他家孩子一口一口咬剩下的。一瓢清水，搯几片葱叶，撒几粒苦盐，这就是我們的湯菜。

在郝家，各种欺辱我們都受尽了。逢年初一，我和叔公一大早就得去給他們拜年，大人、小孩，連在怀里抱着的都得給磕头。不这样，我們刘家連年都过不了哇！平时，不用說对他家大人，就說对他家的孩子，刚会走道，男的就得叫“爷爷”，女的就得叫“姑娘”。有一次，我那七十多岁的叔公哄着他家一个三岁的“姑娘”玩，不留神走了嘴，叫了声“丫头”，在旁边站着的“臭六儿”的媳妇，抽起条胳膊粗的榆木棍，劈头就向叔公掄了下来，一棍子下去，叔公赶紧捂住了

头，血从他那像枯树根一样的指头中间渗了出来。可是那个青辣椒一样的婆娘还叫骂着：“我看你是昏了脑袋！当着老娘的面就想反上天哪！今天这棒子叫你知道你是谁！生就的臭奴才！”狠心的地主真不拿咱看坟的当人看呀！

一輩奴輩奴

“拐腿牛怕滑，穷人家怕灾”，我二十三岁那年赶上了大飢荒。年下，郝家人照样紅灯高烛，杀猪祭祖，魚呀、肉呀地吃着，可我家整整十八天沒见过一顆粮食粒儿，揭开鍋盖，只有一鍋清水煮树叶。家里大人、孩子，餓得前心貼后心，上茅房，蹲下去就起不来了。最可怜的还是公公和叔公，老哥儿俩七十多岁了，还得整天跟着我們一样出去卖命。

一天，叔公連餓带累地病倒了。我們刘家人四五輩子，要啥沒啥，有了病只好拿命硬挺。就連这条命，也还是攥在郝家的黑手掌心里。第二天一大早，“臭六儿”就支使人来催叔公去干活。叔公只得趑趄歪歪地跟着去了。直到第五天头上，老人家实在爬不起炕了，这才留在家里。叔公从二十岁迈进郝家門儿里，五十年猪湯狗食，沒得过一点好，临老大病还得吃树叶、草根。望着他那沒点儿血气的脸，我心里像插了把刀子。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到“臭六儿”房里去求点吃食，坐在炕上的那个青辣椒似的娘們，放下手里的小酒壶，破着嗓門說：“老东西装病，白住房白烧柴禾不算，还想白吃飯？沒那么便宜的事！”我听了这话，恨不能上前咬她两口，我二话沒說，扭头就走。叔公苦熬苦煎地整整病了八个

月，最后终于不治身死。

“穷人家祸不单行”，不久婆婆和公公也死去了。郝家人敲骨吸髓，抽干了我家这三个老人的血，死后不但连块棺材板都不给，就是一个铜子也不肯往外借。他们骂道：“你们穷‘坟奴’还不起可咋办？”没办法，我含着泪，用五亩地作押，在山村李家财主那儿借了三十块钱，求人钉上了三口薄木匣子。我和孩子爹穿带着白纸糊的孝先后把三个老人安葬了。

公公和叔公一死，郝家的活显得更重了，往年添坟半个月，今年添坟要一个月。人手不够，孩子们刚拿得动木锨就得跟着我和他爹一块干。大土筐把那小胳膊都要压断了，看见孩子们又接过了这把木锨，我心里实在难受，可当时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大儿子刚满十五岁，就出外当了小半活。大女儿十二岁，就打发她出嫁了。二儿子十三岁，只得领着两个妹妹去要饭。

见天一早，我去郝家干活，就得把他们也叫起来，三个大的去要饭，两个走不动的留在坟圈子里看家。十冬腊月，孩子们只披一件风一吹满地跑棉花团子的小棉袄。早上一出门，老北风卷着白雪，云天雾地的。三个孩子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冷得实在不行了，就就地蹲下，用破棉袄焐焐脚再走。天黑回来时，一个个小腿冻得又青又紫，肿得发亮。进了屋，也不敢烤火，就自己爬上炕慢慢煨着。炕上哪有什么被子？郝家人盖绸盖缎，盖棉布都嫌刺腿，可我们刘家白白给他们当了二百年的奴隶，别说被子，就连个布头都没有

啊！我的孩子，从一落娘胎，就没见过一条布丝。数九隆冬，炕上撒上堆沙土，小娃就放在上面，拉了，尿了，把脏土捧出去，再垫上把新鲜的。

一家人临睡前，在炕上撒上层树叶，用火点着，就着热灰，就躺下了。几个大的自己睡，两个小的跟着我，我的一件破棉袄盖着娘仨。老北风在窗外呼呼叫着。一会，孩子冻醒了，就自己爬起来攏点树叶，点着堆火。孩子们团团地围了一圈，不一会，又睡着了，有的歪着，有的坐着，有的趴着……。过了一会，又冻醒了，就又起来点堆火……。

那时我被拴在郝家，哪有空照顾孩子。记得郝家女人生第二个闺女时，我的三女刚过满月。郝家这条狠毒的母狼，硬不叫我照管自己的孩子，中午也不许我回家瞅瞅。我一天到晚侍候她，耳边却总响着三女那炸啦啦的哭声。可怜我那才三十来天的孩子呀，一饿就是一天，每到饿得实在不成了，大点的孩子就用手指蘸着凉粥抹到她的小嘴里，可过了一会她又哭了，哥哥姐姐们没法也跟着哭起来。悲痛心焦的瞎奶奶听着孩子们哭，也伤心地流着老泪，呼叫着：“天杀的郝家的人呀！你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呀！”

一年夏天，我家一炕五个孩子一块出天花儿，我向郝家死求活求，好不容易才准我中午歇晌时回家瞅瞅。临走时，那个青辣椒似的娘们还捏着嗓门嚷着：“快点回来！别老做饭，侍候他们！”我顾不上听她的，一口气跑到家，汗珠雨点似地往下滴。进了门，看见五个孩子烧得火团儿似地并排躺着，有的睁着眼，有的合着眼。两个没病的小的坐在地上，饿得

早哭哑了嗓子。我赶紧到坟圈里薅几把野菜，进屋烧火做飯。飯做好了，糠团子、野菜湯，这个嘴里递一口，那个嘴里递一口……。望着他們吃飯的样子，我的泪珠子扑簌簌地直往下滚。

那时，有人劝我把孩子給人家几个，看着孩子們张着小嘴，喘着粗气，我的心动了：“郝家人說，我們刘家人生是他家的‘奴’，死是他家的‘鬼’，这不知何年何月才是个头，让孩子们出去逃条生路也好。”可当我想起那些沒爹沒媽，千人欺、万人踏的孤孩子，又像猫抓心似的，渾身都抽紧了。我对人家說：“我不給，孩子跟着我，病死，餓死，我也好知道是咋个死的。”

就这样，孩子跟着我苦熬着，到了，我还是眼睜睜地瞅着两个閨女、一个小子病死了。真是大人当奴隶，孩子也跟着活受罪。

一天，我正在替郝家使碾子，“臭六儿”来了，对我說：“你叔公死了也有一个年头了，你家的二小子也有水缸高了吧？”我心中一惊，抬起头来，看見他那藏在肉泡里的一双小眼睜得刺人，我心中明白了，急忙回答：“不行啊，六爷，他才十四，还挑不动水呀！”“挑不动水，跟車总行了吧！”“六爷，您就发发慈悲，让他过两年再来給六爷干活吧，家里几个小的，还要他带着要飯呀！”“不行！”“臭六儿”忽地把脸一沉，两眼露出杀人的凶光罵道：“臭娘們！六爷管得了你們他媽的那么多！老子是奴，儿子还能高貴得了？明几个就得让他来！”說完就走了。望着他那灰蛇一样的影子，恨得我拳

头擦出了汗。

二儿从此被迫到郝家当了小半活，每天跟着車跑。郝家的牲口又高又大，他拼着命两条腿也追不上那四条腿的。活儿只要差一点，不是皮鞭就是棍子，打得只有十四岁的孩子就弯了腰。打那时起，他就再沒长个子。在郝家，孩子从沒糊饱过肚子，成天在野地里，逮着什么吃什么。一天，他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口里吐着血沫子。当时叫一个放牲口的看見了，告訴我这是让虫子咬的。我狠着心卖了家里仅有的两只鸡，給他抓了一副药，一下打出四十条发了黑的大老虫子，多亏那位看牲口的，不然孩子就让虫子咬死了。二儿十七岁上，又被郝家叫去看祠堂，一直看了二十多年。

郝家人整整剝削了我刘家五輩人！这真是一輩奴輩輩奴啊！

摆脫枷鎖，重見光明

我四十二岁那年，孩子爹害胃病死了。

“臭六儿”看我們看不成坟，再沒有什么油水了，就借故說要拆他們坟地的房卖錢花。逼我們搬到郝家举人郝振謙場院的两間破房里。

一天，举人的儿子要走亲戚，让我大儿子路上侍候他。赶巧儿，“臭六儿”那天也去他的岳丈家。孩子跟他們出門我总是提心吊胆的。从早盼到后晌总算把孩子盼回来了，沒想到过了会儿，只見“臭六儿”趿拉着鞋，衣服也扯破了几

块，浑身滚得泥猴似的，恶狼一样向我家扑了过来。一进门，他鬼嚎似的就骂开了：“你们他妈的混帐奴才！老子养了你们五辈子，如今倒拉线绑老子的票儿，今几个要不是老子跑得快，就被绑走了。你们他妈的给我滚！”当时气得我浑身发抖，我豁出命去，指着他的鼻子问他：“‘臭六儿’！你血口喷人有何证据？”“好哇，臭娘们，我就说是你们家，怎么样！”他说着抄起把木锨就要打我，我举起把斧子一下就把那木锨砍断了。我指着断成两截的木锨对他说：“‘臭六儿’，我家五辈扛木锨，白白给你们当牛当马，你榨干了我多少人的血汗？我要你记住，这几辈子的血债我家万代也忘不了。”说完，我动手就收拾起东西，领着孩子们走出了郝家的门。

走，可走哪去呀？日本鬼子闹得正凶，没有“门牌”（通行证），寸步也走不通啊。

这时，郝家另一门里的郝望之，出外做事，要我去给他看家。“天下路子千万条，没有一条是咱穷人的道”，我刘家千挣万扎二百年，到头来还是没能挣脱他们郝家的铁锁链。

一天后黑，恶霸村长张真闖到我家来，对我十六岁的三儿说：“明几个你到张各庄去趟！”他的话谁能不听啊。第二天一早，三儿就走了。我和三儿媳妇等啊，等啊，一直不见他回来。儿媳妇急得哭死哭活。到了第四天，我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到真情，原来自打我搬出“臭六儿”家那天起，他就一直把我的那些话记在心里。这次是他串通了张真，把我三儿骗进了狼窝，给他们地主恶霸当了守家看院的“自卫团”。



不到一年，我就接到了三儿的死訊。不久，三儿媳妇也甩着泪走了。我們刘家，自打我进門的这几十年来，就累死、餓死了叔公、婆婆、公公、丈夫、两个丫头、一个小子，郝家欠下我們多少条人命啊！我們好不容易跳出了他家的坟圈子，如今他又害死了我的三儿，逼走了我家唯一的儿媳妇。不給他当奴隶，他就要我刘家断子絕孙！我的眼里沒有泪，我也不怕他的心再毒，我只盼着有朝一日能报清了这几輩子的血泪仇！让咱坟奴也有个出头的日子。

一九四三年，我們家乡来了八路军。我真盼着咱們穷人能跳出苦海見青天呀！一九四五年，我就把十六岁的四儿子送去当了八路军。临走时，我对他說：“你三哥十六岁被抓走的，如今你十六岁了，是替你三哥，替咱刘家五輩人去报仇，是替咱穷人去报仇，你可要好好干呀！”一九四六年，大儿、二儿又参加支前，到东北給咱军队抬担架。不久，家乡来了工作组，跟我們談貧問苦，我心里高兴，到处去联络跟我一样的穷苦人，准备报仇。一九四七年，土改开始了，大家选我大儿子当了“貧农团”团长，就在这年，他入了党，領着穷哥儿們，打土豪、分田地。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婆子，也怀着我家五輩子的血泪仇斗争了郝家的地主恶霸。五十年的苦水我可吐尽了，几百年的怨仇我可报清了！

郝家地主恶霸是被咱們打倒了，可我要說，他們打心眼里是死不甘心！就在前几年，“臭六儿”的大閨女见到我还說：“你也能住上大瓦房，娶上媳妇？”当时我就警告她：“你还盼着你們原先的日子呀？还想让我給你們当‘坟奴’呀？告

訴你！永輩子別妄想了！毛主席領着我們窮人把江山是坐定了！”這樁事咱可千萬不能小看呀！他們地主永遠記着咱們，咱們貧雇農更得永輩子不忘這階級仇恨啊！

（高瑜整理。張白羽圖）

[附录]

“佛”地魔天

——潭柘寺反动地主罪恶纪实

一、佛門財勢显赫

有錢有勢“惹不起”

在北京西北七十多里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一千七百多年的古庙，本名叫潭柘山岫云寺。庙依宝珠峰，殿宇雄伟，左、右、后三面九峰^①环抱，庙内外古木参天。庙后集云峰有个龙潭，过去山上又长过很多柘树。因此，人们就管这山叫潭柘山，管这庙叫潭柘寺。

这潭柘寺，在旧社会是有名的“惹不起”。

说它“惹不起”，首先是因为它拥有巨大的财富。

潭柘寺的庙产，仅土地一项就有四万三千多亩。东到卢沟桥，南到良乡，西南到涿县，北到延庆，方圆几百里，都有它的庄房。每年光租金的剥削收入，就有一两万两银子。

^① 九峰：瓔珞、紫翠、捧日、迴龙、虎踞、集云、架月、象王、蓮花。

直接雇人耕种的两千多亩地，每年又可收粮食四五千石。所以人们常说：“潭柘寺的庄子三百六，一天吃一个。”至于庙里利用迷信骗人的收入，每年又不知有多少。

它的房屋，仅本院就有四百间，连同山林、菜园，地基的占地，就近千亩。另外还有三个下院。一个是北京阜成门内的翊教寺，占地十多亩，房屋二百多间。一个是阜成门外的海潮观音庵，占地六七亩，房屋六十多间。还有一个是现在门头沟区永定人民公社栗园庄的奉福寺，占地八十亩，房屋六十多间。奉福寺是它的总仓库，在这里设有油坊、粉坊、磨坊、碾坊、豆腐坊等等，潭柘寺里需要的粮食、油、盐、菜蔬等物，全由这里总出入。这里光向潭柘寺正院馱粮食的骡子，就养了十八头。奉福寺还是对外联络的中途站，来往香客都在这里落脚^①。

說它“惹不起”，其次是因为它有势力。

潭柘寺有錢又有勢。据記載：远在公元三世紀西晋时这座寺就已建成，当时叫嘉福寺。所以人们常说：“先有潭柘寺五百年，后有北京城。”但在那时，它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庙。到了公元七世紀末，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华严和尚依仗着幽州都督张仁愿的势力，霸占了西坡姜家洼姓姜的土地，和东沟刘家的土地，扩大了庙宇，改名叫龙泉寺。公元十二世紀金熙宗皇帝来庙上烧香，又赐名叫大万寿寺。金章宗皇帝也曾在庙后山上打过鳥，所以那里还盖了所雀儿

^① 見清人神穆德著：《潭柘山岫云寺志》。

庵。公元十三世紀，元世祖忽必烈又修建了这座庙宇。让他的女儿妙严公主在这里修道。到了明朝，宣宗皇帝的老婆孝誠皇后，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以及其他一些王公大臣，都拿出很多錢来修过潭柘寺^①。

清朝的統治者更特別重視它。康熙皇帝亲派了一个震寰和尚来主持这个庙，封他为“欽命律師”，准許潭柘寺执事和尚轎前用頂馬^②。康熙还从国庫中拨出四十八万两白銀，帮助庙里修建了三百多間殿堂僧舍，并亲手写了“勅建岫云禅寺”的匾額。到乾隆皇帝时，庙上的监院琮璋和尚，据說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并被封为天下都监院。在他做监院四十多年期間，依靠清朝統治者的权势，为庙里购置和掠夺了二百多頃地。連同原有的土地，一齐由戶部批准，不清丈，不交国課，“永作寺产”。一七六〇年，太后还派他代表自己去朝浙江的普陀山，要沿途所經各地好好接待。在这期間，乾隆皇帝先后来过庙里三次，每一次都有賞賜。除了賞賜金、銀、匾、对、琉璃供器外，一七六四年，还賜了靜观老方丈一尊金护身佛。当时庙里用黃土鋪道二十里，一直接到罗曷岭。乾隆皇帝問老方丈为什么这次这样隆重迎接他。老和尚回答說：“我是为了迎接护身佛爷的。”乾隆皇帝便与老和尚手拉手儿进了山門。也就在这时，靜观和尚被选入了皇家的藏經館。^③

① 以上事跡大部分見于清人神穆德著：《潭柘山岫云寺志》。

② 頂馬：即騎馬开道的人。

③ 以上事跡大部分見于清人神穆德著：《潭柘山岫云寺志》。

庙里为了接待清朝统治者，还专门为皇帝和太后建筑了行宫和一座延清阁。那些王公大臣们，也经常来庙上游山玩水，与老和尚参禅悟道，作对吟诗。那时，和尚的眼里哪里瞧得起知府知县。本地知府知县新上任，首先得来拜山。光绪年间，宛平知县来拜山，老方丈见都没见，只叫一般的执事和尚接待了一下。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是庙里的势力并没有倒，它又和许多军阀拉上了关系。庙里的和尚投靠了军阀张作霖，并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成了要好的朋友。吴佩孚每年三月初二过生日，老和尚都要亲去湖北拜寿。老和尚传戒，吴佩孚也来送匾参禅。吴佩孚的老婆很长时间都住在它的下院翊教寺。吴佩孚死了，老和尚还在翊教寺办了十三台大斋为吴佩孚祈祷超生。

随后，蒋介石与它的关系也不坏。一九二九年，蒋介石还特地从北京来潭柘寺。大执事和尚们受宠若惊，颠前簸后，忙得不可开交，还特地派人去北京买好菜，为他做上等筵席。不久，国民党的地方警察局，就给庙里送来了几支大枪，还派了一个警官专门来护庙。

庙里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很密切。清末、民国初年，潭柘寺十九代纯悦方丈与日本天皇的女婿清王朝农部郎中廉南湖成了莫逆之交^①。有些和尚因此被送去日本“留学”。

^① 廉南湖，又名泉，字惠卿，号岫云居士。著有《潭柘纪游诗》一卷，作《潭柘养痾图》一帧，盛宣怀曾为图题诗二首。一九三一年廉南湖死于潭柘寺下院翊教寺，葬潭柘寺前，国民党老右派吴稚晖曾为之作碑记。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潭柘寺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受到特別照顧。日寇駐門頭溝的青水和牛島隊長等，都成了方丈與法主九峰和尚的好朋友。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廟里又以于蘭亭、蓮成兩個和尚為首，勾結當地的地主惡霸，依靠蔣匪幫，組織了還鄉團，進行反攻倒算。

正是倚靠這些勢力，廟里才敢於私立公堂——專門的審問室。並且內設糾察，外設巡照，專門養着一班打手和七八十條惡狗。廟里動不動就把當地群眾綁去非刑拷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後，還要罰款，賠罪道歉。和尚廟儼然成了一座衙門。

真是：和尚代代官府倚，穷人怎能惹得起。

一样袈裟两样人

廟里的和尚最多時有一千多個，平常也有三五百人。這些和尚也分成三六九等，老方丈是最上層，下面三品九級，四十八處^①，一層一層形成一座金字塔。那些住板堂、下廚房、澆園、種菜、洒掃的下層和尚則處在這金字塔的基層，受着上層和尚的壓迫。他們香燒不好殿主打，經念不好堂主打，走路、睡覺不好糾察打，飯燒不好典座打，菜種不好園

① 三品九級：即大執事班（又稱八大執事，有方丈、東寮、西寮、知客、招客、監守、護司、典座）、小執事班（有維那、堂主、殿主、糾察等）與下層和尚這三品，其中又分上、中、下三等，共為九級。四十八處，指四十八個大小執事。

头打……，管事和尚袖子里老藏着一根一尺来长的磕板，看誰不順眼抽出就打。

管事和尚处罚下层和尚有种种方法，一是打香板。这种板子，五尺长，三寸寬，一寸来厚，一打就是几十板，直打得皮开肉綻。老方丈規定：“香板打人，打死勿論。”还有一种打法叫“公众”，就是錯一人，打众人。这是逼着下层和尚互相监督的一种方法。下层和尚被打，还不准嚷，只能念“阿弥陀佛”。另一种方法是罰跪。跪在佛爷前，要跪得直挺挺的，头上頂上大方砖。有时在方砖上还加上一个一二十斤的石鼓，很多下层和尚被压得头昏眼花。还有更严重的就要夺下衣鉢戒牒^①，赶出山門。

下层和尚吃的是大灶。平时一粥一飯，每天只上午吃两頓。执事和尚說：“这是佛爷規定：‘过午不食’。”管你餓不餓。来了挂单和尚^②，添水不添米。每天要上殿念六遍經，一清早就得上殿，夜里十二点才能下殿睡觉。很多和尚餓得肚子咕咕叫。

老方丈死了，从正門抬出火化，还要修几丈高的塔。其他执事和尚死了，从旁門抬出去火化，葬入塔院。下层和尚死了，从后門拉出鬼門关，火化之后，丢进万人塔。一九三〇年，为大执事和尚烧飯的周大爷，曾亲眼看見一个下层和尚还没咽气，就被拖出去了。嘴里还发出微弱的呼救声。

① 和尚在受戒后发的几种凭証。有了它到各地庙上都有飯吃。

② 挂单和尚：外庙和尚到本庙，都得先到招客知事处挂号，檢驗衣鉢戒牒，然后才能安排食宿。这叫做挂单。

“不要烧我呀，我还没有死呀！”老和尚理也不理，一会儿就给烧成了灰。

有个下层和尚，曾在庙里的墙壁上偷偷地写了一首短诗，来诉说庙里生活的痛苦。短诗写道：

小房一間，一天两爻。

自从进庙，泪珠不干。

下层和尚不但在生活上受着沉重的压迫，在思想上也受着严格的束缚和统治。下层和尚进庙以后，首先向他们灌输的是“六根清静、四大皆空”的思想。庙里的一首训诫诗这样写道：“万物皆空莫浪求，如来只在此心头，情枷爱锁都抛却，无拘无束得自由。”要下层和尚“忍辱修行”，听凭别人欺侮，不要反抗，说什么“人欺不为辱，身死不为殃”。执事和尚要下层和尚做到在思想上不反抗，言语上不反抗，行动上也不反抗。这就是上层和尚所说的“意正”、“口正”、“身正”。如果违反了这些，那就是触犯了庙里的“十恶不赦”的清规，轻则挨打罚跪，重则撵出山门。

可是，在上层和尚中，却真正是“无拘无束得自由”。在生活上，他们吃的是白米、细面、小笼点心。每顿饭四个菜，什么杏仁、黄花、木耳、香菇、口蘑、玉兰片等等珍品佳肴。一九三七年，上层和尚还公开添了一个荤灶。不吃荤腥葱韭的清规，只能用来限制下层和尚。除此之外，他们还抽大烟、扎吗啡，吃、喝、嫖、赌，无法无天。

在国民党統治年代，廟里八大執事之一的“招客”和尚，名叫于蘭亭的，就是這樣的惡和尚。他從小不務正業，游手好閒。二十六七歲上，因為不學好，父親打了他一頓，他就跑到張作霖的隊伍里當了兵。他當兵不到一年，就搶了老百姓幾次。後來拐了兩支大槍和很多子彈開了小差，以後又和幾個流氓干起了偷盜營生，盜墓、劫道、打黑槍、砸明火，無所不為。一九三二年，他參加了國民党的地方自衛團，氣焰更盛，倚勢敲詐勒索，強奸婦女，無惡不作。當地群眾對他恨之入骨。後因犯案被捕，出獄後，賊性仍不改。這時他感到沒有個掩護不行，聽說潭柘寺不怕官不怕府，便在一九三七年，投到潭柘寺當了和尚。在廟里他用欺上瞞下的種種手腕爬上了八大執事的地位，當了“招客”。利用“招客”的方便，他先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接着又投靠国民党，組織還鄉團，反攻倒算，殺害革命幹部。就這樣，于蘭亭成了當地的一霸。

另外像“法主”九峰，“巡照”滿示等和尚也都是反動軍官、流氓、土匪出身。這些罪魁禍首，雖然也身穿袈裟，手敲木魚，口念佛法，却是帶着屠刀念佛，冒着和尚的名，干着強盜的勾當。他們把潭柘寺弄成了一座人間黑暗的魔窟。

二、寺院盤剝慘重

強奪詐騙占土地

潭柘寺的四萬三千多亩土地，一部分是來自旗地。

一六四四年，清朝統治者一入關，就命令跑馬圈地。當時北京周圍被旗軍圈去的土地有一百六十三萬多畝。這就叫旗地。土地被圈之後，原來種地的農民，有的被從土地上趕走了，有的就變成了佃戶，強迫為他們種地^①。清朝統治者為了利用迷信來麻醉人民，就將這些土地送了一部分給潭柘寺，把原來種地的佃戶，也一齊轉給了廟上。清王朝怕佃戶不服從和尚，還特地向宛平縣下了一道命令說：“如果有誰敢私自買賣廟上的土地，官府就要辦罪。”^②

潭柘寺的另一部分土地是來自“募化”。

潭柘寺的“募化”有它一套手段。連吹帶捧，這是對地主、官僚用的辦法。他們給那些地主豪紳、達官顯宦們送經送識，聲稱要保佑他們高官厚祿，子孫昌盛。捧他們是“樂善好施”、“善名久著”。并向他們大吹：某王爺、某都督、某大帥、某將軍與廟上怎樣怎樣要好，施舍了多少銀兩。這些人一听，覺得送他一點，既可以通过和尚巴結官府，又可以騙得一個善名，遮蓋一方人們的耳目，于是就送給廟上一些地。養牧廠地主蘇五十三就是听了他們的花言巧語送給了廟上一百畝地的。種這些地的農民，也就從地主的佃戶變成了廟里的佃戶。^③

軟硬兼施，這是和尚對一般群眾的“募化”方法。賈溝村的賈德潤等十幾家農戶，過去在栗園莊有塊一百二十二畝

① 見李洵：《明清史》。

② 見《潭柘岫云寺募置香火地碑記》。

③ 見潭柘寺《奉福寺置地碑文》。

的好地，被潭柘寺的当家和尙看上了。說他們的地破坏了庙上的风水，佛爷要向他們募化这片地。賈沟村的农戶們不肯。庙里就把这十几家家长抓到庙上，硬要他們舍，不舍不放入。庙上势力大，賈沟群众惹不起它，只好請人向当家和尙說，答应租給庙上。过了几年，庙上不但一点租金不給，而且不承认是租的，一百二十二亩地就这样归了潭柘寺。

潭柘寺还有一部分土地則是依仗权势公开搶夺来的。

石厂村群众在栗园庄有十亩地，就硬被奉福寺圈到了它的围墙里。栗园庄南庄有块地，挨着潭柘寺的地，庙里每耕一次都要占去一两壠。就这样，庙里的地年年增多，群众的地年年减少。栗园庄陈家，因为生活困难，去向当家和尙借錢，和尙就叫他卖地。为了解决困难，只好将祖传几代的二十四亩地，以低价典給了潭柘寺。三年后，陈家去贖，哪知当家和尙硬說地里施了粪要贖地得給粪錢！結果一算，粪錢比地价还貴。陈家哪里贖得起，于是二十四亩地又归了潭柘寺。

乘人之危，也是他們夺地的一种巧妙方法。过去住在渾河边上的农民，年年利用渾河淤积的河滩，开出些零星地块。地主恶霸看地开出来了就想霸地，农民气愤不过，只好打官司。这时潭柘寺的当家和尙就会从中插手，“出面調停”。他們伪善地对农民說：“只要你們把地送給庙里，保管沒事。而且庙里可以給你們‘永佃长租’权。”农民一想，衙門不好进，官司即使打贏，地也得賠上，咬咬牙：“宁可挨頓打，不去討个剮。”就这样，他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将地送給



潭柘寺。过去庙上的一些“永佃长租”地，大多是这样来的。

放债夺地，也是潭柘寺惯用的手法。当时人们都说：“潭柘寺，四分利，还不起，给土地。”鲁家滩高良瑞的老祖父弟兄几个，向庙里合借了五十两银子，四分的利，驴打滚，两年本利平。他们一年一年还不清，当家和尚就硬逼着他们用地抵。他们问和尚要多少地？和尚算盘一扒拉，“一顷！”几家仅有的九十多亩地全滚到潭柘寺去了。南辛房村赵宝成的爹，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吃不上饭，就向庙里当家和尚借了几两银子去贩大白菜，做点小生意糊糊口。庙上要四分的利，并逼住他将家里仅有的一块十二亩地的红契作了抵押。赵老爹拼死拼活好不容易将债还清了，向当家和尚要红契时，和尚推说红契不在潭柘寺，放在城里下院翊教寺。左推右推，最后干脆翻脸不认帐，硬说这块地本来就是庙上的，还逼着他交庙里十几石的租子。

潭柘寺放债的地方除了庙里的一个主院三个下院以外，各处的香头会首也都替它放，替它收。一七四四年，外十三^①的楞严会，替庙上向会众捐了一百五六十两香火银子。随后会首就用这笔钱替庙上放债，到一七四九年，前后不过五年，这笔钱就翻到了五百六十两，相当五分半的大头利。并用这笔钱为庙上在城子邨东买了二百亩地。^②

有些群众被和尚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起来斗争。一九一二年，苛藕蛇村的陈大爷，向庙里借了几十吊钱，并将一块

① 外十三：现在永定公社十三个村子的总称。

② 见潭柘寺《楞严胜会碑记》。

地的紅契作了抵押，后来陈大爷凑齐了錢还了当家和尙，当家和尙却不給他紅契。陈大爷忍不下这口气，心一橫：“餓死不如拼死！”一天，打听到庙里方丈去奉福寺下院，陈大爷便准备了一支打猎的火枪，天不亮就在罗喉岭上等着。快晌午时，方丈坐着四人轎来了。他从山沟里跳出来，拦住去路，要他退还紅契。方丈一边打顫，一边玩花招，說：“等我回到庙里退給你。”陈大爷要他当时立下字据。方丈見逃避不了，只好立下了字据。陈大爷警告方丈說：“你們如果想报复，我也只有这条命。”方丈怕遇上第二次拦截，只好将紅契退給了他。

逼租聚賭害穷人

潭柘寺地租剝削的花样，也是层出不穷的。

一种叫死租。就是不管水涝干旱，每年每亩定死了麦收三斗小麦，大秋三斗玉米。租粮还要晒干揚净，咬在嘴里听不到“格崩”声，就不收。普通的斗十五斤，庙里的斗却是二十斤。如果租子交不上，立刻夺田另佃。栗园庄楊树德家，过去种了庙里二十五亩地，每亩每年定死了交九斗玉米。有一年遭了旱灾，收成不好，庙里的租子却一个不让，結果收下的玉米全部給了潭柘寺。

还有一种叫活租。庙里出租的荒坡荒地，起初租子不定死，等地逐渐好起来，他就逐步把租子加大。魯家滩的蕭景順家，种了庙上十五亩山坡地。地里长了很多松柏树，只能在地的空隙中种点庄稼。起初規定一年租金四元。經過

全家的辛勤劳动，积土、上肥，地渐渐好起来。潭柘寺就一再加租，先加到六元，后又加到八元，以后一直加到三十三元。遇上灾年，蕭景順只好借債交租。

罰租更是狠毒。每年一到四五月，青黄不接，沒等地里麦子黄，吃青就吃掉了一半，一亩地再交和尚的三斗麦租，五黄六月就不能活了。有些人家就想挨到秋后一起交。执事和尚知道穷人难过这一关，就規定：麦收交不上麦租，到秋后一斗麦子得交二斗玉米。这叫罰租。这样，連秋租三斗玉米，每亩地一次就得交給潭柘寺九斗粮。收下的粮食大部分都成了潭柘寺的了。

还有一种額外的押租，也叫押板。这种租子在租地时就交。名义上是抵押，可是这种押租潭柘寺是不退还的，实际上就是一种額外的租子。平原村罗明清家租了庙上二亩坡地，执事和尚要他交二十元押租，否則地就不給他种。他只好东拼西凑，凑齐了二十元，才租到了地。

一九二三年前后，外十三的一些群众，曾齐心起来斗争，不向潭柘寺交租。可是庙里却依靠吳佩孚的权势，把他們租种的二百多亩地，統統夺了回去，不少人被迫流亡他乡。

借債、租地的日子不好过，庙里长工、短工的生活更是苦。就說短工吧。庙里一雇就得好几十。大秋春忙时雇不到这么多，庙里就硬派，派到誰就是誰。派人的牌子就像衙門捉人的签，不去不行。农忙时誰家地里沒有活儿，自家地荒了也得給庙上先干，特别是种庙上地的人家，如果派到你

不去，你的地就甭想种了。大家没办法，只好去。要去还得天不亮就到，出了太阳就得扣工钱。农活不忙的时候，庙里雇短工就用抢锄头的办法。他们利用穷人地不多，没到忙时，都想出去挣点工钱糊口的机会，采取了这种狠毒的办法。庙里在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需要的锄头，告诉大家谁抢到锄头谁上工。人们怕抢不到锄头，天不亮就到庙里来。这样，庙上就逼得穷人每天多给他干两个小时。

雇工们早晚喝稀粥，说这是佛爷规定的“吃稀不吃干”。中午一顿小米饭，他们存心不让你吃饱，就往米里掺砂，叫你不肯对齿。和尚和工头知道大家吃不饱，就做了些馒头、包子，拿到地头高价出卖。没钱，倒可以给你记上帐，晚上回来总算，在工钱里扣。原来每天就不到五斤小米的工钱，再被一扣就剩不下多少了。

给庙里干活甭想休息，中午怕你往返吃饭耽误时间，就把饭送到地头，吃完就接着干，不到太阳落不收工。监工看谁不顺眼夺过锄头就叫你滚。当时是晚上凭锄头算帐，锄头被夺走了，活也就算白干了。鲁家滩的萧永喜，有一次，卖了一天命，监工却说他锄得不好，夺了锄头，萧永喜就白给庙里干了一天。有时，眼看太阳快落坡了，老和尚却拄着拐杖来到地头，瞅见还有一大截没干完，他就念道：“阿弥陀佛！佛爷要我今天向大家化个缘，别的不化，就化你们锄到地头。”虽然大家已经精疲力竭，饿得头昏眼花，也只得干到头，不然这一天的工钱就拿不到。

庙里还有“忙月”（即月工），从锄麦做到收完秋。这些人

都是无家可归、逃荒、要飯的壯勞動力。一雇就是一百多人。他們都住在豬窩一樣的下房。干活兒是兩頭不見天。他們除了干地里場頭活兒外，還得干各種雜活。每年雇工們一到，廟里的賭場就開張了，上層和尚和工頭們勾結起來，專門欺騙雇工的工錢。他們管這種方法叫“狼吃肉”。雇工們辛辛苦苦掙來的工錢，就這樣，這手進，那手出，又溜進和尚的腰包，結果是來時精光光，去時赤條條。有時雇工們輸光了，和尚就硬用借一元，給八角，扣下二角作利息的辦法，拉你下水。他們怕時間長了雇工們溜走，因此只放十天或半个月，講明拿工錢頂。這種錢的利息高到六分。稻地^①幾個莊子的雇工們往往弄得連褲子也穿不上。到收完秋，管事和尚就對他們說：“伙計們，辛苦了，回家去歇歇吧！”管事和尚怕雇工們不走，每年就在這個時候做一頓白面壓餛飩，做好後，和尚一嚷：“伙計們，快來吃壓餛飩呀！”等大家都進了廚房。管事和尚卻一把大鎖鎖上了下房門。雇工們沒處去，只得走。不少人沒有衣服，只得光着脊梁離開廟門。當家和尚卻得意地說：“今年打發走了，明年再雇，咱這是鉄打的莊子，流水的客。”稻地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地淨場光衣裳破，臨了吃頓壓餛飩。”這句話包含着多少辛酸的血淚啊！

殘酷的壓榨，長短工們哪能忍氣吞聲？一九一〇年端午節的深夜，一個長工悄悄地撬開了司房的門，給了凶惡的護

^① 稻地：現在永定公社的四道橋、白莊子等村，過去潭柘寺在那兒有好幾個莊房。那兒很早為水稻地，所以群眾稱那幾個村子為稻地。

司和尚十几刀，連夜奔往他乡。这个恶和尚虽沒有被砍死，但总算打下了他的气焰。又有一年，苛蘿陀村的群众，在村头上拦截了庙里一个作恶多端的督管，把他从騾子上拉下来，不准他骑在上面耀武揚威，要不就揍死他。在群众的威力面前，他只好拉着騾子連忙逃走。从此，这个恶和尚来往总是繞过苛蘿陀。

三、故弄玄虛愚众

起香会招财进宝

每年的四五月和八九月，这是潭柘寺的香会季节。什么子孙会、楞严会、法华会、普光会、大悲会、如意会、財神会等等，五花八門，名目繁多，十几种会，連續不断。一到这个季节，香客从四面八方来庙上烧香、舍錢，每个会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百十来人。庙会分布很广，远到山东、河南、安徽、天津，近到北京郊区的四乡八鎮，都有庙上的会。每逢这时，潭柘寺的执事和尚們便貪得无厌地把大把大把的錢，装进腰包。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受了騙，中了毒，花了瞎錢。

这些会到底都干些什么呢？就說“子孙会”吧。那是在一八六四年清朝同治年間兴起的。当时庙里的方丈是第十七代慈云和尚，他与大执事和尚們計議，想多兴几个会来广辟財源，于是就請出了清王朝內务府一个官員正黄旗人张舒秀，請他带头起会，为庙上“广結善緣”。张舒秀領会了老和尚的意思，心想：“正好，当个穷京官沒有进項，这一来，自

己也可以发一笔”，就滿口答应。于是张舒秀作了会首，发起組織了一个“子孙会”。并編出了一套鬼話，到处宣传，說什么潭柘寺的观音菩薩非常灵驗，“求官得祿，謀事遂心，凡有所求，无不如意。曾有七旬乏嗣之人，一經虔禱，而哲嗣托生。”张舒秀自己也現身說法，說他“因膝下无孙，虔心禱于观音菩薩殿前，未几，果生孙男。①”說得活灵活現。很多望子望孙心切的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了“子孙会”。紧跟着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募化”：出香份儿、买僧衣僧鞋、給菩薩装金、修庙、置地等等。庙里开辟了財源，这位穷京官也乘机捞了一把。

潭柘寺通过这个会，又組織了“財神会”、“海灯会”。一八八六年，张舒秀的两个儿子张常明、张常善便借机向会众募捐了一大笔錢，除自己捞起了一笔外，还用一千两銀子为潭柘寺在良乡县买了一千八百多亩地。慈云和尚感謝不尽，还特地为张家立了一道碑。②

还有一些会，是各地一些地主为了巴結和尚，勾結官府，想从中漁利而組織起来的。如：北京彰仪門外地主郭和斋起的“楞严会”，安徽歙县南乡地主方启明起的“清茶老会”，馬駒桥地主朱文炳起的“法华会”，庞各庄地主戴福堂起的“如意会”，等等，都是这一类型。

各种会在到庙烧香前，会头先收会份儿錢、布施錢。到庙之后，吃斋要舍錢，烧香要舍錢。庙上还抓紧时机进一步

① 見潭柘寺《子孙会碑文》。

② 同上。

向你募化。向你宣传一套什么“僧依俗住，俗托僧修”的謬論，要你“多結善緣”。誰舍了錢，執事和尚就給誰写到挂在客堂里的一块大粉牌上。舍得多的人的名字写在前面，并且写得大大的。舍得少的，姓名写得又小又不显眼。有些人不甘示弱，就尽其所有地施舍。

潭柘寺不仅用佛爷的名义来掏香客的腰包，而且还在賭場上掏香客的腰包。每逢香季，庙里的宝局、麻将、牌九等等賭場，生意特別兴隆，真是空了香客的錢袋，滿了大和尚的腰包。

香季也是潭柘寺宣传封建迷信特別活跃的时期。在这期間，老方丈几乎每天都得登坛讲經說法。在国民党統治时期，方丈还編了首歌儿来毒化人們的思想。歌中有几段这样讲道：

口勿談人短，	語語要实誠。
有德便是才，	无过即修行。
有怨反諸己，	不必与他爭。
狂人相欺侮，	忍辱且和平。
度量宜寬大，	好丑悉包容。
人欺未为辱，	身死不为殃。①

这就是說，不管你受着怎样的压迫和剝削，你都要忍耐，不

① 見一九三七年潭柘寺《同戒录》。

要說，也不要反抗。真是：歌儿这样“好”，杀人不用刀！

装疯顛“活佛”騙人

潭柘寺騙錢的方法真是多种多样。

庙前的东山坡上，有个山洞叫蝎子洞。洞里住着一个和尚，名叫因亮，身穿破納头，滿身污泥，头发胡子长了几寸长，疯疯顛顛。他还养着一鸡一狗，跟它們一道吃，一道住，在人面前还吃些蛇蝎和烂臭东西。人們都称他“活佛”，紛紛来向他布施求药。

提起这个“活佛”，倒有这么一段故事。

清朝末年，有个六王爷，来庙上游山玩水，因亮和尚不小心冲撞了他。六王爷大怒，命令卫兵把他丢到桥下。但因沟不深，摔得不重，过了一会，他又爬了上来。王爷見他沒被摔死，又見他那狼狽样，觉得挺有意思，便指着他道：“瞧你这个样子，倒像个‘活佛’！”庙里老和尚，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个窍门，就借此編了一套騙人的鬼話，大肆渲染，說他是佛爷轉世，专门救苦救难，不管什么，一經他手，就成了“仙丹妙药”。因亮和尚自己也在想：“自从河南新蔡县家乡出来，同治壬戌年（一八六二）在潭柘寺受戒，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这期间跑了两次天津，轉了多少寺庙，因为沒有后台，到現在还是名不揚、身不显，現在庙里老和尚想借我名騙人，我何不乘此机会显一番身手呢？^①”从此，因亮和尚就装疯实傻，疯疯顛顛。“活佛”的名字也就从此传开了。

^① 見潭柘寺《活佛碑文》。

为了更能够骗人，老方丈还特意把他安置在这个山洞里，并将洞里布置得奇形怪状。

在“活佛”的“现身说法”之下，不少人受了欺骗，特别是每年两次香季，“活佛”便向人们大量施舍他的“仙药”。一片树叶，一棵青草，一摊鸡屎狗粪，一撮土，一泡尿，随手抓起来的都是“药”。有些人，病本来就不重，吃了他的草根、树皮、树叶煎的水，碰巧好了，于是就成了他的义务宣传员。

人们来向这位“活佛”求药治病，可不能少带东西。第一是冰糖，第二是关东烟，还有僧衣、僧鞋、僧袜……，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活佛”是不会给你“仙药”的。

一九〇九年，这位“活佛”竟然病死了。庙里为了继续利用这个山洞骗人，就与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的官僚地主赵居士合谋编了一套鬼话说，“活佛”归天的这天夜里，赵居士梦见“活佛”降临他家。“活佛”说，他将归西天为下界人们求福。老方丈又叫“活佛”的徒弟刘士林出来证明说，当他翻山越岭赶到赵居士家商议替他师傅建塔时，还未开口，赵居士就知道了“活佛”已经归天。于是，便由赵居士出面筹款，为这个“活佛”塑了个像。并在老虎洞的南山坡凿了一个洞，安排了这尊死佛。一九二一年，又通过“献盐会”的会首，旗人地主巴龄阿，向会众捐了九百多块银元，为这个洞叠石加高，洞前还盖起了抱厦。一九二四年，又请了一个什么迪威上将军江朝宗写了一块“活佛”的碑记，替他大吹了一番^①。随后，第十九世的纯悦方丈又将它搬进了庙里的一

座佛殿，起名叫魔佛殿，叫他的徒弟刘士林也装成疯疯颠颠的样子，为它守灵，继续骗人。

弄玄虛財源亨通

他們不仅借疯和尚骗人，而且把庙里的一切都說成是有神灵的，以此来騙錢。

大雄宝殿西边的一个供桌上，过去放着一个木龕，里面两条青蛇，前面点着香火灯烛。这两条蛇就是他們所謂的“大青爷”和“二青爷”。供桌旁边有两个和尚专门向人們宣传“大青爷”和“二青爷”的来历。說是在明代，庙里的达观方丈，想去四川朝峨嵋，顾虑山遙路远，怕遇不測，就在庙里的龙王殿烧香請神龙保佑。果然，这天夜里，神龙就派了两个龙子大青和二青来了，保护老方丈去四川，往返三年，一路平安。又說：“大青爷、二青爷不但能替人消灾降福，化險为夷，还能呼风喚雨；吐口唾沫，就会变成烏云，打一个喷嚏，就变成雷声；手指大的一点烏云，下起雨来，就会湿润大地。”^②不少人就信以为真，紛紛烧香磕头，大量施舍銀錢。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騙人的鬼話。整个潭柘山，像这样的青蛇多得很。“大青爷”、“二青爷”就是和尚从山上捉来的。有时捉到大的，有时捉到小的，有时沒有捉到。和尚便說：“大青爷、二青爷是能大能小，能隱能現，变化多端。”其实和尚在捉蛇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一不留神，

① 見潭柘寺《活佛碑文》。

② 見清人神穆德著：《潭柘山岫云寺志》。

被蛇咬一口，几个月都不能好。

不仅毒蛇是財源，一石一木一池一水也都是財源。潭柘寺后山的龙潭，是一个八角形的水池。山泉經過一个人造石龙的嘴，流入潭中。当家和尚在这里也想了一套办法騙錢害人。他們說这石龙算命非常灵驗，誰将錢抛到它的嘴里，誰的命就好。不少人为了占卜自己命运的好坏，就隔池向石龙嘴扔錢。距离远，龙嘴小，哪里扔得进。人們往往不甘心自己命运坏，就拼命扔，不扔进不罢休，就这样許多錢都掉在池里。誰知执事和尚早在水底設下了細网，結果这些錢都流进了和尚的腰包。

还在三百年前，庙上仅有的一棵柘树枯死了（解放后新栽了两棵）。当家和尚一直用这枯株朽木来騙人。給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滋生木”。說它是神木，专治妇女病。妇女喝了柘木湯，不生育的就能生育，沒有儿子的就能添个儿子。和尚还特地将它装在一个鉄絲籠子中供奉起来。旁边放着舍錢的鉢。很多求子心切的男男女女，都到籠子面前烧香、磕头、許願，把大把大把的銀錢丢在鉢子里。

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一个叫凤遇云的地主，送給庙上一块含金属的石头雕成的魚，有五尺来长，二尺来寬，能够发出五音。老方丈命人挂在龙王殿的廊簷下，并說，这石魚是块“仙石”，专为人們止疼除病。有病的人先得向石魚焚香磕头，舍錢，然后用一根木槌敲打石魚，头疼打魚头，腹疼打魚腹……，和尚說，錢舍得越多，病就好得越快。誰沒有个头疼腹脹的，过一两天当然会好。不知道的

人，总以为是神魚給他治好的。于是无数的錢，又这样落进执事和尚的腰包。

庙里还有很多东西，被用来騙錢害人。三圣殿两旁被称为帝王树和配王树的两棵白果树，三圣殿前的两棵娑罗树，都被說成是神树。說帝王树叶能治百病，娑罗树子能治胃病。連龙潭的水也被說成是神水，庙里还将它馱到城里去卖。他們还在庙里的墙壁上和山崖上塑造了很多小佛爷，和尚給他們取上了名字，告訴人們，某佛爷，管某某事，某佛爷，管某某事。領着人們去燒香、許願、舍錢。

像这些騙人騙錢的花招多得很，附近的人，和远方的香客，不知多少人被蒙騙，被坑害。后来，靠近潭柘寺的人們，漸漸識破了这些騙人的把戏，很少再信他那一套。和尚見騙不了近处的人們，就說什么“潭柘寺的佛光，照远不照近”，来为自己遮丑。

四、横行霸道欺人

龙潭水滴滴穷人泪

龙潭水，不仅被潭柘寺用来騙人騙錢，还被它用来残酷地統治当地人民。

寺南的平原、南辛房、魯家滩几个村沒有水源，吃水用水都得靠这龙潭。可是过去这龙潭一直被潭柘寺霸占着。

相传明代，中山定王徐达的曾孙徐显忠，想把这股水引到魯家滩村西他家坎地的花园中，当家和尚怕水引出去被

村民使用，失去他控制当地群众的重要手段。于是，就向皇帝奏了一本，說徐家的坟地是块旱龙地，旱龙得水，必有天命之分。徐显忠想引龙潭水，实际上是想篡夺王位。皇帝一听大怒，就把徐显忠杀了。由此可见潭柘寺对这股水控制得多么严。

潭柘寺为了控制这股水，就用佛爷的名义提出說：“佛爷說过，龙潭的水，‘养僧不养俗’^①，这是圣水，不能被凡夫俗子沾污。”他們又說：“佛爷是最慈悲的，如果你们为佛爷效劳，用点水，佛爷是不会降罪的。”于是，潭柘寺就用这股水，向当地群众进行了額外的榨取。

庙里有块八十多亩的大菜园，除了有一二十个长工之外，做短工的，全是附近村子吃水的群众。他們被强迫去干活儿，不給工錢，有时只給些烂菜叶。

春秋二次会季，庙里每天都得用百十乘轎子去接送香客。抬轎子的任务，也就落到了周围吃水群众的身上。前一天晚上，管事和尚就拿着写有“潭柘寺”三个字的竹牌，到吃水的村去散发。他們把竹牌从門縫或窗戶眼往里一塞，招呼一声：“喂，明天抬轎子去。早一点！”二话不說，就走了。第二天清早，巡照和尚等在水边上，有牌子让取水，沒牌子不給。有一次，南辛房的艾如意去背水，因人小，不能抬轎，沒有牌子。恶巡照滿示当时就将他的两个砂罐摔碎。

这两次会季都是农忙季节，你就是荒了地，誤了收割，

^① 見茂林和尚著：《潭柘山岫云寺史迹概要》。

也得去抬轎。那時，去潭柘寺沒有大道，全是山路，崎嶇不平。抬轎的人，彎着腰，低着頭，腳登亂石，汗如瓢潑，累得氣都喘不上來。有一次，一個叫李恆良的大官僚來廟上進香，抬轎的抬着他都累得氣喘噓噓的，他却哼着：“世人誰識清閑福，不到黃泉忙不休。”^①真把大家氣壞了。

抬一天轎，坐轎的人總要給管事和尚三兩元，可是抬轎的人，從管事和尚那里卻只能拿到一元。陽坡園陳奎，有一次抬了一天轎，眼看管事和尚剋扣工錢，氣不過，便向和尚講理，當時幾個和尚上來就把陳奎捆了起來。由於別人說情才把他放了。管事和尚還惡狠狠地指着他說：“你小子放老實點，下次再這麼不識相，饒不了你！”

人們為廟里做工，抬轎，當牛當馬，也只能吃到點污水。一次南辛房李文祥去馱水，到半山腰裝了點清水，被巡照滿示和尚發現，當時就牽走了他的毛驢。王坡的王景元，有一次牽羊去飲水，又被巡照滿示看見了，說他的羊弄髒了廟里的水。把王景元拖到廟里就打，還被罰了兩桶香油、一百雙僧鞋、兩捆大香。王景元便因此弄得傾家蕩產。

群眾忍無可忍，就起來鬥爭。一九一三年左右，南辛房的幾十個群眾在村頭上攔住了方丈，不讓他走村里的這條路，指着和尚說：“你不讓我們吃水，你也別想走我們這條路。”方丈見人多勢眾，只得答應了他們吃水的要求。

^① 見李恆良：《潭柘集》。

潭柘山染遍村民血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靠了潭柘山，却什么也吃不上。甭說地被庙上霸占，水被庙上霸占，就連这山，也被庙上霸占了。

自从潭柘寺占了这五六座山峰以后，当地群众受尽了苦难。甭說去山坡打柴割条，連割蒿子草都不成。周圍的山岭上，日夜都有巡山的和尚。他們帶着一群恶狗，滿山遍野地逞凶逞霸。看到打柴割草的人，逮到就要罰东西。因为这样，不知弄得多少人家卖房卖地，家破人亡。

一九四七年，平原村楊标，因无錢盖屋，到山坡上砍了几根枝条，搭了一个窝棚，被庙里知道了。第二天，还乡团情报員于兰亭和尚，便手持盒子枪，帶着一个护兵闖到他的地里，綁起了楊家兄弟二人，帶回村公所，說要枪毙他們。楊家請人左說右說，花了四十万元伪币，又买了十双鞋、两捆大香，送到庙里，才算了事。楊家欠了一身債，哥儿俩被逼得到門头沟背了一年煤才还清。

王坡的桑桩儿一次去山上撿柴，巡照滿示和尚硬說他砍树，把他綁到庙里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要他家拿錢来保。可怜的桑桩儿，无亲无故，光棍一人。滿示和尚看榨不出油水，就把他毒打了一頓，扔出山門，回家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當場就喪了命。王坡的海青，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他十八岁那年，正遇上一九四三年的灾荒，沒法生活，只得給人家扛活，討口飯吃。一天，替别人家到

山坡打柴。刚爬上一棵大树，折了几根枯树枝，忽然看到巡山的滿示和尚，带着一群狼狗追来了，他赶忙往下爬，由于心慌，两脚登空，立刻被摔死。滿示和尚却哈哈大笑。海青的爹媽听到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家里沒垫沒盖，只好用块破席头，将他卷起来，塞到山洞里。海青的爹因气恼成病，不久也死去了。媽媽和弟弟小海紅，由于无依无靠，只好逃荒口外。

“花和尚”倚势乱胡行

俗話說：“主恶奴才狠”。潭柘寺一班助紂为虐的奴才，也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欺压当地群众。

恶奴才們赶着寺里的騾子走路，横冲直撞，行路人都得赶快躲避。大車压死誰家的猪羊，不但不认帐，反而倒咬一口，說是弄脏了它的車轆轤，还要給他烧香除脏。那个时候，別說老百姓，就是守城門的，一听到潭柘寺的騾鈴和馬鞭响，也得赶快大开城門；晚間，潭柘寺的騾子不出城，守城門的人就不敢关城門。

騾子从城里回来，掌鞭的把繩一放，就自行方便去了，任騾子到处糟踏群众的庄稼。有地靠近路边的人家，真是敢怒而不敢言。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規定的，騾子跑到那一村，那一村人必須把牲口喂飽，还要派人护送，一直送到潭柘寺的大門口。

那时候，附近各村的妇女不敢到寺前的水沟去洗衣服，单身妇女不敢路过潭柘寺的山坡。有些妇女，一不小心，就

被拖到庙里，三四天不让回家。那些“花和尚”和巡山的恶奴，只要见到妇女走过，就放狗去追，等到把人吓坏了，再假装慈悲，前去营救，乘机蹂躏妇女。有一次，一个桑峪的妇女走娘家，路过庙后的高台，被七八个恶奴轮奸了。

每逢节日，他们的活动就更加猖狂。三十年前的一个元宵节，大和尚的姪子小五儿，带着一群打手，到东村去看花灯。他们哪里是看花灯，纯粹是跑到妇女群中去胡闹，村里的人们实在看不下去，就把那些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领头的小五儿被打了个半死。

招客和尚于兰亭，就曾奸淫和霸占过四五个妇女。一个监守和尚了青，经常有妇女陪着他。有的妇女不从，他们就持枪威逼。平原村赵家的媳妇，经常被庙上的恶奴大塔儿持枪纠缠。赵家媳妇没法，就与在门头沟背煤的丈夫商量，定下了对付和尚的办法。一天晚上，大塔儿又带着枪来了，赵家媳妇假装殷勤，骗他卸去了枪里的子弹。当晚，她丈夫从门头沟带来了几个伙伴，立刻揪住这个恶奴，用木棍把他打死了。当夜就把尸首扔在山沟里。人们看到这个恶奴的下场，都暗暗高兴。

五、扫尽古刹妖氛

投日寇狼狽为奸

蒋介石统治时期，由于连年混战，北京也是朝三暮四，一朝天子一朝臣。潭柘寺的统治虽也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

的保护，但已远不如从前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党领导下的地方工农运动的发展，使潭柘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打击，不可能为所欲为地剥削掠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层和尚们荒淫无耻地挥霍，在纯悦方丈手里因抽大烟、嫖女人，被卖去的土地就有几十顷之多。一九三七年，连奉福寺里的娘娘庵也被方丈卖了七百五十元^①。所以到抗日战争前，庙里剩下的土地已经不多了，拖欠外债达三万元之巨。

一九三七年，华北沦陷了，日本强盗到处奸淫烧杀，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潭柘寺的上层和尚们，却喜笑颜开，做着振兴统治的黄粱梦，并把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当时上层和尚有个计划：“于此东亚各族协和密结之际，东亚新秩序如能早期实现，则本寺除恢复旧有之盛况外，并拟对于佛教哲理广为传布，使国民僧俗，俱能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奠和平，所谓进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②可见，这时他们野心勃勃，一心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了。

还在日寇侵占东北时，庙内上层和尚就造谣惑众。有一次元本和尚在庙会上用一根竹竿挑着五佛冠，摇来晃去地对大家说：“日本人快来了，师祖姚少师^③都脱帽欢迎了，大家不要惊慌，佛爷保佑平安！”弄得人心惶惶，同时乘机向大家搜刮了一批钱财。

① 见潭柘寺《奉福寺奕娘娘庵碑文》。

② 见茂林和尚著：《潭柘山岫云寺史迹概要》。

③ 姚少师：明成祖时一个半途出家的军官，在庙里做过当家的，据说死时留下一靴一冠。

一九三七年，日寇駐門頭溝的隊長机井、青水和牛島，很快就與廟里的方丈和法主九峰和尚接上了關係。從此，九峰和尚就負責為日寇搜集情報。在這期間，青水隊長派他的部下黑木，親自為廟內督修了兩座佛殿和一座大廚房。還幫助廟里奪回了七八百畝地。老方丈也將廟里歷代珍藏的用金綫綉成的藏經，盜賣給日本帝國主義，幫助日寇掠奪中國的古文物，並獲得日寇賞賜一萬五千元銀洋。

廟里的蓮成和尚，也在下院栗園庄奉福寺，接應着日寇。日本漢奸警備隊隊長李亞峰，帶着三十多人在那兒設下了侵略據點。它的另一個下院翊教寺，也在北京城內廣開道場，為日本帝國主義作祈禱，做“東亞協和”、“人類親睦”^①的宣傳。

就在這時，廟內很多下層和尚，看到日甚一日的民族災難，而上層和尚卻跟日寇勾結禍害人民，他們不願為虎作倀，紛紛離開了寺廟。

當地人民，從一九三七年起，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一九四〇年，當地建立了房（山）宛（平）良（鄉）抗日委員會，組織人民進行鬥爭。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一個夜晚，當地民兵配合游擊隊，包圍了奉福寺的敵人據點。隊長杜剛同志率領着第七小隊，炸開了九尺高、兩尺厚的石頭圍牆，直撲後院。除警備隊長李亞峰和他的一個護兵藏在糞坑里未捉到外，全殲守敵。

① 茂林和尚著：《潭柘山岫雲寺史迹概要》。

日本投降后，我区公所领导庙里的长工和当地群众对潭柘寺的上层和尚进行了进一步的斗争。寺里长工张兆元、王林等十五人，起来斗争了寺内的管家和尚，分得了九十多亩土地。一九四六年春，奉福寺的长工陈二，担任了栗园庄的工会主任，提出“打倒恶和尚，长工乐洋洋”的口号，积极领导长工和佃户逼着监守和尚莲成退还佃户三年的租子，补足三年来剥削长工的工资。在这次斗争中，贫苦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三千多亩土地，打开了庙里的仓库，分掉了被庙里剥削去的粮食。

靠蒋匪为虎作倀

“不到黄泉心不死。”潭柘寺的上层和尚于兰亭、莲成、九峰、满示等，对人民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的日本主子被打倒，又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监守和尚莲成，就与外十三恶霸地主刘玉宝勾结，策划组织还乡团，具体研究了发展对象与报复对象。莲成决定自己以隐蔽的身份暗中支持。同年五月，刘玉宝从长辛店带队还乡，便在奉福寺的前院安上了据点，筑起了炮楼，围墙上凿开了无数枪眼，大门口放了双哨。并在村东的高地上修起了一个三丈多高的炮楼，炮楼周围还筑起地堡，地堡外挖一条一人多深的壕沟。奉福寺又成了还乡团的大本营。

在莲成和尚的指使下，还乡团杀害了我工会主任陈二。事后莲成和尚送给刘玉宝四十石小麦、一百万元伪币和价

值二百万元的柏树，作为杀害陈二的报酬。此后，匪宛平县政府与还乡团就积极配合蓮成和尚反攻倒算，将庙里立给农民的契纸全部收回，并勒索了农民大批钱粮。据五十一户不完全的统计，被蓮成和尚倒算去的土地就有五百七十四亩，勒索粮食三万八千多斤，伪币四百八十多万元。有些土地本来早已被和尚卖出，这时又被夺回。很多农民又被逼得家破人亡，成了庙里的佃户。

当蓮成和尚在下院勾结反革命分子，组织还乡团的同时，一九四六年六月，潭柘寺的招客于兰亭，也跑到门头沟，积极协助地主恶霸周善斋、李子良等，组织了还乡团。他充当了还乡团的情报员。并出卖庙树一万多棵，购买了五挺机枪、一百多支大枪，发展了反动武装一百多人。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武装还乡。我地下工作者姜玉川、村干部李国全、地下党员贾田等人，都先后被他们杀害。当年冬天，他们又包围了草甸水，屠杀我宿营这个村的民兵二十多人。于兰亭还亲手杀害了我方的三个干部，夺去张兆元、王林等九十多亩土地，敲詐楊标、姚平等群众八十多万元伪币，勒索群众粮食二千二百多斤。烧毁了群众几百间房屋，打伤群众无数。

一时，白色恐怖又笼罩着里十三^①。

清血横扫净妖氛

在还乡团逞凶作恶的日子里，潭柘寺的上层和尚们，似

^① 里十三：现在潭柘寺公社十三个村庄的总称。

乎又看到了希望。可是，好景不长，蔣介石的全面进攻遭到我人民解放軍的彻底粉碎，还乡团也在惊慌失措了。

一九四七年春，我軍得到关于奉福寺敌人据点的可靠情报，在里十三、外十三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切断了奉福寺的后援，包围了栗园庄村东的碉堡，并派了两个解放軍，扮成白狗子打架，扭近碉堡，送上炸药，炸毁了这座烏龟壳。然后冲进奉福寺，打死还乡团大队长刘玉宝，俘虏四十多人，火烧了这座匪巢，蓮成和尚隱匿。一九四七年五月，还乡团設在里十三东村的据点也被拔去，于兰亭和尚逃跑。

一九四七年七月，南辛房乡（現潭柘寺人民公社）农民协会发动民兵与群众四千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潭柘寺，逮捕了九峰、滿示等恶僧。召开了群众斗争大会。在大会上区长向群众宣布了法祖九峰、巡照滿示等勾結敌特、祸国殃民的罪行，将巡照滿示就地正法（九峰畏罪自杀）。同时也对其他和尚进行了教育，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要他們改邪归正。随后，很多和尚要求自食其力。政府帮助他們安排了工作，或送进了工厂，或协助他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一些信佛的和尚，政府还負担起他們的生活費，留在庙里。

恶和尚于兰亭和蓮成也终于难逃法网。一九五一年，政府依法处理了于兰亭。蓮成和尚罪恶深重，但因一九五六年被捕后尚能坦白认罪，得到了寬大处理。

从此，潭柘寺成为人民的潭柘寺。現在它已成为人民

游覽之地,是北京地区的重要名胜古迹之一。

如今的潭柘寺到处是山巒青翠、綠树葱籠,显示出无限生机。

(刘茂林、王振萼、陈国民、周正美整理。 张白羽 图)

印把·枪杆·一贯道

——金蓋村地主罪行一瞥

金蓋村是北京市朝阳区金蓋公社的一个村庄。全村两千多人口，六千五百亩耕地。温榆河从村北缓缓流过，两岸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可是在解放以前，这里的农民在二十九户地主、富农的残酷压榨下，过着无衣无食的悲惨生活，尤其遇到灾年，大批飢民流离失所，四处逃亡，一九三九年鬧大水，全村有八九十户农民出外討飯。而地主阶级却用剝削来的农民血汗維持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大地主李珍死时，单送葬一項，就用了三万斤粮食。这一带农民流传着这样一个“不平謠”：

盖楼工，住破房
穿烂戴破織布娘
大街冻死背煤汉
种粮食的餓肚腸

这正是不合理的旧社会的生活写照啊！

金蓋地主以李家地主为代表，代表人物李永裕，自称

“知书达礼”，不打人，不骂人，见人点头哈腰，好像很和气；他哥哥李永清，见了穷人长辈，也称呼一声“叔叔”、“大爷”。地主王绪吾、王玉等也效法李家地主。这样，金盞地主就落了个“善财主”的名称。现在就让我们揭开画皮看一看，这些所谓“善财主”究竟是怎么个行“善”法。

金盞地主的剥削方式与城郊的多数地主相同，都以雇工剥削为主。雇工工资的高低由设在村北大庙里的“青苗会”来决定。“青苗会”是本村地主、富农的联合组织，设“会头”一人，就由所谓“善财主”李永裕充当；下设“棍头”二人，是地主的大狗腿子，“棍头”下有“伙计”十儿人，是为地主看青护院的小狗腿子。每人手持齐眉长棍一根，动不动就打人，凶恶异常。“青苗会”的任务除大麦两秋前派出爪牙为地主、富农看青以外，就是负责规定长工、短工的工资标准。短工的工资根据地主家里农活的忙闲轻重，经常变动，差不多每天都在村中心的石桥——俗称“人市”——上公布。长工工资每年秋后由全体地主、富农议定，到春节后的正月初五公布。每年初五这一天，地主家里还正是爆竹连天、花天酒地、欢度佳节的时候，而靠出卖劳力为生的贫雇农，不得不聚集在石桥“人市”上，听凭雇主像挑选牲畜一样雇用，“价钱”是由“青苗会”说多少是多少，没有雇工“还价”的余地。有人胆敢嫌工资低，跑到外村扛活，本村地主就制造“出村没好人，好人不出村”的“舆论”，让你在金盞街上“站不住脚跟”。

雇工时，地主有严格的雇佣条件。地主“李四皇上”立

了这样一个“考試”办法：受雇的人凡能扛二百斤粮食的麻袋，从三百步以外，爬上四十度高坡，到他家里再蹬上圆梯，把粮食倒进圆里，面不改色、气不发喘的，才能被“录取”。有一次，貧农曹文如的丈夫身子骨較差，在“李四皇上”家“应考”，爬高坡时，眼前一黑，倒在石阶上，二百斤麻袋压在身上，头被碰破，鮮血直流，抬回家去，不久就死掉了。

为了使雇工多干活，少拿錢，金盞的“善財主”們，挖空心思，想出了一套行“善”之道。

“吃我一口，榨你一斗。”金盞地主一年之中也給长工一点酒肉、白面吃。什么时候吃呢？吃了干什么呢？端午收麦、中秋收秋时吃，吃了以后晚上要加班“打夜場”。他們故意把許多重活堆在吃好飯的这天晚上干，最早也得深夜十二点才收工，有的通宵达旦，彻夜不息。一天要干出三天的活！此外，杀芝麻、刨白薯的时候，也給頓好的吃，原来这两种活茬不易檢查质量，芝麻一抖就洒粒，白薯不刨也瞧不見，干好干坏，全凭长工。长工說：“这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地主李永裕等見人三分笑，笑里藏刀，慣会使用小恩小惠，特別注意收买打头儿的长工。逢年过节，地主格外給打头儿的送二斤半肉、五斤白面，还破例請打头儿的进入內室与他共进一餐。每年結帐时，李永裕把全体长工召集在一起，手里耍着几块現大洋，叮叮噹噹地敲个不停，然后指着打头儿的对大家說：“×头儿今年辛苦了，干活卖力，有酒錢。你們要学他的榜样。”在李永裕家打头儿的长工赵玉山豁着

身子卖命三十多年，把身体累成喘病，却一直称道李永裕“善性”，直到土改时，人们揭发了李永裕的罪恶，算了剥削帐，才觉悟过来，认清了地主的嘴脸。地主李永裕还采取这样一个办法收买长工：长工领工钱时，故意多开一些，名义上是发了善心，额外赏的，实际上已经下了帐。“东辞伙，一笔抹。”若是地主自动撵长工，可以把这笔多“赏”的钱抹掉不算；而长工如想不干，却要还清地主这笔多“赏”的帐，这叫“伙辞东，一笔清。”俗话说：毒蛇身上没好肉，坏人肚里没好心。长工心里也明白这是地主的花招，但生活困难，地主多开些工钱，也只好狠着心接了；从此，就再也不敢提“辞东”。但直到老死了，地主仍然算你是“伙辞东”，还是要算清这笔帐的。这样，许多长工替李家当了一辈子牛马，老了或死后还得欠一身债。前面提到的给李永裕当了三十年打头儿的赵玉山，最后离开李家时，连自己仅有的五亩地也抵给了李家地主。葦沟村王栓头在李家干了一辈子，最后压弯了腰，直到累死，一算帐反欠李家一百多块现大洋。许多长工说：“李永裕这一着是地主最毒的一着，不怕红脸关爷，就怕抿嘴菩萨，他刮了你的皮，还落个大善人。”这真是“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狠毒的剥削手段。

在春耕夏锄秋收大忙季节，那些财主们，为了增加雇工们的劳动强度，延长工时，在雇工们极度疲劳不支的时候，他们却采取极端恶毒的办法——扎吗啡针来刺激长工们为他们卖命。就这样，不知有多少长工被活活毒死，长工刘世勋是个棒小伙子，铁打的身子骨，一人能顶两人干活。地主

王緒吾看上他后，就引誘他扎上了嗎啡，染上了嗜好。不到一年，刘世勛的身体就被毀坏了，干不了活被王緒吾赶出門外。自然，別家地主也不雇他了。刘世勛只好进城討飯，每天在街上游蕩，夜晚則在路旁一躺，原来膀大腰粗的小伙子，这时变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严酷的冬天来了，刘世勛上身披一条破麻袋，下身只穿件烂单褲，渾身顫抖地沿街行乞着。一个北风怒吼、大雪橫飞的夜里，这个被地主赶出的长工，钻进馬路旁白天烤白薯的鍋膛內，默默地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金盞地主为了保护他們的剝削利益，利用所謂三宝：印把子、枪杆子、香炉子，来統治农民，正如一首民歌里所唱的：

金盞地主三重宝，
印把、枪杆、一貫道；
武的用尽文的換，
哪件不是杀人刀？

先說印把子。金盞村的政权，从一九一二年直到一九一九年，都为橫行霸道吃村嚼戶的地头蛇高德旺所掌握。高德旺的父亲是大兴县衙門里的一名班头，由于敲詐“有功”，成了“父母官”跟前的一个紅人。“朝中有人好做官”，高德旺仗着老子的势力，就抓住金盞的印把子。他不仅派款、拉伕，敲詐勒索，无所不为，而且高家子弟在方圓十几里，白日

行劫，管杀不管理，沒人敢說半个“不”字。真是“高家太爷一跺脚，全村房屋都掉土”。

高德旺一手掌握村政权，另一手还掌握“青苗会”。每年都要向农民摊派会费，贫苦人家稍有拖欠，就被狗腿子們拖入北庙，暴打一頓。村中有个农民謝四，因为不堪高家的敲詐剝削，就串連了一些亲戚手持棍棒到高家去讲理。凶残的地主，一看穷人进了他家，不由分說，立即鳴鑼召集他豢养的走狗爪牙，把穷人围住。高德旺的父亲手持紅纓枪搶先向謝四刺去，謝四一閃，紅纓枪刺进牆里，謝四乘机一个箭步跳过去，迎头一棍，将高德旺的父亲打倒在地（七天后就死掉了），接着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械斗。地主高德旺看着形势不妙，立即派人到县城求救。謝四知道，官府要派兵来，就不会有穷人的活路，于是就高声喊道：“姓高的，今天先饒你一次，以后你再敢霸道，小心我們跟你算帳！弟兄們，我們回去。”为了躲避地主的报复，这次参加械斗的人都逃往他乡。后来，謝四在一天夜里偷偷回去探家，被高家发现，高德旺就帶領他的子弟和打手包围了謝家，捉住謝四，竟把謝四車裂处死。

一九二〇年，高德旺死了。金蓋村的印把子就由高家轉到李家。地主李永裕袍笏登場以后，对穷人的榨取比高家更厉害。不仅征收办公費、看青費、保甲費、兵役費，而且还有什么修庙費、看庙費、治喪費、桥头捐、割头稅等，苛捐杂稅，名目繁多。因此，群众給他送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綽号——“吞錢兽”。

“吞錢兽”在手段上似乎比高家“文明”一些，自己輕易不出面动武。实际上，他所操纵的村公所、“青苗会”都豢养了一批狗腿子，照样行兇打人，无惡不做。貧农刘滿生，性格耿直，平时不断和李家頂撞。有一次，因为家境窘迫，和母亲吵了几次嘴，李永裕的狗腿子高拾，就借口他忤逆不孝，把他捆在北庙柱子上，用蘸了水的皮鞭抽打。貧农韓文貴的嫂子，在路旁拾了一个玉米棒子，狗腿子許万洪硬誣她“偷秋”，另一个狗腿子孙德安順手从路旁掰了几个青玉米，塞到她的筐子里当“賊赃”，韓嫂不服，許万洪上去一个耳光打得她順嘴流血。接着又扭送到村公所，声言要让韓嫂游街。这时李永裕叼着长烟杆迈着方步走出来，看了看許万洪手中拿着的“賊赃”，嗓子眼儿里“哼”了一声，两只老鼠眼一眨巴，对着两个狗腿子說：“这次不要游街了，免得伤了咱乡亲们的气，她也不是外人，我看罰一石棒子算了。”李永裕这条老狼，就是这样变着法儿压榨穷人。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各地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李家地主感到光有印把子并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还必须掌握枪杆子。于是就和一個土匪头子聶鴻儒勾結起来，聶匪的两姐妹都嫁給李家地主，李家地主出錢购买武器，装备了聶鴻儒土匪部队。至此，金盞的地主，就由“文地主”变成“武地主”了。一九四五年，这支土匪武装被日寇改編为壮丁队，聶鴻儒被任为大队长。

这年秋天，我武工队来金盞开展了增加雇工工資的活动，长工們刚把粮食分到手，聶匪就指揮壮丁队反扑回来，

地主“二麻李”神气活現地站在大門口喊道：“穷小子要走的粮食，少我一粒都不行！”地主給长工的粮食是湿棒子，后来却硬倒算走干玉米。一九四六年壮丁队又换上了国民党的旗号，住在金盞村北的炮楼里，专门保护金盞的地主。

金盞村的地主除豢养了一支地主武装外，每家还购置了武器，雇了打手，尤其是李家地主，出門都有武装随从。

有了印把子和枪杆子，虽然使金盞的地主們腰杆硬了，可是他們总感觉穷人的眼里燃燒着怒火，他們深切地意識到，要保住自己的統治，防止群众反抗，还必须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思想上毒害、麻痺群众，于是他們又祭起了第三宗法宝——香炉子。

一九四二年，地主李永裕开始发展一貫道，建立“善德坛”，自做坛主，由他的儿子李陞任“人才”，負責扶乩、宣传、记录等事；一九四五年李陞亲自到北京东四魏家胡同与北方最高的一貫道头目、大特务张福五接上头，被正式任命为“待命点传师”，成为职业性道首，經常出入京郊的昌平、通县等地“讲道”。說什么“人生在世如苦海，求道如登法船”。“天下将要遇一場浩劫，入了道可以躲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难”，“入了道可以冬不挺尸，夏不臭味”等鬼話，无非是要农民“安分守己”，永受地主階級的压榨。

李永裕、李陞对他的忠实道徒，就撕下了迷信伪装，大肆污蔑共产党是“妖魔”，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

一九四四年，金盞地主又指示他們的狗腿子王元功成

立了一个枪杆子、印把子与香炉子相结合的“大刀会”。打着“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旗号，胡说什么“暗有神助、刀枪不入”等等，用以迷惑群众。“大刀会”曾与我军作过战，杀害了我军派来跟他们联络的抗日干部七人。一九四五年会首王元功被我镇压。

除了封建的一贯道、大刀会外，金盞地主对本村原有的南菩薩庙、北老爷庙、下菩薩庙、上菩薩庙、真武庙、娘娘庙、行宫庙、四圣庙、五神庙，一律都不放弃。每年二月十九、三月三、四月初八、六月二十四举行庙会，都是由青苗会主办，地主的爪牙、道首杜三，自称“真人”，身穿“万名衣”，打着“万民伞”，坐在庙里，受人焚香朝拜。还有一年，附近鬧蝗虫，碰巧金盞的庄稼没有被吃，地主們就胡说什么“蝗虫自带干粮，不毀民食，是神虫”。鼓动全村村民举办了“走会”还願，邀請了左近十三村参加，村内搭了十三个戏台。金盞地主利用这样的活动不但毒化了群众的思想，而且乘机征收会捐，搜括民財，一举数得。

一九四八年解放后，金盞村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历次运动，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进行了反复曲折的阶级斗争，夺回了印把子、枪杆子，砸碎了香炉子，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金盞的人民深深地知道，今天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他们决心提高革命警惕性，永远不忘悲惨的过去，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葆青春。

（朝阳区金盞人民公社金盞村村史编写组整理。）

